
目 录

孙中山黄兴书札	(1)
孙中山函札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辑 (10)
维特致西皮亚金信件	李嘉谷译 陈春华校 (15)
金永炎收电稿	杜春和辑 (36)
汤芗铭祸湘录	(96)
陆军第三师报告书	(137)
1904年俄兵砍毙华人案	(164)
端方密函	朱宗震辑 (210)
史料拾零(续)	张守常 (215)

孙中山黄兴书札

编者按：孙黄书札四通，原件为黄一欧先生所藏。第一札、第三札为孙中山原函。第二札为黄兴用日本美浓纸写的信稿，无落款及日期。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认为，“依孙中山的两封信推测，当写于1914年5月底或6月初。”这三通书札对于研究1913、1914年的反袁斗争和孙黄关系，甚为重要。另一通1916年孙中山函，对于研究护国战争也很重要。这些书札原件，1961年已送交政协全国委员会。1978年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根据原件照片排印，加简注，内部发行。今据该印本付印，并采用印本简注。

孙中山致黄兴书 1914年5月29日

克兄鉴：

来示悉。所言英士^①以兄不入会^②致攻击，此是大错特错。盖兄之不入会，弟甚满足。以宋案发生之后，彼此主张已极端冲突；第二次失败后，兄仍不能见及弟所主张是合，兄所主张是错。何以言之？若兄当日能听弟言，宋案发表之日，立即动兵，则海军也，上海制造（局）也，上海也，九江也，犹未落袁氏之手。况此时动兵，大借款必无成功，则袁氏断不能收买议员，收买军队，收买报馆，以推

① 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

② 指加入中华革命党。

翻舆论。此时之机，吾党有百胜之道，而兄见不及此。及借款已成，大事已去，四都督^①已革，弟始运动第八师营长，欲冒险一发，以求一死所。又为兄所阻，不成。此等情节，则弟所不满于兄之处也。及今图第三次，弟欲负完全责任，愿附从者，必当纯然听弟之号令。今兄主张仍与弟不同，则不入会者宜也。此弟之所以敬佩而满足者也。

弟有所求于兄者，则望兄让我干此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为期，过此犹不成，兄可继续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如弟幸而成功，则请兄出而任政治之事。此时弟决意一到战场，以遂生平之志，以试生平之学。今在筹备之中，有一极要之事求兄解决者，则望禁止兄之亲信部下，对于外人，自后绝勿再言：“中国军界俱是听黄先生之令，无人听孙文之令者。孙文所率者，不过一班之无知少年学生及无饭食之亡命耳。”此等流言，由兄部下言之，确确有据。此时虽无大碍，而他日事成，则不免生出反动之力。兄如能俯听弟言，竭力禁止，必可止也，则有赐于弟实多矣。

至于英士所不满意于兄之事，多属金钱问题。据彼所称，上海商人尝言兄置产若干，存款若干。英士向来皆为兄解辩云断无此事。至数日前，报纸载兄在东京建造房屋。英士、天仇^②皆向日友解辩，天仇且欲写信令报馆更正。有日人阻之，谓不可妄辩。天仇始发信问宫崎，意以为必得否认之回音，乃与该馆辩论。不料宫崎回信认以为有，二人遂大失望。并从而生出反动心理，以为此事亦真，则从前人言种种亦真矣。尚俱真的，则克强岂不是一无良心之人乎，云云。英士之此种心理，就是数目间所生者也。如兄能以理由解释之，彼必可明白也。

① 指湘、赣、皖、粤四省都督谭延闿、李烈钧、柏文蔚和胡汉民。

② 戴季陶后改名传贤，字天仇。

以上则兄与英士互相误会之实情也。乃忽牵入入会之事，则甚无谓也。且金钱之事，则弟向不在意，有无弟亦不欲过问。且弟以为金钱之于吾辈，不成一道德上良心上之问题，不过世人眼浅，每每以此为注意耳。今兄与英士之冲突在此点，请二人见面详为解释便可，弟可不必在场也。

弟所望于党人者，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因第二次之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耳。所以，今后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此复

孙文五月二十九日

黄兴复孙中山书 1914 年

接读复示，因来客众多，未即裁答，殊为歉念。今请露肝胆披心腹为先生最后一言之：

宋案发生以来，弟即主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先生由日归来，极为反对。即以用兵论，忆最初弟与先生曾分电湘粤两都督，要求其同意。当得其复电，皆反复陈其不可。今当事者俱在，可复询及之也。后以激于感情，赣省先发，南京第八师为先生运动营长数人，势将破坏。先生欲赴南京之夕，来弟处相谈，弟即止先生不行。其实第八师两旅长非绝对不可，不过以上海难得，致受首尾攻击之故。且先生轻身陷阵，若八师先自相战斗，胜负尚不可知，不如保全全城之得计。故弟愿以身代先生赴南京。实重爱先生，欲留先生以任大事。此当时之实在情形也。

南京事败，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先生之责，固所宜然。但弟自抵日以来，外察国势，内顾党情，鉴失败之主因，思方来之艰巨，以为此次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试翻中外之历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义不伸者。是最后之胜利

终归之吾党。

今吾党既握有此胜算，若从根本上做去，本吾党素来所抱之主义发挥而光大之，不为小暴动以求急功，不作不近情言以骇流俗，披心剖腹，将前之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尽披露于国民之前，庶吾党之信用渐次可以恢复。又宜宽宏其量，受壤纳流，使异党之有爱国心者有所归向。夫然后吾党坚毅不拔之士，学识优秀之才，历百变而不渝者，组织干部，计画久远，分道进行，事有不统一者未之有也。若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窃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后，况更以权利相号召者乎。数月来，弟之不能赞成先生者以此。

今先生于弟之不入会以满足许我，虽对于前途为不幸，而于弟个人为幸已多，当不胜感激者也。惟先生欲弟让先生为第三次之革命，以二年为期，如过期不成，即让弟独办等语。弟窃思以后革命，原求政治之改良，此乃个人之天职，非为一公司之权利可相让渡可能包办者比。以后请先生勿以此相要。弟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

至云弟之亲信部下对于外人云云，弟自闻先生组织会时，即日希望先生日加改良，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弟并未私有所标帜以与先生异，故绝对无部下名词之可言。若以南京同事者为言，皆属昔日之同志，不得谓之部下。今之往来弟处者，半多先生会内之人，言词之有无，弟不得而知，当可为先生转达之。

又英士君之攻击于弟，弟原不介意，惟实由入会问题，则弟不肯受。今先生既明其非是，弟亦不问，听其所为而已。国事日非，革命希望日见打消，而犹自相戕贼若是，故日来悲愤不胜。

先生今力任大事，窃附于朋友之义，有所诤谏，终望采纳，不胜幸甚之至。

孙中山复黄兴信 1914年6月3日

克兄鉴：

长函诵悉，甚感盛情。然弟终以为欲建设一完善民国，非有弟之志，非行弟之法不可。兄所见既异，不肯附从，以再图第三次之革命，则弟甚望兄能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若兄分途并进，以行暗杀，则殊碍吾事也。盖吾甚利袁之生而扑之，如兄计画成功，袁死于旦夕，则吾之计画必坏。果尔，则弟从此亦不再闻国事矣。是兄不肯让弟以二年时间，则弟只有于兄计画成功之日，让兄而已。此复。

又，此后彼此可不谈公事，但私交上兄实为我良友，切勿以公事不投而间之也。幸甚。

孙文六月三日

孙中山致黄兴书^① 1916年5月20日

克强我兄大鉴：

谂兄遄返东瀛，甚慰。甚欲兄来共商种种，闻尚有所事，未果。兹有要件求兄臂助。本拟电告，惟各情非简单之电报所能尽，故谨托宫崎兄代达。至最近国情及弟所主张图谋者，请据其概要述如下：

一，袁氏尚有负隅恋栈之志。一面为缓和人心之计，如提议妥协停战等事；一面则嗾起北方军人为自保保袁之密谋。日夜谋借外债，不能偿其希望，则欲实行纸币政策，以企财政持久，从事战争。津门消息，早传彼作退位准备。而北京探报，则至今不特袁氏无此种意态，即一般官僚顽迷如故，自信甚深，即段祺瑞

① 本刊编者注：1916年孙中山致黄兴信，胡汉民代笔，孙中山亲笔签名。

亦然。段组内阁，而财权完全为梁^①所把握，即实权仍在袁氏。可知谓段能踵袁往日故事，以袁迫清者迫袁，未免去事实太远。此时就彼一方，并无比较的乐观。

二，冯^②本与滇、黔约，使先发而后应之。其时，冯因未预知袁僭帝密谋，惴惴不自保。滇、黔起义，冯得仍居南京，实受唐、蔡^③之赐。顾其态度始终暧昧，以口头与沪上诸人接洽者，则皆可听。而事实及书面之发表，则迥然相反。近有南京会议事件，或受袁之愚作保袁之计，或谋自保而团结一种势力有所觊觎，均未可知。要之，此辈衷情叵测，决不能与南方同其步调。故现时沪上诸人亦渐觉悟，认为无甚希望。

三，弟到沪后，决定赞助南方，共同讨贼。尤企西林^④能统一各省，以对内对外。近察情势，则西林地位亦至艰窘。云、贵既不尽同情，而西林势狡毒甚于张勋。西林或迫于事势，不能不姑息弥缝。然先与龙^⑤提挈，以临民军，各派俱不能俯首听命。岑、龙乃会衔出示，谓北伐编师，限于有六米里八·七米里九枪，及每枪配足子码百枚者，否则遣散。又其原为地方军队乡团者，要复其旧，不得应选民军。有不遵从此命令者，合力剿办。弟于十二三两日电岑，告以已饬执信、仲元^⑥所部改换旗帜，取一致行动，并戒此后与龙毋相攻击。又与青木、松井^⑦商定，为我

① 梁士诒号燕孙，广东三水人，北洋军阀交通系的首领。

② 江苏都督冯国璋。

③ 唐继尧字蓂赓，云南东川人，云南都督；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

④ 岑春煊字云阶，广西西林人。时为滇、黔、桂、粤四省护国军军务院副抚军长代理抚军长。

⑤ 广东都督龙济光，字紫丞，云南蒙自人。

⑥ 朱执信即朱大符；邓铿字仲元。

⑦ 日本驻沪武官青木宣纯，海军中将，松井为其属官。

军购械，编作北伐，由溥泉、孝怀、钦甫^①电岑，请认许。事过一周，尚无复答。即弟前致云、贵、两广之通电，云贵已复而岑亦不答，令人爱莫能助。龙氏在粤积恶，粤人恨之甚于袁氏。龙甚险诈，自岑到肇，龙势转张，盖名义上有所凭借。且托词北伐，据有省库，更广招兵，专力对待民军。事体稍变，龙必反戈。其次亦为南面张勋，而断不能如岑所期望。岑仅带有桂兵二千，肇庆李耀汉^②有十五营，而李则人尽可属。故两广都司令及护军府根本极薄弱，可忧。周孝怀等皆知之。

四，沪上形势最为重要。英士于肇和事件^③失败后，迭遭挫折。同时惕生^④亦经营进行。顾前此不能为一致之行动，故常有积极的无形之冲突，两难奏效。弟到沪后，各人感情渐洽，方与惕生谋合办方法，而英士惨遭不测矣。英士死后，所图必大受影响。但冀将来由惕生专任歼彼杨、卢^⑤二贼，事当有济。然军队运动已久，而屡不得力，其卑劣之观望，正未易破。冯在南京，为阴为阳，卢、杨益有所恃，其部下更难决心。大抵民党他方无特别之势力发展，则沪事急遽无好希望也。

综上情形，大局殊未易定其归宿。欲求达共和之目的，倒袁为必经之路，而吾人达到与否，视倒袁经过之事实如何。若民党势力只如目前，即侥倖以何等妥协了局，则必比前此之南北议和为更不逮。已往将来，中国问题实为新旧之争。换言之，则为国民党与官僚

① 张继字溥泉，河北沧县人；周善培字孝怀，四川人；温宗尧字钦甫，广东台山人。

② 李耀汉，广东新兴人。

③ 1915年12月5日，革命党人策动在上海的肇和兵舰起义，炮击上海制造局，旋败。

④ 钮永建字惕生，江苏上海人。

⑤ 杨善德，袁世凯委派的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字子嘉，山东济阳人，第十师师长兼淞沪护军副使。

派之争。其争孰胜，即为国家治乱所系。孰胜孰败，则视彼此之团结如何。民党以主义、政见为团结，官僚派以金钱饭碗为团结。主义虽同，而政见或异。民党性质本来不好苟同，故时有参商。官僚则唯利是视，反为不可破之团结。已往之历史，已足教训吾人于将来。是以弟熟思审虑，但求贯彻吾人之主义，而宁牺牲一切之办法，求最大之团结力，以当彼官僚一派。近与各派接洽，幸亦俱无何等意见，盖皆知大敌当前，不宜立异。此亦为前途一线之曙光（其间各与疏通，则溥泉、亮畴^①之力为多）。然武力之发展，此时尤不容缓。统观全局，独山东方面有可为之基础，且可即时布置。合觉生^②与吴大洲^③等兵力，有二千余枪，已占领潍县、周村等处，进战退守，均有依据。若能由此益进，则扼北方之咽喉，不难转移大局。惟靳氏^④尚能抗拒于济南，吾人武器不足，即须为之加增。并就此招募人士，训练成军。假有二师（二师之中下级军官，已略有准备），可以取齐鲁而迫燕赵。弟经以借购军械之事与青木、松井商量，伊亦赞可。惟此事重大，外交上须有种种之手续。此时兄尚在日本，惟兄足以助成此举。并拟以兄与弟二人名义提出请求，须得同意认可。吾人积多时之公愤，无所发舒，固急欲一当袁氏，而与南方相联并进，亦惟此着最为有力。机局紧急，袁系方张，民党无不相提携之理。况兄与弟有十余年最深关系之历史，未尝一日相违之感情，弟信兄爱我助我，无殊曩日。此事成否，关系全局。如上云云，望兄以全力图之。事有把握，仍企来沪一行，共商进行各事。东京究隔膜，即弟亦颇恨到沪之迟也。余事更托宫琦面达。

① 王宠惠字亮畴，广东人。

② 居正字觉生，湖北人，孙中山委派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

③ 原属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后改称山东护国军，自任都督。

④ 山东都督靳云鹏。

专此，即颂近安。

英士兄以十八日下午五时被刺，系在萨坡赛路十四号山田家会客。先两日，英士病颇剧，杜门，而是日则约有两处人相见。第一起为刘基炎（说山），为鸿丰煤矿公司四华人一日人。坐顷，更有二人入。坐客兴辞，英士亦起身，客即以枪击英士头部，立倒地。丁景良，吴忠信，萧幼秋，余建光在外室闻枪声，闻门欲入。数凶手枪乱放，丁景良亦中枪，余人走避。凶手等且放枪且逃，丁、吴从后追呼。凶手等本乘汽车来，此时汽车夫先走往捕房报，故获得凶手许国霖。又一凶手王介凡则毙于道，或云自杀，为^①云其伙杀以灭口。继获李海秋一名，则介该公司与英士交涉，而是日同来者也。李与日人俱云不知情（日人亦可疑，然此时未捕）。李海秋与王介凡为英士素识，许国霖与一程起鹏则是日始闻姓名。许被获，已认凶手，并云王、程、李皆凶。王已死，程未获。李之介绍鸿丰公司人来，谓有矿产将抵押与中日实业公司，借五十万，而请英士担保，可借二十万与革命党。英士固常闻人云，鸿丰为侦探机关，然不料其有大不测之举动。且见沪事再失败，前费巨款无效，谋再起，因急筹款，则姑与接洽。事变突起，未尝防备。闻捕房查得是日到者十六人，把门守路者皆持枪击人，盖非寻常暗杀事件可比。英士头中一枪，颊中两枪，故登时殒命。丁景良伤腹旁，非要害。一厨人伤手，一下女伤耳，均轻微。一曹姓同志伤手肘。英士忠于革命主义，任事勇锐，百折不回，为民主党不可多得之人。年始四十，遽被贼害，伤哉！数年来，如宋钝初，范鸿仙、夏之麒俱为逆贼购凶刺死，今又继及英士。君子伺厉，天实仇之。令人生无穷悲愤。

孙文五月二十日

① 当作“或”。

孙中山函札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辑

编者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珍藏的孙中山先生亲笔函六件，是孙中山先生1923年6月至9月在指挥东江战事时，写给胡汉民、程潜、廖仲恺、杨庶堪等人的。前四函是用大本营公用笺写的，后两函是用大元帅府公用笺写的，均系红格八行墨迹手札，是研究孙中山先生1923年在广东从事革命活动的珍贵史料。

一、孙中山致胡汉民杨庶堪函（1923年6月7日）

汉民、沧白^①两兄鉴：广九铁路前已着颂云^②与兵站各员，助其复业，但逆党忽有占据深圳、平湖等处，又有图扰我石龙、增城之事，故虽有助其复业之心，究于军事行动有无妨碍，必须加以详细之考虑乃可定，此事当与颂云、翼群妥商办理也。昨日接广九代理总工程司来函称：该路停业日久，支款浩繁，现将无款开销，若再不能复业，则必将停止行车，遣散工人等语。果尔则对于吾军交通运送为一绝大之打击，须有以预防之，乃不受其所制。如果彼有停车之举，则曲在彼，我可收而管理以应战时之需要。此事可着陈兴汉先

① 杨庶堪字沧白。

② 程潜字颂云。

事筹备，预先密为知照广九职员工人等，一遇英工程有停行车之命，我立派陈兴汉兼管之，毋使一日停车，方不致有碍军事。陈对于铁路管理为特别长才，于粤汉铁路已得确证，有此人在，断不怕英工程司之要胁也。惟必先事有所筹备，则不至临时无所措手足。望两兄并颂云、翼群于接此函时，立即从事对付可也。此候
筹祉

孙文民国十二年六月七日

二、孙中山致胡汉民程潜廖仲恺杨庶堪函（1923年8月4日）

展堂^①、颂云、仲恺、沧白兄鉴：函悉。文在外专注意于军事，无暇分神于其他，一切政事统由展兄代行。至其例外发生之事，请四兄会议定之，众意佥同便可立即施行，不必先来请示，以免延误，办后呈报可也。若对于一事，意见各有不同，则当由我定便是。此候
筹祺

孙文中华民国十二年八月四日

三、孙中山致胡汉民杨庶堪函（1923年8月5日）

展堂、沧白兄鉴：刘玉山处火食千元，常苦不足，欲再加增，请两兄酌量尚有何机关可每日再发千元者，即批饬照发可也。

孙文中华民国十二年八月五日

四、孙中山致杨庶堪函（1923年8月5日）

沧白兄鉴：五日函悉。滇军有期出发，甚喜。兹有致信之一函，请兄面交，并为我鼓励他。李氏通缉令我以为可下，彼既为曹、吴运

① 胡汉民字展堂。

动演军，于段情面断无碍也，所要酌量者即蒋、王情面如何耳。淡水、永湖间我军先退而后胜，而打仗仍属张民达之一旅，其他部队皆不甚得力，或畏缩，或不肯战，尚未知其故，而前后皆张民达一旅打仗，以少胜众，此足见敌人实无战斗力，破灭无难，惟地区辽阔，非有相当之军队不能一鼓荡平而已。再造币厂一事，已指定归财政部直管，今海滨^①商得一路而不欲俾誉虎^②知此，实属不合。无论如何，此事必先商之誉虎，以明统系而一事权乃可。我既任之为财长，而此事又于政务会议特别指定，今忽不使之知而推翻前议，此不特于理不合，而于我用人行政之信用，亦大有关。且誉虎之筹划财政，确有一贯之条理，稍假时日，吾信其必能收效。今一面用之，而一面又暗中破坏其计画，乌乎可。海滨本属其主管，当然要承命于彼，何得别立门户而不与闻之，此实不成政体，望兄为我纠正之为荷。此候

时祉

孙文 中华民国十二年八月五日

五、孙中山致杨庶堪函（1923年9月2日）

沧白兄鉴：今日再从前方回，办理石龙各军出发事。盖各军之已到石龙者，住车住船，满载停顿于此，不进不退，盖在后方者，无人有办法也。东江水涨比前次尤甚，石龙已浸至瓦面，此亦无怪人人失措，束手无策也。我今日上午自为排长，亲自上前侦察博罗西方高原一带之地，察悉有村落甚多，不受水患而又无敌迹，可集中万数千人，离苏村不过一二十里，离博罗城不过十余里，有此好阵地而我不先占，且尚不知之，而日在石龙苦水，一何可笑。因有此发明

① 邹鲁字海滨。

② 叶恭绰字誉虎。

可解决水患，故急回，催各军上前，俟各军完全出发，当再往前方督师，与陈贼决一胜负。

青阳组安款事，必俟东江战事完毕，乃能为之设法也。此答。

孙文 中华民国十二年九月二日

六、孙中山致杨庶堪函(1923年9月4日)

沧白兄鉴：函悉。蒋、范^①二兄之意，甚为赞同。惟此事之做法，必当两兄先来东江奋斗，乃得顺理成章。今他人自来奋斗，而两兄不来奋斗，其将如部下何。杨蓂阶被围于博罗，危急万分，而我同志坐视不救，万一不幸，问心何以对之。况两兄皆知东江为大局所关，吾党成败系于此点，则奋斗之志不能加于绍基，亦当等于绍基乃可。两兄若来，各任一面，以解决东江之战局，则我决可照两兄之意做之，断不更变，兄可为蒋、范两兄作证也。今日已发令着将石龙未出发之王师调往淡水，以便信之统一指挥，此等指挥当以事实行之，不必出以名义，因绍基此次来东江亦并未有奉命令，他向淡水出发，我尚以为彼返了省城，函电皆寄省城投送。信之出淡水指挥其军队，小泉出博罗解围，博围既解，则在右翼之许军调回左翼，而在左翼之滇军调回右翼，而两兄统率全部之滇军直出海陆丰而向潮汕，汝为率许军全部出河源而向梅县，会师于潮州，则粤定矣。此后则头头是道，大有机会以图发展中原矣。今午发一命令与禄代军长，将石龙之队即日开发淡水，而禄代军长接令后，要求要将在博罗下游菜屋村之罗旅调回。此旅所驻之地离博罗不过十余里，若一旦调回则必致被围之我军生恐慌，而使敌人之气益壮，此不独见死不救，且甚于落井下石也，其将何以对杨蓂阶，此万万

① 蒋光亮字信之，范石生字小泉。

不可，望信之兄有以制止之。总之，两兄宜速来东江，分途并进，信之往淡水，小泉往博罗，博围一解，我决照办就是。此致。

信之
小泉
两兄统此不另

孙文 中华民国十二年九月四日

维特致西皮亚金信件

李嘉谷译 陈春华校

苏联《红色档案》杂志第18期（1926年）刊载了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给内务大臣西皮亚金的十五封信，其中西皮亚金第一次离开彼得堡时（1900年7月初至10月末）维特写给他的十二封信（2—13号）几乎完全谈论沙俄决策者对中国义和团运动的政策，对研究这一时期沙俄侵华史很有参考价值。现将这十二封信，以及B.罗曼诺夫在发表这些信件时所写的说明和注释，一并译出，供研究工作者参考。为了查阅方便，信件译文的顺序编号沿用原编号。全部日期为俄历，括号内附以公历。

——译者

—

发表的这十五封维特的信，保存在前任内务大臣（1899年10月20日——1902年4月2日）Д. С. 西皮亚金的文件库中。除第一封信（1号）的准确日期难以确定外，其余十四封信的日期不难注明，因为这正是西皮亚金两次暂时离开彼得堡的时间：第2号至第13号信属于第一次离开——从1900年7月初至10月末，正值中国义和团起义时期，第14号——第15号信属于第二次——从1901年6月23日至7月24日。

维特的前十二封信（第2号——13号）几乎完全谈论中国事

件，对彼得堡当时在俄国应采取何种对华政策的问题上所发生的斗争，作了独特的、清晰的解释；就这一点而言，这些信已经不只是这些前一辈俄罗斯帝国官僚各方面人物之间的“友谊”关系的遗物了。看来，维特本人有意使自己的信件具有这样一种史料的性质，它按另一种方式把那些无法复原的细节在那些年的政治历史中描述出来；那时维特个人的政治作用在某些方面已发生转折。难怪被撤了职的维特，在准备写政治性的自传，为“自己的”档案库收集“文件”资料时，记起了这些信件，并向寡妇西皮亚金娜请求借阅，也许是为了抄写副本。^① 经逐字逐句查对《回忆录》相应的页，没有查到完全相同之处，这丝毫不降低这些信件的意义。由于发表信件，轻易去掉了那些划在上面的或精细或潦草的细线；这些划上细线的地方，维特有意无意地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复述了事实。此外，这些信件的价值在于可作为在细节和日期方面常常有错误的《回忆录》的注释。^②

① 发表的这些信件已随维特 1907 年 3 月 18 日的感谢信交还了 A. П. 西皮亚金娜。这些信件“勾起了”维特的“忧郁的回忆”：“从那时起我们已走到了何处呢？从那时起我们已失去了多少呢？”

② 在这方面是很有意思的，如 1900 年 7 月 7 日的信就是一例。维特在《回忆录》中对自己奉行的远东政策严格坚持作和平主义的描述，指责库罗帕特金动员部队太多，致使国家开支过大。维特散布这种说法，就说明了俄国军事干涉的必要性。在波洛弗佐夫的《日记》中（1901 年 9 月 8 日，《红色档案》第 3 卷，第 104 页）说到，库罗帕特金给作者看过维特在中国战争之初对他谈话的一份记录，维特说，必须派遣尽量多的军队，并随口说：“多么不幸啊，他们要在海上游逛”，库罗帕特金当时抱怨说，“责备冲他来了，说他派遣了不是 5 万，而是 15 万军队，致使战争规模过大”。上述维特的信完全证实当时库罗帕特金所作的记录。维特竭力掩饰俄国在远东的全部军国主义政策，而执行这一政策的主要就是维特，在此之前，他却有意把 1900 年战争及其结果的责任推到别人头上，以致不顾实际的时间先后，他断言，满洲的义和团起义是俄军进军北京引起的。进军北京的确实是库罗帕特金发动的。然而，进军北京是 7 月 20 日决定并开始行动的，而军队进入满洲是维特为了拯救中东铁路的职员和铁路，于 6 月 24 日不得不亲自向库罗帕特金提出的请求。

这些信件照原文刊印。原信用墨水写在普通的信笺上。从标点符号看，维特仅使用句号和破折号，在大多数情况下用破折号代替逗号，而很多时候根本不打任何符号。照原文的这种特点刊印，恰恰同简单地用逗号代替破折号一样，可能使准确阅读本文发生困难，故用了通常的标点符号，保留的仅是原先断句的句号。用新的拼写法代替了陈旧的拼写法。原文形式上的其余全部特点，包括笔误，均保留了下来。漏写的字母用方括号标出。^{*}维特在自己的信中通常只注明日子，有时只注明日子的名称，很少注明月份，从来不注明年份；补充的年月日括在方括弧内，并在注释中加以说明。

Б. 罗曼诺夫

二〔1900年7月〕① 7日。〔1900年7月20日〕

敬爱的季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

昨天接到您顺利抵达埃克斯累班(Aix Les Bains, 似乎这样写法)的电报。相信您现在已感觉舒服多了。

中国的事情如同您离别时一样，仍然一无所知。有一点是无疑的，不管怎样将付出许多金钱和生命的代价。主要的不幸在于我们没有作好准备：西伯利亚铁路尚未完工，满洲铁路也根本没有完工，我们没有商业船队，因此在巨大的暴力之下，我们在那里力量比较薄弱。我建议集中更多的军队，以防万一。金钱的损失总比威信的丧失好些。除了阿穆尔军区外，还动员了西伯利亚军区

* 为阅读方便起见，在译文中不再标出。——译者。

① 此信写于彼得堡直接获悉 1900 年 6 月 30 日中国人开始炮击布拉戈维申斯克之后。

的部队，从俄罗斯指派了约二万五千人。但是运送很困难。在石勒喀河上的斯特列田斯克似乎有个狭窄的口子，适于通过少量的军队。由俄罗斯海运二万五千军队（最近一批），只能于10月初到达。因此，只能少数部队作战。现在人们在议论：你们看，中国多么强大。这是军事部门的宣传。中国同以前一样衰弱，只是武器装备好了些。如果那里有10万——15万我国军队，就能粉碎它。不是中国有力量，而是自然力，距离，海洋威力大，而我们对此却未予注意。

看来，不幸的君主很惊慌，然而他很好地控制住了自己。这种自制对周围的气氛有很大的鼓舞作用。让上帝保佑他沉着地经受来临的事件，还请上帝保佑他，使他不因愚蠢的劝告而迷失方向！我们现在有国王。大家很庆贺他，并很好地工作着。一般地说，君主现在不如以前，然而他很好地供职守。我现在只有吃午饭时能脱开身。

看来，收获将是好的。在鼠疫和霍乱之后现在很平静。据П.Н.杜尔诺沃^①报告，移民已暂行停止。由于中国的事件，大学生们现在更加害怕命令（今天两位大学校长对我说了这一点）。少数报纸不大听话，当然，这无关紧要。

因此，你们部一切都很顺利。衷心地问候亚历山德拉·帕弗洛芙娜^②。

您的 C. 维特^③

① П.Н.杜尔诺沃——内务部副大臣。

② 亚历山德拉·帕弗洛芙娜（娘家是个公爵，姓维亚泽姆斯卡娅）——西皮亚金的妻子。

③ 在信的第一页上附了一段话：“炮击布拉戈维申斯克。这不要紧。至少我们将有机会以摧毁瑷珲来教训中国人。”

三

亲爱的季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

无论在打给 П.Н.杜尔诺沃的电报中，或在今天我满怀高兴接到的信中，您告知说，您的健康同在彼得堡的最后几天比较虽然不坏，但也不好，我不向您隐瞒，这使我非常伤心。然而，我深信，当您读到这封信时，您一定感到已好多了。对病人来说，旅途毕竟不是轻松的事情。玛季莉达·伊瓦诺芙娜^①来到博莱后也有两个星期感觉很不松快，后来很快转好了。更不用说医治了，光是空气和环境一定会使您很快地恢复健康。

中国的事件本身仍然那样模糊不清。但是我们同它的关系在最近一个星期里有重大的波折。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②同往常一样轻举妄动——亲自同外交大臣进行商谈，动员了约十五万军队，并想全部开赴前线，使中国无力反抗，排挤日本人，占领北京，甚至叫嚷要侵入朝鲜。拉姆斯道夫伯爵^③当然对所有这一切均不表示赞同，他希望稳步行动，但完全是徒劳。人们不大注意他。占领天津之后，进军北京与否呢？^④势必作出决定。库罗帕特金自然主张进军北京，并摧毁一切。拉姆斯道夫不主张进军北京。最后，拉姆斯道夫伯爵到我这里来，说明他的处境无论对于事情，抑或对于他本人都很难堪——他愿申明，健康状况使他不得不（完

① 维特的妻子。

②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陆军大臣（1898—1904年）。

③ B.H. 拉姆斯道夫伯爵，外交部副大臣，在外交大臣 M.H. 穆拉维耶夫伯爵突然死去（1900年6月8日）之后，暂时署理外交部月余。任命他署理外交部工作的问题于同年的7月25日才作出决定，任命拉姆斯道夫伯爵为外交大臣是在1900年12月25日。

④ 天津为在6月11日至30日期间到达的几批外国军队所占领。

全)放弃职务。因此,我首先同 A. H. 库罗帕特金进行了一次不留情面的谈话,向他说明,他是陆军大臣,而不是内务大臣,也不是财政大臣,所以或者让他委任自己的将官代替我们,或者不让他越权。我同时尽力向他解释,所有这类热情只能给俄国带来新的不幸。不用说,中国的事件将使我们花费大量金钱和作出很多牺牲,但是,最重要的,假如我们不迅速摆脱这一事件而使俄国削弱,那无疑,欧洲将借此给我们带来最意外的事情,——这样一来,我们将把亚历山大三世的全部统治葬送。看来,我的谈话使他感到不快,但是产生了影响,不过,自然只有几个小时。他在战时是军团长,而不是大臣。虽然我今天上了奏折,然而昨天已写给陛下一封长信,对进军还是不进军北京的分歧表示了我的意见。在这封信里,我提示了事件的整个进程——从加冕礼到天津——并得出结论:只有当所有其它措施都不能导致平息时我们才应该进军北京,毫无疑问,只要我们走近北京,所有留居在那里的教民将被屠杀,而合法的政权也将遭受同样的命运,或者逃向内地。这就是说,我们将获得城墙,而目的却没有达到。到那时库罗帕特金会下命令,应继续前进。欧洲嗾使我们,而他们自己派到那里的军队却很少,只能作我们的后援。须要的不是冒进,而是努力制止病态蔓延,并在我们的区域(满洲)建立秩序后,返回家去。今天上奏时,我决心直接陈述外交大臣问题。我表示了那样的意思,即现在必需有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伯爵的处境很难堪。假如有人选,应当立即任命,而解除拉姆斯道夫伯爵的职务——假如不是这样,那就应任命拉姆斯道夫伯爵。然后我表示了自己对伯爵的看法——他不是俾斯麦,不是索尔兹伯里*,但是他任何时候都不哄骗君主,在所有外

* 英国首相。——译者。

交官中，我认为他最适合。结果，陛下说，日内将任命拉姆斯道夫伯爵。^① 这件事将使库罗帕特金感到不快，因为他认为拉姆斯道夫已威信扫地。

我们很想知道，舍列麦捷夫伯爵^② 发生了什么事。列萨尔^③ 对他说了什么？今天值班时见到他的兄弟，但是，他什么也不知道。

城里许多人议论说，我把君主带进了旅顺口，我是所有这些不幸的肇事者。我甚至有些害怕这是说给玛丽娅·费多罗夫娜陛下听的。我自然无法自卫，因为我不能宣读我处现有的全部毫无疑义的证明文件。顺便说一句，为了历史，我现在收集了这些证明文件，回来以后给您看看。^④

玛季莉达·伊瓦诺芙娜热烈地向您问候，并热烈地亲吻最尊敬的亚历山德拉·帕弗洛芙娜，请代我向她衷心地问候，并表示深深的敬意。

紧紧地握您的手。

您的 C. 维特

(1900 年 7 月)⑤ 14 日。(1900 年 7 月 27 日)

四

敬爱的季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

① 参见维特《回忆录》第 1 卷，第 144—145 页。

② C. Д. 舍利麦捷夫伯爵，宫廷首席狩猎官，国务委员会成员，同西皮亚金妻子的姐妹结婚。

③ 列萨尔——1900 年俄国驻伦敦大使馆参赞。

④ 按维特的指示编纂和刊印的关于俄国远东政策进程的特别历史证件，参见《回忆录》第 1 卷，第 267—268 页。

⑤ 该日期是根据占领天津的日子（6 月 30 日）和预定任命拉姆斯道夫伯爵管理外交部的日子（7 月 25 日）确定的。

兹将舍列麦捷夫伯爵的信归还^①。我已通知谢尔盖·季米特里耶维奇，将付给波罗的海领地的领主们报酬，大概最早也要过两年以后。首先须要解决很困难的任务，以怎样的方式付酬，采取怎样的原则，——应该就地委托中间人办理，然后（将）由我们审理并呈报国务委员会。一旦原则确定下来，就可同每个占有主个别地进行清账。

因此，我建议舍利麦捷夫伯爵用二人签字的6月为期的期票从国家银行领取5万（卢布）。

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新闻。现在可以认为，北京外交团的大多数人还活着。我还认为，尤戈维奇同他的大多数同事将被拯救。^②关于进军北京的问题，尚未最后决定。显然，不管怎样，假如我们进军，那么，在这次进军中我们将不起主要作用。目前还是模棱两可的决定。关于拉姆斯道夫伯爵的决定还未作出，但是我每天都在期待着这个决定。看来，皇后玛丽娅·费多罗芙娜不赞同进军北京和一般的尚武倾向。

衷心地问候亚历山德拉·帕弗洛芙娜。

您的 C. 维特

玛季莉达·伊瓦诺芙娜向您致意。

（1900年7月）^③ 19日。（1900年8月1日）

① 维特《回忆录》第2卷第251页：“当时我是财政大臣，自然，舍列麦捷夫向我提出了种种请求。”

② 尤戈维奇——修筑中东铁路的总工程师。

③ 6月22日—24日中东铁路线有二百多俄里的线路遭中国军队袭击。应维特的请求，于6月26日发出命令，将俄军开进满洲。自7月15日起“迅速消除”了对铁路及职工命运的“严重忧虑”（请比较格林斯基：《俄日战争的序幕》第115—116页）。信的日期可从这封信写于拉姆斯道夫任命掌管外交部（7月25日）以前确定。

五

敬爱的季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

外交大臣的危机终于解决了。昨天陛下向拉姆斯道夫伯爵宣布，任命他主管外交部，并补充说，“不是临时的，而是长期的。”昨天，拉姆斯道夫伯爵请求任命奥鲍连斯基公爵为外交部副大臣^①。我对这一切很高兴。昨天君主对 A.H. 库罗帕特金的热情曾几次加以制止，表示不应急于进军北京。同时，君主同意瓦德西伯爵，即一个德国人，为联军统帅，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我们不打头。此外，瓦德西伯爵将走四十天的路程，而到那时，可能（求求上帝）事情已完全平息。因此，昨天有了良好的转机，而就在最近一个星期里，A.H. 库罗帕特金完全失去了理智，竟想要摧毁一切，并竭力阴谋反对任命拉姆斯道夫伯爵。显然，他想要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成为局势的主宰。我承认，我处于悲观失望之中，曾几次以口头和书面的方式尽力阻止陛下走上这一危险的道路。在这种影响之下，我甚至写了一篇短评，将由麦谢尔斯基公爵刊载于星期四的《市民》报上（如果您收到《市民》报，请您注意），这篇短评想必会引起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极大的愤怒，大概他将要求给予惩处。但是麦谢尔斯基公爵这一次指望我们可爱的内务大臣的宽容，因为他的同事们自己未必会冒险做任何事。

我还未最后向君主说明，我不打算利用休假，去巴黎博览会呆二个星期，然后去雅尔达呆六个星期。我将在星期五说明。不知道他对去雅尔达旅行持何态度。也许他以为我想打搅他。据我看来，假如我在雅尔达，这对于事情比较方便，再说，对我们也方便。

① B.C. 奥鲍连斯基公爵，外交部办公室主任。

我不能不让玛季莉达·伊瓦诺芙娜在温暖的地方休养。她又开始闹点小病，虽然暂时的，谢天谢地，不要严重了。假如我们去克里木，对她是合适的。假如我留在彼得堡，那我一定坚持让她到南方的某个地方去。可是您知道，这多么困难和不方便。至于去巴黎旅行，君主亲自对拉姆斯道夫伯爵说：我去那里，为的是在那时之前不让大使去休假。君主还决定派安德烈^①，但是我还知道情况如何。拉姆斯道夫伯爵想通过大使带信，但这还没有决定下来。

据我所知，你们部门一切顺利，至少，鼠疫、霍乱、饥饿——所有这一切都平息下来了。看来，在警察局方面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就是芬兰问题使我不安，希望那里不要出什么乱子。

问候亚历山德拉·帕弗洛芙娜。妻子热情向您致意。

您的 C. 维特

(1900年7月)② 25日。(1900年8月7日)

六

敬爱的季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

星期五我同君主谈了我的旅行。看来，陛下同意我利用九月份的一部分时间和十月份在雅尔达逗留的打算，并未表示不满。这样，如果不发生什么不测，大约 15 号我将前往巴黎耽 10—14 天，随后返回彼得堡，在彼得堡住一个星期，然后再前往雅尔达。玛季莉达·伊瓦诺芙娜将由巴黎直接去雅尔达。

至于中国的事情，则还仍无头绪。但是，谢天谢地，任命拉姆斯道夫这件事乃是很令人快慰的事实。当真说，我和拉姆斯道夫伯爵怕库罗帕特金甚于怕中国人。他在国务活动方面所表现的没

① 即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公爵。

② 信的日期据任命拉姆斯道夫伯爵的日子确定。

有诚意和目光短浅简直使我吃惊。更不必说派遣了大批部队，巨额的开支，在电报、交通等方面经常的不必要的新措施了，——他的所有战报也使我愤懑，某些战役的全部描述，常常是我们在那里没有伤亡，或是几十个人受一点罪，而那时中国人被打死几百人，他们常常是逃跑并丢下所有的武器和装备。可是，为了同如此的敌人作战，他大概惊动了整个俄国，集中了二十多万军队。假如这是愚蠢的话，那还愿上帝保佑他，但我怕，他是否什么都没有考虑。最近我同他有几次令人不愉快的交谈，但没有用处——他说一套，而做的又是一套。也许，下面的事能识破他的行为。前几天他在我的处吃饭，饭后同他交换意见时，他顺便向我表示，在所需军队的数量问题上，唯有总司令一人在行。当时我问他，谁是总司令，他回答说，虽然许多人（包括凡诺夫斯基，他专门为此而来过这里）坚持必须任命总司令，但是，从事件一开始，他和君主就决定，总司令是君主，而他是君主的参谋长，而现在已不能取消这个决定。您自己想想，这是什么意思。从这以后，我才明白拉姆斯道夫伯爵为何抱怨他没有上奏的机会——因为陆军大臣老呆在君主那里，在地图上做军事游戏。自然，这不是游戏，而是在中国布署和调动军队。昨天，米尔斯基公爵^①（我经常见到他）对我说，由于有人企图谋害意大利国王，您想要来这里，最好，不这样做。您必须，必须无条件地恢复自己的健康。否则，对俄国将是很大的不幸。您病后恢复自己的健康几个星期是不行的。要有耐心。您带病行动害多益少。现在您比较平复，能干点工作，事情也许比较紧迫，但以后呢？又要离职几个月。那时您会痛惜，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又承当了工作。——当然我不把机密告诉警察局。但是，在我看来，陛下

^① 斯维亚托波勒克—米尔斯基公爵，外交部副大臣，宪兵团处长。

在俄国是安全的，免除了不居住在俄国的意大利人和一般外国人的谋害企图。这些人还不算危险。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犹太人（由于对他们的迫害——咳，应该承认，常常是无目的的），尤其是芬兰人（如您所知道的原因）最危险。一般芬兰百姓特别奉公守法，但是到处都会有疯子。总之，任何人都可能发生不幸。但是正是目前，我未见任何特别的情况。相反，我相信仁慈的上帝不会允许任何不幸（特别是如此可怕的不幸）落到俄国头上……此外，我想大家都知道君主是个最善良、富有同情心与温和的人，说句公道话，种种罪孽不能怪罪君主，而要怪罪他的谋士们。

假如我来到巴黎，只要有一点可能，那一定抽几个钟点来看望您。

妻子和我热情地向亚历山德拉·帕弗洛芙娜和您致意。

您的 C. 维特

〔1900年7月〕① 31日。〔1900年8月13日〕

七

敬爱的季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

目前已占领北京②。原来是长驱直入，没有遇到抵抗就到达了。因此，任命瓦德西一事大概将成为滑稽可笑的事件——自然，对德皇来说是伤心的。法国人很不愿意接受瓦德西，当时拉姆斯道夫伯爵稍稍对他们说，这个总司令的职务不会有任何结果，因为在瓦德西与德军到来之前，或者我们将到达北京，或者中国政府将出面并开始谈判。所有的使团平安无恙；总之，原来实际上中国人没有任何军队，所有这种中国人强大的说法，是军人们，多半是 A. H.

① 参见 14 页注。

② 北京于 8 月 1 日被外国军队占领。

库罗帕特金的臆测。在最近十天里，他还是作了让步的，由于我的坚持，陛下取消了由俄罗斯走海路派遣两个旅团（16个营）。总之，我们的伤亡极小。但是我们现在仍然指派了二十多万人的战斗部队。大家都恳请减少。

现在其实同中国的战争已经结束。将开始困难的谈判。我非常害怕贪欲膨胀起来。君主公开宣布我们除了恢复秩序，什么也不想要的诺言。为了使我们在容易达到谅解和真正地履行我们的诺言方面作出榜样，我在到处奔走。拉姆斯道夫伯爵不得不再次同 A.H. 库罗帕特金斗争，库罗帕特金提出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即实际上使作为中国省份的满洲不再存在。这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可能提出要求，要求朝鲜为己有。总之，在这件事上日本将最难对付。日本起着突出的作用——随欧洲人进军——可是它公正地要报偿，如果其欲望在中国北部，那我们可能同它发生冲突。

15号我将动身去国外——得用十二个小时，按照君主的心愿，要顺便在哥本哈根同玛丽娅·达特斯卡娅公爵夫人会面，我想于19号到达巴黎（住在罗普大街33号）。9月初您去彼得堡，是真的吗？假如是真的，那我也在这个时间返回彼得堡，想顺便看看您，也许就在彼得堡会面方便些。假如这个消息不确实，假如您在我从彼得堡出发去雅尔达以后来彼得堡，那我一定设法顺便来您处，哪怕费几个小时。我劝您在健康完全恢复以后再来彼得堡。

吻亚历山德拉·帕弗洛芙娜的手。玛季莉达·伊瓦诺芙娜衷心地问候您。

真诚地忠于您的 C. 维特

〔1900年8月〕① 6日。〔1900年8月19日〕

① 信的日期据占领北京的日子确定。

八

敬爱的季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

我们这里并不顺遂。进军北京使拉姆斯道夫伯爵感到意外。A.H. 库罗帕特金曾担保说，现在不能占领北京，这个问题只有到九月初才可能顺利解决，那时将有足够的军队。拉姆斯道夫伯爵据此进行了谈判。为了使拉姆斯道夫安心，原来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在对他保密的情况下，解除了海军将官阿列克谢耶夫^①的事务* (拉姆斯道夫经常不断给阿列克谢耶夫指示)，任命了利涅维奇^②，并指示他进军北京(是自己还是奉旨?)。您自己可以想像，现在拉姆斯道夫伯爵狂怒了，他多么迟钝。北京会给我们什么呢？拉姆斯道夫伯爵认为这是个大错误，将发生一大堆纠纷。我承认，若不是我如此悲观地看待这件事，我仍然认为最好不占领北京。我认为，那时事情将较迅速地得到解决。** 但这不是全部。格罗奇柯夫^③竟不顾我们除了秩序什么也不要的公开的正式保证，突然宣布，阿穆尔河右岸是我们的。君主对此表示感谢，并公布了这件事。随后，占领了最重要的港口牛

① E. I. 阿列克谢耶夫海军将军——关东区军事长官。

* 指阿列克谢耶夫指挥八国联军俄国部队的事务。——译者。

② H. H. 利涅维奇将军，从 7 月 20 日起任俄国部队司令，参与占领北京。

** 我向陛下口头和书面说明，不明白夺取北京的目的。公使们原来安全无恙，最近期间，同他们取得了联系；有十分把握，忍受的结果是，或者在北京完全和解，或者他们向我们投降。为此目的，可能进逼北京并夺取它。至于中国政府，正如我信上写的，它逃跑了。(当外国军队接近北京时，中国的宫廷出走西安府。——Б.罗曼诺夫)那往后怎么办呢？当时进入北京，并不需要摧毁它，而要从那里离开就难了。但还是需要等待有利的时机离开。我们并不盼望瓦德西和他的暴行。——原信注释。

③ 格罗奇柯夫——阿穆尔河沿岸军区司令。

庄，并在那里树起了俄国的旗帜，建立俄国的管理处。^①在哈尔滨也是那样干的。所有这一切激起中国人的仇恨和不相信我们的话，激起欧洲的嫉妒和幸灾乐祸以及日本的不安。而这里，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每天邀请外国陆军武官到自己那里，天晓得，他对他们说，我们在打仗，我们要夺取整个北方，我们不容许日本人进入朝鲜，我们将同日本打仗。终于，牛庄的英国人开始抗议，日本人也说：你们占领满洲，那我们就占领朝鲜。库罗帕特金对此批示：在这种情况下应进军朝鲜。鉴于这种情形，我昨天重新决定写信给陛下说，库罗帕特金会给他带来不幸。君主不能避开外交大臣说一套，做一套（原文如此）。我们不应该追求任何贪婪的目的。我们必须仅在我们的势力范围内建立秩序，必须撤回军队。如用剑和火摧毁中国，那我们自己就在中国准备下永久的敌人。我们必须尽快结束中东铁路上的混乱，并尽快撤回（军队）。如果我们陷在那里，那末我们可能在西部边界或亚洲边界上遇到不测。远东所发生的一切，在俄国人的自我意识中，并未引起心向神往。这是很危险的——国内心理上广泛流行的这种现象可能会发展起来。这往往如此。最后，我恳求君主命令军事部门诚实地、无沽名钓誉意图地履行他最初制定的纲领，而不致使我们大家陷于更大的混乱。因为这封信很紧要，于是我把它读给帕别达诺斯采夫*听。他对我说，我的职责是把信寄出。我于前天晚上寄出了。大概，由于我的信，陛下在那天晚上吩咐拉姆斯道夫伯爵第二天早晨到达。拉姆斯道夫伯爵一面向他阐发说，我们正在陷进能引起后果的各种事件中，一面抱怨库罗帕特金。特别抱怨占领北京的事实与方式。陛下是仁慈的，但是他打断了拉姆斯道夫伯

① 牛庄（营口）——南满主要的商港。

* 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长。——译者。

爵的话,表示亚洲人反正是需要教训一顿。最后,他表示赞同拉姆斯道夫伯爵所说明的,虽有最近一些事件,君主仍信守自己最初的纲领。拉姆斯道夫伯爵特别坚持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君主的话是金科玉律,不能以君主的名义随便讲话,但不管什么,说了,就应遵行。君主请拉姆斯道夫伯爵星期六(今天是星期四)当陆军大臣上奏时再来,并说,您对我说的一切,昨天财政大臣已写信告诉了我。对此,拉姆斯道夫伯爵表示(完全是诚实的),他不知道财政大臣写的是什么。今天,德皇(威廉)宣称,他不想要李鸿章这个中介,因为他对李鸿章不信任(自然,因为李鸿章倾向于我们)^①。我们为他派了巡洋舰,并送他到大沽,而德皇宣称,假如李鸿章来天津,他将警告李鸿章,当瓦德西到来时,他将惩罚中国人。后来,库罗帕特金将长篇报告呈给君主,这篇报告谈到整个中国事件,并谈到原因与后果:需要占领中国北部。报告写得很流畅,但是,据我看来,报告表明对事件完全无知。我考虑了对他的答复,我想明天交给君主。^②您看,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令人快慰的。没有方针,缺乏果断,不守诺言,而只有库罗帕特金在那里疯闹。所有这些引起大家的忧虑。君主于星期三启程,拉姆斯道夫、库罗帕特金都不随行。我于星期二晚上动身,19日到达巴黎。我想,君主将乐意摆脱开我们,特别是我。我将问心无愧地动身。虽然我的全部言论和行动不讨人喜欢,但我能做的一切,都是为使俄国不陷于灾难。以后,事情的进程不由我作主。将来的命运如何,在数难逃。艰难的时

^① 李鸿章,昔日中国朝廷对外政策的领导者,1898年割让部分中国领土之后,被撤职。李鸿章被任命为全权大臣,同已把自己的军队带进北京的列强进行谈判。

^② 几乎逐字逐句地叙述维特8月11日的报告,参见格林斯基编的《俄日战争的序幕》第119页及以后各页。

刻!

再见。吻亚历山德拉·帕弗洛芙娜的手。玛季莉达·伊瓦诺芙娜问候您。

您的 C. 维特

〔1900年8月〕①10日。〔1900年8月23日〕

若没有如此聪明的外交大臣，那就糟透了。

九

敬爱的季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

昨天我们（我和拉姆斯道夫伯爵和库罗帕特金）终于在陛下那里举行了会议。会议决定确认陛下从混乱一开始宣布的纲领，即大公无私，恢复秩序，最迅速的召回部队并决定不受任何诱惑②。库罗帕特金见到陛下坚持，完全让步，但我对他很不信任。他肯定如凶神附体，天天抑制不住地装疯卖傻。正如玛丽娅·费多罗芙娜皇后所说的，——活着的时候就想为自己树彼得一世那样的纪念碑。

我星期二动身，星期六将到巴黎，我将努力设法迅速返回。我怕，很怕库罗帕特金在此期间闹出什么事来。

致热情的问候

您的 C. 维特

〔1900年8月〕13日。〔1900年8月26日〕

① 信的日期由维特报告的日子确定，见30页注②。

② 8月12日给俄国驻外代表的通电全文阐述了这个纲领，参见格林斯基编的《俄日战争的序幕》第121页。

十

敬爱的季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

中国的事件，正如您由报纸上见到的，进展顺利。至少，尖锐的时期已告结束——中国人方面，特别在北方，不要期待什么大仗了。我常说，在他们那里原来没有什么大的战争。因此，占领沈阳（大概在最近几天）以后，大概将开始复员。我坚请此事，A. H. 库罗帕特金答应了。关于谈判，将进行很久很久。很遗憾，进入了北京。因此政府（多头蛇，按库罗帕特金的说法）出走了，实际上，不能同谁交涉了。皇帝、皇后——掌握在端王^①匪帮手里，现在请求解救他们。库罗帕特金想要抓住这个多头蛇，但正如拉姆斯道夫和我所预言的，适得其反，这个政府出走了。这是事情的令人不愉快的方面。终不会有灾难之虞，但是整个事件要拖延很长一段时间。

我也不怕同欧洲列强关系复杂化，但将留下难题——日本。我怕它潜入朝鲜。虽然君主说，他那时不动，但毕竟这将是很令人不愉快的。这诚然是令人不愉快的，看来，可能刺激我们。我主张提出一项朝鲜中立化的建议。

我已向陛下奏明，并出席了为意大利大使到达这里所设的宴会。人们对我十分亲切、客气，您知道，我不习惯这些。由于不习惯，我甚至已不安起来。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看来君主和他的家眷在这里过得很舒服。陛下休息，这很好——让上帝保佑他保持神经和头脑清新，您知道，当一个人的脑筋被事情搞乱，他就会失去冷静。看来，他保养得很好。

① 端郡王，宫廷里义和团运动的支持者的首领，由于列强的坚持，被判处死刑（见中国和列强于8月25日（公历1901年9月7日）签订的最后议定书第二款）。

热烈地吻亚历山德拉·帕弗洛芙娜的手。

您的 C. 维特①

(1900年9月18日前)②。 (1900年10月1日前)星期五

十一

敬爱的季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

就在我向您发出电报的那天，我收到了您的信。我们这里一切都平静。中国的事件具有长期性。这多半是占领北京促成的，占领北京的结果，宫廷从那里出走了。而没有宫廷，希望迅速谈判是困难的。拉姆斯道夫伯爵和我均预见到了这一点。事件的长期性没有什么危险，但会延长巨额支出的时间，因而要对我们的全部生活加以约束。③ A. H. 库罗帕特金非常放心，但是我们仍在某些问题上经常同他发生分歧。

……(此句意思不清，从略)近来皇后不再露面。一般的宴席停止了，皇后什么地方都不去。这是一个寻常的月份，或是有什么严重的事情，谁也不知道。君主针对这些问题说，她那里有一点小事故，头痛。

关于电话一事，П. Н. 杜尔诺沃已打电报给我，我再打电报给罗曼诺夫④，以便在全部问题上同内务部进行联系。今天罗曼诺夫写信给我说，他们长时间地同洛勃科争论……⑤而洛勃科终于作

① 在信的第一页上附了一句话：“您身体好吗？”

② 信写于雅尔达，在维特从巴黎返回后，在9月上半月，维特预料，苏鲍奇契将军的部队于9月18日进入沈阳。

③ 俄国的开支完全由所谓“义和团赔款”支付，根据最后议定书的第六款“义和团赔款”由中国支付。

④ П. М. 罗曼诺夫——财政部副大臣。

⑤ 这句话未完。

了让步。这个洛勃科^①多无聊。他未必能做出重大的事，而只会讲一些长官训人的话。

看来，我们这里的天气开始变坏了。虽然今天我入海洗澡，但是现在（二点钟）已很冷。我想，假如天气变冷，那在这逗留是不很愉快的。

玛季莉达·伊瓦诺芙娜和我衷心地问候亚历山德拉·帕弗洛芙娜。

紧握您的手。

您的 C. 维特

〔1900 年〕10 月 4 日。〔1900 年 10 月 17 日〕

十二

敬爱的季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

我们这里一切如常。关于陛下欠爽，现已完全清楚是怎么回事。这可能是在这里滞留过久的结果。同时，大臣们将必须前往，这使情况弄得很复杂。由于这种情况，大家在里瓦几亚都很烦闷——没有任何交往。拉姆斯道夫伯爵发生一点小事故。在他的别墅的底层有个小孩患了白喉症。虽然上层同下层完全隔绝，然而他必需应邀搬进雅尔塔的一座肮脏的名叫《里瓦几亚》的公寓。这座公寓座落在最肮脏的地方。他在那里既无法睡觉，又无法工作。最后，他亲自找了一个别墅。那时，偶尔，也许不是偶尔，人们不招呼他去吃饭。他很烦恼。人们不招呼他去吃午饭和早饭（谁也不去招呼），而叫他去上奏。他开始急着要走，想离开。最后我在上奏时说到此事，昨天他终于禀明了君主。

① 洛勃科将军——国家的稽查员。

这两天我们那里的天气变坏了，而现在又转好了。

玛季莉达·伊瓦诺芙娜和我向亚历山德拉·帕弗洛芙娜深深的鞠躬。

您的 C. 维特

(1900 年) 10 月 8 日。 (1900 年 10 月 21 日)

十三

亲爱的季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今天收到了您的信。我想于月底从这里出发，因而，如果您在 25 日至 27 日之间来到这里，那能碰见我。但是，我还未同君主说我要外出。相信不会遭到反对。但是我不知道将怎样同拉姆斯道夫伯爵和库罗帕特金说；——表述我们关于中国事件的条件的时刻很快来临了，那时我参与几乎每一点将是必要的。假如我们不在一起，将要耽误很多时间。库罗帕特金说，他于月末外出，拉姆斯道夫伯爵说，他应当前往，但是他不知道陛下的意见。因此，整个这一问题还不明确。

昨天格谢^①对我说，穆拉维耶夫^②请准来这里上奏特别重要的事情(?)。大概要(?)戏。

我们这里天气不大正常。山上下雪。经常下雨和乌云密布。天气那样冷，而又特别潮湿。而太阳一出来，天气似乎又变得完全好了。当您决定到雅尔达时，您不要忘了在山上也许很冷。

衷心问候亚历山德拉·帕弗洛芙娜。

您的 C. 维特

(1900 年 10 月)③15 日。 (1900 年 10 月 28 日)

① 格谢将军——宫廷卫队长。

② И.В.穆拉维耶夫——司法大臣。

③ 信的日期由西皮亚金来到雅尔达的日子(10 月末)确定。

金永炎收电稿

杜春和辑

编者按：金永炎，字晓峰，湖北黄陂人，是黎元洪的亲信。黎的很多内幕活动是通过他进行的。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黎复任总统，金任陆军部次长。这批电文就是金任陆军部次长时收到的。黎复任总统后，直系军阀不仅对总统和国会颐指气使，而且有购买国会议员、倒阁驱黎的活动。电文反映了金以协商南北统一为名，派遣代表联络赵恒惕、唐继尧、陆荣廷、陈炯明等西南军阀进行抵制的情况；以及当时北京政府中明争暗斗的事实。

这批电文，原标题叫《来电底簿》，卷一、二两册，系原电粘贴本。存近代史研究所。从1922年6月11日起至11月20日止，共182通。原电上都有“阅”、“复”、“拟复”或“呈”、“已呈”等字样。兹删去与时局无关者刊出。原电舛误甚多，有些无法订正。从9月8日以后各电的复电，多见于《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四期（总33号）《金永炎电稿》中。

1. 白坚武① 真电 6月11日

交通部高总长② 并转金晓峰兄鉴：

汉密。巡帅③ 决于日内入京觐见请训，面陈诚悃。元首④ 有

① 白坚武字惺亚，吴佩孚的政务处长。

② 黎元洪字定安，时任交通总长。

③ 吴佩孚时任两湖巡阅使。

④ 指黎元洪。

何怀抱，万祈稍待。国务院周[固]不可恃，定兄宜注意负责。晓兄宜常侍元首左右，杜绝宵小挑陷。一俟巡帅到京，元首自必愉悦，凡事皆易解决矣。特电奉陈，即希卓裁。汉兄①晚已到保。武。真。印。

2. 曹锟吴佩孚文电 6月12日

北京公府转金晓峰先生鉴：

功密。真电敬悉。元首入都全国欢欣。总理一席，为国择人，一秉大公，尤为钦佩。颜君②爱国有素，想当勉屈。承示对于大局不用客气，公尔忘私，敢不交勉。特此奉复。曹锟、吴佩孚。文。印。

3. 谭延闿③ 删电 6月15日

北京金晓峰先生鉴：

初密。弟所观察与公不同，虽爱黄陂，不敢承命。乞谅。闿。删。

4. 萧耀南梗电 6月23日

急。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鉴：

军密。养电敬悉。业已电张总指挥④查照办理矣。特复。萧耀南。梗。印。

① 孙丹林字汉臣，亦作汉成、翰丞，吴佩孚的秘书。黎复职后，吴荐任公府副秘书长兼内务部次长。

② 黎复职后，任命伍廷芳为内阁总理。在伍未到任前，由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

③ 谭延闿是西南军阀中有一定影响的人物，黎元洪复任大总统后，标榜南北统一，任为内务部总长，表示对西南军阀的拉拢，但谭辞不就任。

④ 直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张福来，时任岳州总指挥。

5. 张福来漾电 6月23日

北京大总统府金晓峰先生鉴：

岳阳为南北要埠，近日捣乱分子拍往各处密电甚伙。尊午密电署名亦用密码，故被检查员扣留。接奉养电及萧珩督①电，已饬一律照发，请释锦念。嗣后电尾署名务用明码为叩。驻岳总指挥张福来。漾。印。

6. 赵恒惕②有电 6月25日

百万急。北京陆军部金次长鉴：

午密。奉元首明令，撤退岳防，③军民欢呼，尤感我兄斡旋之力，谓自此三湘可望自治矣。溯自护法以来，因约法中断□变频年。内审舆情，外观大势，□集三千万人民公意制定省宪，意在以省宪之促成国宪，期统一之早现，俾吾民得稍休息耳！得于省宪明文规定，省宪事权在不抵触国权之范围，俾得制定法规，并行使之。是湘宪实行，于统一毫无妨碍。元首屡念时艰，出膺重任，以废督裁兵为先决之要求，实合于联省自治之主旨，亦即正本清源之要图。惕已迭电西南各省，促其赞翊宏业，化除南北畛域之见。至于惕之私感，对于元首岂徒惟命是从，即赴汤蹈火亦所不顾。惟当省宪实施之际④，又值危疑震撼之交，各方战事有不能善后处之者。谨研数事奉商：一、湖南早已实行省宪，在国宪未成立以前，于湘宪

① 萧耀南，字珩珊，亦作衡珊，时任湖北督军。

② 赵恒惕字炎午，时任湖南省总司令兼省长。

③ 1921年9月，湘直签订停战条约，湖南被迫让出岳州，至此要求收回，吴佩孚提出以湖南赞成统一为交还岳州的条件。

④ 湖南省宪于1922年1月1日公布。

所规定之省权，请勿加以限制。二、关于国权范围内，绝对服从中央。三、湖南现有官吏，除国军编制外，请暂勿以命令发表，以免对内对外益感困难，但用文电诰诫，谨当遵守。四、请元首本废督裁兵之旨，发表主张联省自治之宣言，以应时势之要求，而坚西南之信仰。以上四端，因就湘省地位立言，究于和平统一之有关系，务请披沥代陈，俯赐察纳。并烦将此电转告浴岷兄为要。弟恒惕叩。有。

7. 李济臣^① 白坚武宥电 6月26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鉴：

功密。敬电奉悉。当即转呈。‘巡帅云：“仲帅^②早拟到京觐见元首，惟以军事尚未收束，南北尚未统一，国会尚未完成，不能遽行首途，甚以为憾。一俟大局略有结束，即当入京，面陈诚悃”。特电奉达，即请转陈元首为荷。济臣、坚武叩。宥。印。

8. 沈鸿烈俭电 6月28日

北京陆军部金晓峰次长：

洪密。烦呈大总统钧鉴：两晤张公^③详陈一是。此间缮具覆函，嘱烈赍呈钧座。烈观其措词，无甚办法，因委曲陈词，俾得实际，但以人微言轻，敬谢不敏。奉中要人，现正从长研究，俟续呈。鸿烈谨叩。俭。印。

① 李济臣，字倬章，为曹锟的参谋。

② 曹锟，字仲珊，时任直鲁豫巡阅使。

③ 指张作霖。1922年4月底至5月初，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失败，退回东北。张于六月三日改称“东三省保安司令”，宣布“闭关自治”，不受中央之命。

9. 吴佩孚三十电 6月30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鉴：

功密。四川刘甫澄总司令、杨宇惠军长^①，日前派代表张再、马嗣良来保，接洽一切，已具端倪。兹拟入都觐见元首，密陈川况，特派王参谋金钰陪同前往，请兄查照为荷。吴佩孚。卅。印。

10. 赵恒惕东电 7月1日

万万急。北京陆军部金次长鉴：

午密。译呈大总统钧鉴：奉令撤退岳防，俾得完成自治区域，三湘军民同声感戴。遵即派员赴岳，即命妥商善后矣。谨电申谢，敬叩钧安。赵恒惕呈。恒惕叩。东。印。

11. 赵恒惕东电 7月1日

万万急。北京陆军部金次长鉴：

午密。顷致北京参众两院旅津、旅沪、旅粤各省第一届国会议员通电，文曰：“慨自约法中断，海宇骚然，相演相推，靡知所届。自法统恢复之议起，国会依法自由集会，法不可毁，始乃大白。黎公应时而兴，出膺艰重，殆此顺应民意之中，亦可解决纠纷，促成统一。恒惕默察国家治乱之原，推求民心向背之理，敬举所见，与诸公一商榷之。年来变乱频仍，皆由军阀弄兵，攘权据地。黎公鱼电主张化兵为工，洞中时弊，不谋而合。然此固可改造恶劣现象，使政治有革新之望，若欲跻国家于永久安全之阶，则在确立根本大法。夷考世界各国之组织大刚〔纲〕，不外单一、联邦两式。集权于中央，

^① 刘湘，字甫澄，时任川军总司令，兼重庆镇守使。杨森，字宇惠，时任川军第二军军长兼泸永镇守使。

划分地方为行政区域也，单一之大较，若法、若日等是也。保留事权于本邦，酌划之部□与联合之国政府^①，此联邦之大较，若美、若法（？）等是也。我国□系单一国家，惟地广民稠，风俗殊异，加以省区地大，决非纯粹单一组织所能致治。但省区究为国之固有版图，若强拟于邦州之列，亦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嫌。恒惕之愚，以为政治法度由历史而孕育，由事实而演进，斟酌先例，审度国情，惟有建筑联邦化之单一国，则地土虽大，中央无鞭长莫及之意（虑），事权虽分，地方无强藩割据之虑，对内对外，运权裕如。现国会自由集会，应时事之要求，树百年之大计，首在促成国宪，并予各省以自由制宪之权，或纳入省宪大纲于国宪之中。根本既定，凡百措施，迎刃而解。近有误解自治足以妨害统一者，疑假借自治以遂其割据之私，不知割据与自治迥然不同。省宪成立，则自治实施，正所杜权利之争，弭割据之弊。反是，又有怀疑终（统）一足以妨害自治者，度亦鉴于前此之局势而然。实则法统恢复，倘全国澈悟联省自治之善要，中枢起为粤系（？）之倡导，使各省宪及时勃兴，更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湘省宪法业已公布实施，其要义在废督裁兵，注重教育、实业，且规定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分；但举省之事权，不得抵触国宪，条文俱在，可供复按，持此建国，庶其有济。恒惕之为此言，实（非）为吾湘澧一时之保障，实为全国谋合理之建设，不欲苟且统一以误国，实欲永久统一以兴邦。诸公洞悉世潮，深明国势，惟望协力并进，著为信誓。则国基得以巩固，民治赖以发皇，恒惕借得早卸仔肩，乐享自治幸福，是则所馨香祷祝者也。谨贡愚忱，伏乞鉴察。”等语。请译呈大总统钧鉴为盼。恒惕。东叩。印。

① 此处疑有舛误。

12. 赵恒惕东电 7月1日

千万急。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鉴：

午密。已遵嘱派易寅村、唐嗣百^①赴沪敦劝畏公^②。伍秩老^③确已病故。闻有以唐少川^④、谭畏公择一组阁之说。中山、协和^⑤处似宜由元首派员温慰，以示含宏。如何，乞赐复。恒惕叩。东。印。

13. 吴佩孚支电 7月4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鉴：

功密。仲帅谦厚敦谨，恭事元首多年，此次翊戴，尤出至诚，遐迩皆知，中外共喻。乃宵小以大局行将统一，辄恒无端播弄，实属别有用意，外间不察，谣诼遂生。拟请兄秘陈元首，饬令电话局迅设专机，遇有要事，元首即直接与仲帅电话相商。既有代表传达，尤杜阴谋煽惑，必能契合无间，京、保一体。兄意谓然，即请进陈为荷。吴佩孚。支。印。

14. 孔庚^⑥豪电 7月4日

万急。北京陆军部金晓峰先生鉴：

奉东电，缕述我兄历年护法之苦心，盛称曹、吴共商护法之功德，行人闻之，犹当肃然起敬，况在旧好，能勿钦崇！惟是民国大乱

① 第17号电作唐经白，第19号电作唐经百，未知孰是。

② 谭延闿号复三。

③ 伍廷芳字秩庸。

④ 唐绍仪字少川。

⑤ 李烈钧字协和。

⑥ 孔庚字掀轩，湖北人，曾任山西晋北镇守使。

之原：一在志士之变节，一在军阀之专横。若汤君济武^①醉心强有力政府，叛黎公而助督军团，致使黎公被迫去位。今兄又醉心统一，拥黎公以助曹、吴，致使黎公被诱复职。曹、吴本督军团中之罪魁，而兄乃不惜为汤君之后，其祸源则变本加厉；同志则变节事仇，言之滋痛。果如我兄所云，曹、吴真无利用一时之意，何以通国北洋正统昌言无忌，对于黎公鱼电^②先赞成而后抗违？执此以绳兄，谓不负大局，不负黄陂者，其将辞〔何〕以自解？虽然兄与弟皆鄂人也，兹且不言其他，请言鄂事。鄂为首义之邦，是即为黎公起家之地，苦于驻防也久矣。兄谓当撤乎？不当撤乎？太炎、溥泉^③两君，尚知代吾鄂民请命，黎公既摄行海陆军大权，吾兄又居陆军第二交椅，纵不能推鸿恩于丰、沛，独不能为故乡驱除一大害乎？苟曹、吴能服从黎兄者，直一纸文书之劳耳，夫何难之有？不然，是直以三十五百万同胞之鄂民为质子，九千三百六十万方里之鄂土为抵押品，仅为黎兄与我兄换得一傀儡总统与一傀儡陆军次长之虚衔耳！嗟我鄂人，谁能甘心？虚言不足以救水火，武力岂可以代正义！与其为一派一系谋统一，不如先为一省解倒悬。远者大者姑不论，请先以是覩曹、吴利用之真伪，及吾兄所言之虚实。敢布区区，伏候明教。弟孔庚叩。豪。印。

15. 赵恒惕鱼电 7月6日

十万万急。北京陆军部金次长鉴：

午密。先后各电奉悉。元首应时势之要求，顺舆情之趋向，以明令提倡自治，一言兴邦，万流仰镜。并复周諮博访，谓舆论以解

① 汤化龙字济武。

② 黎元洪复职前，在六月六日发表鱼电，主张“废督裁兵”，用以收买人心。

③ 章炳麟字太炎，张继字溥泉。

决目前种种问题，虚衷远略，中外具瞻。恒惕亦尝持此论，以为大局之纷扰，由于意见之多歧，非集合而疏通之，必至形□势□，已遵转达西南各省，请其一致主张矣。岳阳奉令撤退，三湘同深感戴。乃忽接特派员周明电报，张指挥面称：一俟中央派员莅岳，及开拔费□□万元交到，乃能实行开动云。元首既有命令，玉公又已经许诺，务请婉商玉公，转饬速遵前令进行，以重中央威信。恒惕对内对外，亦借得减少困难。倘□有司之出纳，将为举世所诟病，诚非恒惕所敢知也。前列举四项，尚以转呈察纳，我兄维护殷拳，至为心感。赵知事自当如嘱设法调剂。各方空气若何？荩筹所及，望随时赐示，俾有遵循。浴民病已愈否？前带款无多，即当筹寄。赵恒惕叩。鱼。

16. 赵恒惕鱼电 7月6日

万急。北京陆军部金次长鉴：

午密。顷致西南各省一电，文曰：“贵州袁总指挥并转云南唐总司令、重庆刘总司令、但军长、杨军长^①均鉴：密。顷接晓峰兄东电，文曰：‘本日奉大总统命令，至亦祈指示为荷’等语。中央对于自治主义已有表示，至各省遴派代表解决地方一切问题，尤足昭示公论，排除障碍。我西南护法数年，人民□[备]受痛苦，自应及时协力同心，以求贯彻主张，促成统一，俾地方尽发展之能，国家免分崩之祸。前电诸公主稿联衔通电，表示一致，度邀察核。念忧患之饱经，休纷争之未已，中央既已废督裁兵，减除异力；各省自当顺从民意，奠定国基。天心厌乱，时事可为。诸公高瞻远瞩，谅表同情，仍乞赐示，俾有遵循。临电神驰，佇候明教。赵恒惕叩。鱼。”等语；

^① 贵州总指挥袁祖铭、云南总司令唐继尧、四川总司令刘湘、军长但懋辛、杨森。

特闻。赵恒惕。鱼。

17. 赵恒惕阳电 7月7日

百万万急。北京陆军部金次长鉴：

午密。歌、元两电敬悉。西南各省已迭电联络，商请一致表示。畏公处业派唐经白、易寅村劝驾。致两艳电亦已照转。陈嘉祐^①自由行动，擅更官吏，搜括民财，湘南各属迭电控告，省议会列举劣迹，咨请查办，昨已下令免职，并派兵将祐处分。报章谅有传载，请释廑念。京中近情，盼随时赐示。浴兄病愈否？念念。赵恒惕叩。阳。

18. 吴佩孚蒸电 7月10日

北京陆军部金晓峰次长鉴：

功密。齐电诵悉。安设电话专机，既蒙元首赞同，应即从速办理，以免隔阂。岳州撤防，顷接张总指挥来电，第一期撤至岳北，刻已开始运动，并无借端流连之意。望转告夷（炎）午，勿信谣言，自滋纷扰。撤防费能筹若干？即希商承元首，竭力设法拨给，以便支配为荷。吴佩孚。蒸。印。

19. 赵恒惕蒸电 7月10日

百万急。北京陆军部金次长勋鉴：

午密。齐电敬悉。撤退岳防，容纳自治，中央以诚相见，谁不钦服，况惕有死生知遇之感者乎！此间表示，以联络西南各省较为有力，已迭电劝告川、滇、黔各当局，尚未得复。电信迟滞，殊感困

① 湘军第六混成旅旅长。

难。闻水线较为敏捷，如能由兄径电滇唐，附以鄙意，请领衔表示，用水线拍去，当为迅速也。沪上言论甚不一致，章太炎持之尤坚。此间表示稍迟，各方转圜〔圜〕较为便利。前请兄于太炎处以元首之意尽力联络，则裨益大局不浅，此老与元首感情甚好，能有遗赠尤佳。近日盛传六省同盟之说，兄处有所闻否？又闻曹、吴不睦，内容如何？并乞详示。邹参谋赴洛，尚未来电。畏公处已派易寅村、唐经百前往劝驾，尚未得复。浴兄同此未另。恒惕。蒸。印。

20. 吴佩孚元电 7月13日

万急。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鉴：

功密。弟与铸新^①将军夙属挚交，胆肝相照，深望宏济艰难，以匡危局。惟南北尚未统一以前，各省均宜暂维现状。先思大局，□及地方，已为中枢预定方针，未可遽易原旨，致启各方之惑。且军事尚未完全收束，鄂垣碍难情形尤与他省不同。弟上有所承，下有所属，既不得不具有兼筹并顾之苦衷，因遂对铸新将军负莫大之隐憾。耿耿之忱，惟有仰恳元首鉴谅耳！但使统一朝成，则弟之歉怀便可夕释。本拟请铸新将军盘桓数日，借以罄叙衷曲，仓卒未能留驾，遂致遽尔返都，内既抚躬自惭，外复不谅于友，环境为之，奈何！奈何！稍缓必当秉商仲帅，竭其力之所能及，以答铸新将军。兄夙知时务，希代为婉陈元首，盼甚！祷甚！吴佩孚。元。印。

21. 韩玉辰^② 翻电 7月15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鉴：

尚密。铸新到洛，吴以武汉捏造一等反对电相示，未得结果。

① 汤芗铭，字铸新。七月六日黎元洪任命为湖北省长，因直系反对，未能就职。

② 韩玉辰，字达斋，时任黎元洪总统府秘书。

铸不辞而行，仍返保定。拟请兄约汉成向吴疏通，总使铸能到任，以顾全各方面。否则，各走极端，以鄂事牵全局，殊不值也。如何，盼复。玉辰。删。印。

22. 欧阳武^①等篠电 7月17日

北京陆军部金晓峰次长，译呈大总统钧鉴：

武密。武等奉命赴赣，路经保、洛，曹、吴二使均允赞助调停。到汉之后，萧督出示蔡成勋寒电云：“南军联络土匪，向我军攻击。我军前线将士异常愤激，恐非调停所能奏效。欧阳诸君到鄂，请转告不必急急来赣，纵来亦无益”等语。武等阅此电，不审蔡司令是何用意，若谓南军开衅，则更当催武等早去调停，今反谓将士愤激，请武等不必急急来赣，武等百思不得其解，惟有即日赴赣，从事疏通，以免误会。尚乞速赐机宜为感。武、启垣、守箴叩。篠。

23. 黎澍^②篠电 7月17日

酒醋局剪子巷金次长鉴：

禾密。乾若、介如^③兄同鉴：今日晤各重要人物，党中央观察南方实有根本错误之点。中央侧重各省，而小视中山，以为中山不过一匹夫耳！殊不知中山权势颇大，地盘虽小，西南各省纵未必尽心悦诚服，但胥有相当敬礼。中山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南政府旗帜依然存在，即同时有两政府，于各种进行皆生阻碍。盖各方要人对

① 时北伐军改道江西北伐，黎派欧阳武等前往江西说服双方停战，为北军援赣总司令蔡成勋所拒。

② 黎澍字少屏，湖北黄陂县人，是黎元洪的同乡和亲信幕僚，时任和孙中山等商谈统一问题特使。

③ 张国淦字乾若，时任农商总长兼代内务总长。李钦字介如，时任侨务局副总裁。

于主座个人虽无恶感，而因从前隶属南政府旗帜下之名流官吏，今于南政府未取消以前，为个人人格名誉计，实有不能遽行来归之苦。解决中山问题，断非一纸书所能召集。从前项城之召中山，业在中山解职以后，项城尚不惜卑礼厚币得其欢心。今彼尚振振有词，自称合法，仅以匹夫待之，岂徒无济而已。如中山问题解决，则其余各省各人之事迎刃而解；否则，枝枝节节而为之，实滋纷乱。现在粤事未已，孙、陈^①尚复相持。孙驻兵舰在沙面对面，为陈兵力所不及。孙欲攻陈，亦为粤人民所阻。但此次陈既有叛上之嫌，且所部奸淫，大犯粤人之怒，道德军纪均属荡然。粤事前途，未可乐观。此时宜先有通盘计划，具体办法以为对付资料俟有机会进行。乞转呈裁夺，并盼电示。澍。篠。

24. 黎澍巧电 7月18日

邱祖胡同李副总裁鉴：

禾密。转乾若、晓峰兄同鉴：兹将所得粤中消息情形详细陈之：中山主力军队本只有许崇智、黄大伟两军。李福林因竞存从前屡欲加害，李耀汉因胜桂后反被竞存裁汰，魏邦平因竞存惠州主义，恐陈胜后彼无以自存，故两李一魏虽不绝对附孙，但不愿陈胜及绝对不附陈则一。惠州人才，在粤本居少数，竞存部落观念太重，兼以此次军队抢掠骚扰，人民怨毒甚深。中山近年从事于劳工运动，粤东本为工人最多之省，故颇著功效。日来罢工之事日益扩大，孙之势力渐形活跃，将来或成两抬伤之局，亦未可知。但冷眼观察，孙抬后尚有党徒、人民为之奔走慷慨；陈抬后恐难立足，若两抬后，则收拾粤局仍当为唐少川。现在只有任其变化，观其归宿，不干涉亦不援助。传闻中央有任竞存为将军或督理军务之说，如

① 陈炯明字竞存，六月十六日叛变孙中山，占领广州。

果有之，既与竞存无丝毫裨益，国事粤事愈难收束。愚意此时凡对于西南官吏，均不宜遽加任命更动，以免横生枝节。即如桂省省长已举西林^①，中央忽任张其锽，卒之岑张皆不能去，两人同时牺牲，桂事遂陷于无办法之境。此时应先定统一方针，以备当机立断，随时应付。惟擒贼必先擒王，中山实为渠魁，统一之途当从中山著眼，庶不致转入歧途也。乞转呈电示为幸。澍。巧。

25. 黎澍蜀电 7月20日

北京总统府金次长鉴：

禾密。乾、云、介^②兄同鉴：前传法统维持会拟在杭开会一事，兹详细调查，确有人赴浙江，说为卢^③所拒。卢与孙的无重要关系，卢且不重之。卢与陈本有结合，昔年赣粤联防，卢实主之。更近交部令沪材料处不准供给浙省电料，卢误会为主座授意，谓收拾中国除主座实无其人，不意因前抗议交部归并电局之事，而遽令沪局渐^[断]绝浙省电料。从前西南独立五年，当河间、东海^④时代，僻远如滇、黔未闻有此。故出兹变相独立，以为自卫之计。此为现充本埠高级机关人员所言，究竟交部有无令沪局之事，及此事之原委有无转圜余地，乞查示，以转告。昨晤王铁老，未悉其有无苏、浙使命。澍。哿。

26. 黎澍蜀二电 7月20日

北京总统府金次长鉴：

① 岑春煊，字云阶，广西西林县人。

② 指张国淦、哈汉章、李钦。

③ 卢永祥，字子嘉，时任浙江督办。

④ 指冯国璋、徐世昌任大总统时期。

禾密。乾、云、介兄同鉴：哿电所述浙卢文内，“变相独立，以为自卫之计”两句，系“示人以不广”等语。译员误译，特电更正。泐。哿二。

27. 徐元浩① 贻电 7月20日

北京陆军部金晓峰次长，译呈大总统、国务总理钧鉴：

武密。浩等受命调停赣局，以先行停战为主旨。除欧阳武等由汉赴赣外；浩抵沪后，即遵钧命分电南赣各将领，宣布德意。连日得复，均愿恪守驻地，听候和平解决。赣自治军旅长赖世璜，由万安来电表示实行停战，尤可征验。总之，南军方面，浩可负完全责任，请释屢系。惟顷据南昌确讯，蔡总司令②已下攻击令。中路蔡军由吉安进攻泰和、□(万)安；西路沈军由永新、宁冈进攻遂川；东路常军由临川进攻金溪。欧阳武等到汉，蔡司令曾电致萧督阻止前进。似此不奉命令，破坏和平，赣民何辜，死亡无日。浩拟切实调停办法，请大总统明令制止蔡、常各军前进，暂划泰和金溪两处为缓冲并请迅派大员分驻监视，方免借口而滋误会。战祸急迫，惶悚待命。徐元浩叩。哿。

28. 徐元浩号电 7月20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鉴：

武密。弟与南雷③等约，伊三人由南昌进，弟由广东进。弟即日起程。惟接南雷电云：“蔡虎臣来电挡驾”。又接南昌勑④电云：

① 徐元浩，字鹤仙，时以黎元洪特使赴上海，与西南商谈南北统一等问题。

② 蔡成勋，字虎臣，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北京政府派为“援赣总司令”，指挥常德盛、沈鸿英所部反攻孙中山的北伐军。

③ 欧阳武，字南雷。

④ 古应芬，字勑勤。

“蔡、常、沈各部分三路进攻”。南军确遵停战令固守赣州，并未前进，而北军转置停战令于不顾，中央威信扫地。望速呈明元首，严电制止。能谋统一与否在此一着，乞勿大意也。元皓叩。号。

29. 黎澍号电^① 7月20日

万急。北京总统府金次长鉴：

禾密。乾、云、介兄同鉴：效电奉悉。西南领袖及党派等本不反对主座，所以尚持异议者：一则护法旗帜须有形式之协商；一则中山下台须有相当之待遇；一则防止他方有轨外之行为。故言论极其庞杂，问题遂见纠纷。据所循各要人意见，法律一节留待国会，此时不必置论。中山前本有下野之意，因竞存逼之过甚，愤而图报。其实即使孙胜，亦难成立政府，国会更决不依附，是其立足之点已属薄弱。裁决中山问题，不难想像而知。闻竞存此次举动，胡汉民为恶因之一。胡氏险狠，即中山派亦深恶之。伊怂恿中山杀陈，陈遂迁怒于孙，迨孙觉悟拟逐胡，未行而即夕祸作。据孙驻沪代表云，中山并非不可商量，惟伊欲决一胜负，方有谈判之资耳！容再电闻。澍。号。

30. 黎澍号二电^② 7月20日

急。北京总统府金次长鉴：

禾密。乾、云、介兄同鉴：皓电计达。南北依协商问题，以现状视之，本属去题甚远。兹就观察所周〔知〕，姑为推测之。一、联省自治，吴使前通电所谓国宪、省宪之先后留待国会解决，是已有相对之承认。国会解决一节，将来可以办到。二、联席或联省会

① 批有“奉谕交院”字样。

② 批有“密呈”二字。

议，此节将来恐须实现。缘非此不足以揭变具解纠纷。三、理想内阁，势难立成。即篠电所称，有不能遽行来归之苦也。至妥协之法，愚意所及，有为电文所不能详，必须秉承商榷者，拟数日内诣京一行。时机之来，稍纵即逝，若旷日持久，又不知有何变化。盼示为幸。澍。号二。

31. 徐元诰马电^① 7月21日

北京陆军部金晓峰次长鉴：

武密。诰等奉元首命入赣，正在分途进行。乃蔡成勋一面拒绝调停；一面调遣各军前进，如临大敌。其实南军确已停战，只余赖、黄各部固守赣州耳。似此藐视中央命令，故意重开战衅，其责谁负？其咎谁归？必在彼而不在此。若从此梗塞统一之途，真可惜也。元诰上。马。

32. 赵恒惕个电 7月21日

急。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勋鉴：

午密。元、寒、巧各电均奉悉。岳防定于感日撤完，^②深感我公斡旋之力。统一问题，惕意原以联合西南一致表示较为有力，正在从事疏通，是以稍迟。然于内中犹不能取得同意耳！湘省即当首先表示，乞勿为念。袁总指挥祖铭来电谓：“黄陂复位，恢复国会，依法解决，于法律有根据，则会议无嫌疑”。且云：“与元首就职勉言意正相同。”现值国会开会之期不远，此点似宜特别注意。又冀赓^③主张开各省代表联席会议，惕亦认为统一进行方法之一种，

① 批有“呈府院，奉谕交院”字样。

② 岳州直军于七月二十七日撤往河南。

③ 唐继尧，字冀赓，时任云南督军兼省长。

似属可行，尊意以为何如？粤中乐、韶间，近日正有战事，粤局未知何日解决。尊处所闻如何？并乞见覆。赵恒惕叩。箇。印。

33. 黎澍莽电 7月22日

万急。北京总统府庶务司转张总长、金次长、哈将军李副总裁^①鉴：

禾密。效、号电均奉悉。卓议极佩。窃维国事扰攘，六载于兹，所以历年不能妥协者，非谋之不臧，实意之不诚。曩昔，当局者既存自私自利之心，奉行者专务小智小巧之术，故于统一之途，愈趋愈远；今者，主有不私大位之心，而又出之以至诚，执政诸公，北方将帅，胥能宏济艰难，曲为体谅，此诚拨乱反正之机，千载一时之会也。曩者，西南专谈法律，论调太高，谅〔致〕承认中山总统，恢复六年国会，及联省自治诸问题，均无讨论余地；现在时势变迁，总统、国会俱置不论，联省自治亦听诸国会，是法律事项已属不成问题，所余者仅为事实，质言之，即体面与地位问题耳。西南六省独立者有年，一旦欲其去尊号，就范围，当必有途径以由之。中央本肫挚之悃忱，为国民谋福，大公至正，万流镜仰。顾诚意从何而表示，必有方法以征之。寻其途径，绎其方法，除公开会议外，实无良策，舍此而图，恐难收效。譬诸阋墙兄弟，久已参商，倘欲合居共爨，势必杯酒联欢，殷勤款洽，始克言归于好。其事虽微，小可喻大，公开会议即此意也。但此种会议，不必标对等南北和议之名，可以称为某地某议，中央各省各派代表一二人参与其间，聚南北英俊贤达于一堂，为诚意之协商，实心之谅解，以形式之商榷，作转圜之地位。不独西南旗帜可以解除，即态度不明之浙、闽、东三省，咸熔冶于一

① 指兼代内务部总长张国淦、陆军部次长金永炎、将军府廉威将军哈汉章和商务局副总裁李钦。

炉，则数年之纠纷立解，建国之大计以成，统一盛业，于斯聿定。如虞会议之开，中央或有不利，须知隶属中央者有直、鲁、豫、苏、皖、赣、鄂、晋、陕、甘、新及热、察、绥十四省区之多，西南仅六省，尤〔就〕令加入浙、闽、奉、吉、黑，亦不过九省，多寡既殊，决无可虑。或谓孙、陈局面未定，不如姑且观望。不知陈胜孙败，固易见功效，孙胜陈败将如何谈判？苍云白狗，变幻靡常，机会之来，过眼即逝。与其为各个之疏通，纷争徒启，何若作简单之谈判，意见悉泯。应请主座毅然英断，以自动的态度，最短的时期，速开全国会议，国事前途，庶几有豸。至会议入手方法，进行程序，愚虑所得，当续陈之。乞转呈。急不择言，诸惟亮察。澍。养。

34. 陈文均等养电 7月22日

北京分送周朴老、田焕老、夏仲膺、金晓峰、饶宓僧、傅治芗^①、参众两院鄂籍议员诸先生均鉴：

元日黎明，有公民二千数百人齐集本会请愿，据称：刘省长^②既经奉令免职，继任汤芗铭又为全国各界人民所否认，在此项问题未经解决以前，省政不可一日无人主持。公民等拟请贵会主张由刘省长先将印信送交萧督暂行兼摄，以维现状等语。敝会按其情词，尚系一种权宜办法，准即公同请愿。而刘省长亦因染病不能视事，急于交卸。当于是日派员随同议员公民等将印信费往军署，萧督坚不承受，嗣经再三要求，始准将省长印信封存大堂，派员暂为监守。敝会伏念省长一职，关系于全省行政既重且巨，岂宜久悬；况群情属望于萧督军兼摄者尤切，敝会为代表民意机关，更不容于

① 周树模字少朴；田文烈字焕廷；夏寿康字仲膺；金永炎字晓峰；饶汉祥字宓僧；傅嶽棻字治芗。

② 刘承恩。

缄默，不得不仰忌我大总统俯顺民意，迅颁明令，改任湖北督军萧耀南兼署湖北省长，以解纠纷而维大局，则地方幸甚，鄂省幸甚。谨电奉闻，伏乞垂鉴。湖北省议会议员陈文均、胡贤宰、黄元……叩。养。

35. 黎澍祃电 ① 7月22日

北京总统府庶务司转张总长、哈将军、金次长李副总裁鉴：

禾密。查广州国会议员原分三种：甲、为六年议员因（应）行恢复者；乙、为在粤所补而此次应行递补者；丙、为在粤所补而现时无缺可补者。现在因乘车问题，对于甲、乙均先后规定一律发给免票，丙种因政府无同等待遇明文，路局不敢擅专，因之丙种发生枝节，且恐为人所利用。现在调查情形，多数意思实欲北来，只以待遇不同，且以经济关系亦不能行。查京沪车费每人不过数十元，政府既不惜巨资聘为顾问，何必于此区区而靳之；应请迅商交部当局，速电沪宁、津浦、京奉等局，准其一律待遇，发给免票。亟盼电覆。澍。祃。

36. 徐元诰藻电 7月23日

北京陆军部金晓峰次长费呈大总统钧鉴：

武密。□电计邀洞察。兹接彭程万②通电，文曰：“上海徐鹤仙先生鉴：并转旅沪国会议员暨同③诸公均鉴：我军冒暑兴师，原为护法与自治。师次泰和，适因黄陂复职，国会恢复，且经明令停战，遂即饬止进兵，期以和平协商，得达统一与自由目的。乃近日

① 批有“交交部办理”字样。

② 彭程万字凌霄，北伐军赣军总司令。

③ 此处似有脱字。

沈鸿英所部与在吉安下游之北军，互相联合，突来袭击我防地，是否逞一己之私图，视黄陂停战命令于弁髦；抑或另有指使，不惜甘为戎首？我军静〔为自〕卫计，不能不作正当之防卫。惟此次衅自彼开，竟于和平垂成之日，再以兵戎相见，苦我赣民，公论所在，责任有归。诸公垂恋和平，眷念乡邦，其必有以制止之。特此电闻，诸希教益。赣军总司令彭程万叩。篠。印。”等语。据此，与赖世璜通电合勘，南军确经停战，北军甘为戎首，事实昭昭矣。昨日沪报纷载某方（原注：似指吴使）致蔡成勋歌电，略谓：“处变之日与守常不同，军事成败吾辈须负全责，则军事维持吾辈当竭全力。专制之时，尚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言，况在今兹，岂可拘文牵义，坐误事机。赶即实行总司令职权，军民政事，在军事期内，实际上均应节制，望即负责办理。”等语。观此，蔡成勋之节节进兵，另有指使，事实又昭昭矣。顷闻张克瑶、胡景翼、张福来各部，均将实行入赣。果如是，调停殆已绝望，牺牲和平，梗塞统一者非南军也。仰祈钧座速颁明令，严切制止；并划界分守，派员监视，庶可挽此一触即发之祸机乎！惶迫陈词，敬候察夺施行。徐元浩叩。漾。

37. 黎澍藻电 7月23日

万急。北京总统府庶务司转张总长、哈将军、金次长、李副总裁鉴，
禾密。养电奉悉。时局紧迫，非开会议决不能收统一之效；否则西南等于投降，无转圜地步，而政客挑拨之变，正复可畏。且从前朱启钤、王揖唐在沪会提议，被西南拒绝，毫无成功。今正宜利用时机，以完成大业。若再迁延，设浙、闽再有进一步之行为，东三省亦必有同样步代〔伐〕，一国之内，恐将有三、四政府出现。外人视我，将复如何？且主座亦何以自处？思之不寒而栗。迫切陈词，千钧一发，乞为密呈。至各省各派态度，极形复杂，非函电所能尽，须

弟归京详细说明。浙卢近尚持观望，不难疏解。惟在无办法以前，仅为个人之联络，而无裨于大局也。澍。漾。

38. 黎澍漾二电 7月23日

万急。北京总统府庶务司转金次长鉴：

禾密。乾、云、介兄同鉴：即以得外人粤信，孙派近况失利，韶关方面甚不得手，闻系子弹不继之故；并有中山今日已往沙面之说。果尔，则国事前途可抱乐观。特闻。澍。漾二。

39. 吴佩孚敬电 7月24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鉴：

功密。马电奉悉。极盼驾临^①，请即首途。务希过保先见仲帅，再行莅洛为盼。吴佩孚。敬。印。

40. 白坚武敬电^② 7月24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鉴：

益密。海内汹汹，纲纪久丧。蓬莱^③排万难以翊戴元首，期与天下更新。然孙、段、徐、□之徒，犹快快意图个覆〔？〕，斯固非威加海内，欢饮故乡父老之时也。鄙意群公宜□嘉猷嘉谋，及时赞元首以奠定国家，劫灭奸□。乃闻议者方促以□鄂中一隅，乃事迫元首以必行，甚非□也。国事未定，鄂为军事根□〔本〕，蓬莱听凭以巩固中枢。涵纳属言，旷未克放置，亦情之常，可勿讳言。□戎□易□，制度大定，义固不能不以斯论。□诚不职□贤可矣。必欲以

① 时黎元洪派金晓峰去保定、洛阳征求对组阁意见。

② 此电脱误较多，但仍可以看出吴与黎元洪的关系。

③ 指吴佩孚。

一方之籍，牵全局之犯，非所以爱元首，尤非所以爱国家也。元首与蓬莱相依为命，而蓬莱事元首诚耿□，俨所尽綬，高瞻远瞩，事谓走□自□□方寸意气，弟诚痛之达事也。又居信要，必能豁□□结，先其懈急。引领翘企，不尽依依。自坚武。□□□。

41. 黎澍有电 7月25日

北京总统府庶务司转张总长、金次长、李总裁鉴：

禾密。敬电计达。意有未尽，兹续陈之：参院改选人数约九十九人，其二次当选者近三十人，不能来者约二十人，将来任满议员仅四十余人，国家所贴费每月不及两万。特闻。澍。有。

42. 孙传芳有电 7月25日

北京交通总长高定庵兄、陆军次长金晓峰兄、内务次长孙汉臣兄、侨工事务局局长饶宓僧兄均鉴：

顷奉大总统钧令：特任传芳为恪威将军。拜命之下，感激莫名。窃思弟备员上游，愧无建树，时承吾兄提携奖励，五中感篆；今兹又蒙吹嘘，懋赏重膺，叨受非分，惭为羊公之鹤，感激知遇，勇及正礼之龙。推轂之情，焚香以谢。谨电驰陈，诸惟藻鉴。弟孙传芳叩。有。印。

43. 胡人俊^① 艳电 7月29日

万急。洛阳巡阅使署请转金晓峰次长鉴：

金密。勘电奉悉。当即转呈主座。阁事现尚未定。盼公速回，面商一切。能力请吴巡使同来尤妙。胡人俊。艳。印。

^① 胡人俊，字英初，时任总统府庶务司长。

44. 汤芗铭艳电 7月29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鉴：

庚密。请代译转呈大总统钧鉴：芗铭前奉策命为湖北省长，遵于七月二十七日登车莅任，二十九日上午八时抵汉，谬承武汉各界团体人士齐集车站迎迓，约计两万人以上，旗帜鼓乐，欢声若雷。下午二时，渡江往访萧督，辞以抱病，未克晤面。复莅省议会，屈、刘二议长会同议员诸君，款待备至。惟闻督署临时召集各行政官长并少数退职军人开紧急会议，大要谓中央任命汤某为省长，且促贸然到任，绝不容纳民意。今至不得已，惟有尊崇民意，即兼省长云云。闻已通电就职，并将出示宣布。似此捏造民意，违抗中央命令，如何应付，伏乞钧示只遵，无任盼祷。汤芗铭叩。艳。

45. 范晓壬等艳电 7月29日

北京周朴老、田焕老、张乾若、夏仲膺、饶宓僧、傅治芗、金晓峰、石友儒、瞿干卿、李小源、哈云裳、张瀚溪先生暨同乡诸公均鉴：

铸新省长今早八时安抵汉口，各界欢迎约万余人，旗帜鲜明，鼓乐竞作，极一时之盛。知注谨闻。范晓壬、陈邦燮、高仲和、雷宝、李渝璟、张轸、赵均腾、万耀煌、范熙绩、范熙桢、陈宏诰、喻毓西、邱志岳、张鹏飞、高元藩、王渐魁、谢武耀、卢复等叩。艳。印。

46. 赵恒惕世电 7月31日

万万火急。北京陆军部金次长鉴：

午密。径电奉悉。一、陈嘉祐确窜粤境，我军已追至汝城。二、联席会议为解决时局不可少之事，南方名流似非此不便转脸，但疏通之力仍不可无，弟当格外尽力。北伐军如不能回粤，沪上高

调当可减少，诸事更易就绪。三、川、滇、黔屡去电相约，冀赓久无复电，已再电催之矣。四、请少川组阁^①甚佳，已设法速驾。闻保、洛不甚赞成，确否？五、总统复职事，国会开会须使有所表示为要，此又不能不用一番功也。六、与曹、吴商议情形如何？昨派张石侯来京展覲，不知到否？恒惕叩。世。印。

47·成世电 7月31日

北京陆军部金晓峰次长鉴：

峰密。铸公艳日抵鄂情形，曾经铸公电达，不赘。惟铸公未渡江以前，弟先往晤衡公语极诚恳，状甚窘迫，不数刻钟，陡生变化，必系威胁所致。兹择其要点如下：一、富老不可轻去，因湖北民气正盛，可为后援。此番必有真民意表见。二、如下令免职，反中其计。三、富老似宜佩□□督，追究号称公民为首者，并由府院分电湖北省议会及各法团查询此事。四、保、洛方面能否速行补救？此事关系甚重，稍纵即逝。兄意云何，并富老如何处置，祈随时见示。成叩。世。

48. 汤芗铭东电 8月1日

北京陆军部金晓峰次长鉴：

尚密。芗铭抵鄂以来，谬承武汉人士欢迎，暨衡督伪托民意，违法抗令，自兼省长，激动公愤，势将酿成巨变各情形，迭经电达府院，谅在洞鉴之中。现萧督尚未交印，民气益见激昂，中央威信，地方舆情，皆大局治乱所关。芗铭宜如何应付，中央将如何处置，幸预示一切，俾资遵循。并乞随时见教，无任感祷。芗铭。东。印。

① 时拟由唐绍仪组阁，遭直系军阀之反对而流产。

49. 赵恒惕东电 8月1日

急。北京陆军部金次长鉴：

午密。请译呈元首钧鉴：币制局总裁徐佛苏，洞悉国情，湛深法律。湘中状况，孱弱万分，兹当统一进行善后筹备之始，愚虑所及，诸待详呈。谨派该员代表陈述一切。希赐接见训示为感。谨此电呈。赵恒惕叩。东。

50. 白逾桓^① 沃电 8月2日

北京国务院金次长晓峰译呈大总统钧鉴：

楚密。桓于艳日抵惠，晤陈递书，传达钧意。竞公公忠体国，推重钧座，出于至诚。其态度略呈如下：一、仍主下野，尚无出山之意。又，对于粤省尽力保障自治，对于国家力谋联宪的统一。二、彼以国乱有年，非速谋统一不可，但真正统一须建筑之法治上，乃能永久运用，而不再分裂。自以民国纷乱，在于中央、地方权限不分，军事、民政各不归位，故民政应分权者，中央乃改而集权，军事应集权者，中央令各省据为己有。终欲塞乱之源，制治之本，应从制宪着手。略取美制，定为联邦。宪法权限划分，中央取列数，地方取概括。凡列入中央者，政无巨细，官无大小，悉归中央直辖，地方不得过问干涉。军人截留财政，自无其事。省长民选，既可杜绝武人干政，亦可消除政客捣乱。省宪既定，地方选举百姓，武人自无地盘主义之可言。废督裁兵，乃有实现之日。至西南护法有年，务得此结果，乃有代价。彼认西南统一，非可单独进行，必经协妥而后一致实终〔？〕。此连日与谭所得主张，并望钧座主持

① 白逾桓，字楚香，时为黎元洪赴粤联络专使。

施行，以救民国。三、广东秩序如恒，与京、汉所闻迥异。北江战事，北伐军多投降，余亦击溃，一周当可收束。协和仍在赣。中山只有三舰停白鹅潭，余舰脱离，与粤军一致。各省来粤代表，意见与竞公相同。观西南当道，志在建设立国制度，不可瓜分政权。钧座以统一为职志，应请晓谕北方将领了解此旨。政治时局，建造新邦，国庶有宁日。容当赴广州、香山，余容后稟。川资已罄，请汇交际水电费一千元。在粤挂号电系楚字，回电用楚，广州。并闻。白逾桓叩。沃。印。

51. 白逾桓江电 8月3日

北京国务院金次长晓峰：

楚密。译呈大总统钧鉴：并转饶秘书长鉴：桓于江日到省，得粤军江日捷电，已克南雄。北伐军残部窜虔博。广东全省已无敌踪。谨闻。白逾桓叩。江。印。

52. 吴佩孚江电 8月3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鉴：

功密。顷奉仲帅冬电，知已派代表进谒元首，请移铸新长豫。似此诚意转圜，不必过为已甚，请兄担负全责，尽力斡旋为盼。吴佩孚。江。印。

53. 吴佩孚江电 8月3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

正在力谋统一之际，关键总枢，广东为主。阁员选择不慎，或授以口实。李印泉、张熔西皆为与广东绝不相容之人，未统一以前，似不应入阁，致增障碍。希密陈元首，以昭真相。吴佩孚。江。印。

54. 赵恒惕支电 8月4日

百万急。北京陆军部金次长鉴：

午密。冬电敬悉。定少川为总理极佳。畏公将来当可联翩北上，余恐仍须经过一种手续。如能仍以次长代理部务，张君^①调任他部较妥。子弹三十万前已收到。陈^②部已出湘境赴乐昌会合许^③部攻粤也。邹参谋^④谅已抵京，想已进谒矣。惕叩。支。印。

55. 吴佩孚支电 8月4日

北京金次长晓峰兄鉴：

功密。冬电奉悉。仲帅派员面陈元首请移铸新长豫，鄂长或另觅委员，不令萧督兼任，似此转圜，元首既有以副鄂人之望，铸新亦有发展之地，似不必拘拘注定原议。且铸新在鄂舆望不孚，攻击者众，勉令到任，亦非本人之利。仍请我兄密陈元首，俯纳仲帅意见，是所盼祷。张国淦昔日倾陷元首，现为各方攻击，万不能再令入阁。西南各省对于张熔西、谷九峰、李印泉诸君，均在反对之列。现正力谋统一，应请元首注意勿提，免于统一发生酿〔障〕碍。闻滇唐、粤陈有电声明反对，中央威信似宜审重保全。各党竞争内部甚烈，与其为张、李诸人所得，反不若以孙^⑤次提升也。吴佩孚。支。印。

56. 汤芗铭歌电 8月5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鉴：

① 指张绍曾。

② 陈嘉祐。

③ 许崇智。

④ 邹序彬。

⑤ 孙丹林，时任内务部次长。

尚密。弟此次奉命来鄂，一切情形迭经电达左右，谅邀惠察。顷已专电总统呈请示遵，而恳兄台探明元首意旨，稟承解决办法，速予赐覆为祷。芗铭。歌。印。

57. 唐继尧电 8月7日

北京总统府转金晓峰先生鉴：

唐密。长沙转午密勘电及北京来唐密本电，均于本月支日奉悉。国事纠纷，频年不解，此时惟恢复法统，大局庶有转机。前接吴莲伯^①电商及此，当即复电赞同。颁〔？〕电请黄陂复职，通电各省速开代表联席会议，收束以前纠纷，共议立国大计，亦切望大局从兹解决，国家得以安宁。兹承电示各情，与继尧不谋而合。顾念频岁扰攘纷纭，率由利害偏畸，权限混淆，有力者每藉厥以凌，失所依据^②，起而反抗，相荡相摩，卒无宁日。故前曾首倡废督裁兵，近又主张联省自治，意在弭纷争之危险，立统一之基址。闻元首复职，即议废督裁兵。兹承电示各节，尤注重地方自治，则尧所频年企望者，当可次第见诸实行。至于联省一端，地方稍有误会，容当撮举利害，另电详陈。吾兄近赞密勿，必有良谋，在远不遗，仍希电示。唐继尧。阳。印。

58. 赵恒惕电 8月8日

十万急。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鉴：

午密。歌电敬悉。为难之处甚多，事所常有，望勉膺艰巨，辅佐元首，贯彻初衷，幸勿稍萌退志。铸新长鄂，即为舆论所反对，望婉劝元首不必坚持，致起无谓纠纷。联省自治，为多数心理所赞同，

① 吴景濂，字莲伯，国会议长。

② 此处似有脱文。

鄂为解决时局之善策，西南固一致主张，奉张亦以此号召，但得保、洛方面疏通，其余皆迎刃而解。惟元首毅然主持，庶几统一大业可以早告成功。微闻中央将以联省自治为下野之条件，以迎合国人心理，而为竞选之准备，则天下之趋势可知也。冀赓派方韵松^①为代表，闻已到沪，三日即可抵湘。并闻。赵恒惕叩。赓。印。

59. 吴佩孚佳电 8月9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鉴：

功密。阳电奉悉。事本开诚，偶生隔阂，仍请竭力陈说，早为转圜。萧督忠诚耿耿，服从中央，并无他意，弟夙所深知。望元首以汤长豫，展彼长材，为国为鄂终有慰群望也。布忱奉告，诸希亮察。吴佩孚。佳。印。

60. 成青电 8月9日

北京陆军部金晓峰次长鉴：

峰密。歌电已转铸公。萧见吴意终不令渠兼，且保曹有电来鄂，愿作调人，故颇有转圜之意，已决派熊吉安^②携函赴京、保，请换、仲两老调停铸公到任，张馥卿闻之大愤，谓萧欲如此，我等非走路不可。我即宣布其种种凭据。吉安胆小不敢负责前途。并不敢转告老萧。恳兄将以上情形转呈元首，并速于换、仲两老处设法令作调人，或可收效。鄂中反对者近有悔意，正在设法疏通中。并闻。成。青。印。

① 方声涛字韵松。

② 熊祥生，字吉安，曾署湖北财政厅长。

61. 汤芗铭佳电 8月9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鉴：

尚密。顷由渭清^①兄译转阳电，只悉一切。苦心深虑，绸缪莫名。弟此次奉命来鄂，实荷元首倚畀，同乡诸公一致主张，负有改革省政之重任，无论何方阻碍，皆应竭力驱除。曾经商度办法，倘到鄂不能接任，元首便当脱然反津，以示最后应付之策。闻命感激，因是不畏艰难，毅然南下。萧督竟受人指挥，自兼省长，遂启人民激烈之反动，刻已甚为懊悔。惟包围其左右之有实力一派，正利用中央尚无表示，遂积极逞其技俩，威力之外，继以金钱，种种手段，破坏团体之结合，现已发生事实，倘再迁延，恐各方所恃之民意不能长保。以是切望中央即颁发交省印明令，俾萧督有搪塞之方，民气无涣散之虑，群众引领，机不可失。且近日主要枢纽，已由落移于保，如有堂堂正正之命令，彼方决不因此局部问题显与元首相抗，何必过为顾虑，愈露政府之无能。况吴使办事，每视民意为转移，前次股本加价，旋由商民反对即行搁置。此次民气激昂，尤不可侮。武汉各法团至有一百以上，迭开联席会议，一意服从中央之命令，保持政府之威信，再接再厉，为历来所未有，吴使必不敢存心违反，以自失其凭依。中央持此后，相与为转圜，定能得一正当之解决。至弟之一身出处，本无重轻，惟念元首及同乡诸公之属望，不得不暂忍痛苦，求达一定之目的，岂肯因人荐以某长某省顿易初衷。若陇尚未得，便行望蜀，中无所主，但思作官，人其谓我何？现在枯守汉皋，进既不能，退又不许，困难已达万分。但为鄂省之前途计，为元首之大政计，自当静候后命，以取进止。伏乞详呈主座，密赞硕画，速赐决夺，无任盼祷。芗铭。佳。印。

① 朱兆熊，字渭清。

62. 白逾桓谏电 8月16日

万急。北京国务院金次长晓峰：

楚密。译呈大总统钧鉴：顷赴香山，晤少川，谈极惬。彼对于主座知遇，异常感激，希迅统一甚切；对于收拾时局，颇有把握，惟目下情势恐非贤者得位之时，不易北上。余情俟回京面呈。中山于八日离粤^①，海军已完全就范，诸将多凯旋。桓尚须与海、陆各将周旋。前请交际水电费二千元，请即汇。报载吴使反对唐阁，主座屡请辞职，确否？请赐覆，以释群疑。白逾桓叩。谏。印。

63. 黎澍叢电 8月17日

万急。北京总统府转金次长转呈大总统钧鉴：

禾密。谏日晤中山，递手翰，并代致恩摯之意。中山对于钩座，备致推崇，希望能统一国家，解决时局，并如有办法，不惜来京并行，助成大业。其六月在粤之宣言^②盼为容纳施行。对于竞存，深为愤慨。谨先电闻。澍、禹、昌。叢。

64. 吴佩孚巧电 8月18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鉴：

功密。篠电奉悉。元首尽瘁主持，弟谨当勉竭驽骀，仰答期望之盛意。阁事以总揆为标准，但期总揆早定，其余自易解决。教育非定安所长，应即早辞兼职，专理交部。泽奮^③处遵即致电敦劝，

① 北伐失败，孙中山离粤赴沪。

② 六月六日，孙中山发表宣言，提出统一三条件：一、惩办祸国罪魁，二、保障国会安全，三、实行兵工制。

③ 高凌霨，字泽奮，唐绍仪内阁中任命为财政总长。不就。

早日履新。特此奉复，即希亮察。吴佩孚。巧。交〔亥〕印。

65. 吴佩孚巧电 8月18日

十万急。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鉴：

功密□电奉悉。尊论所宣示，正鄙见所欲言者。粤□契合，快慰同深。弟之忠诚翊戴元首，与元首之所以勤恳见爱，更复非可言喻，挑拨反复之徒，有如蜉蝣撼树，适以见笑不自量耳！既承电询，谨将愚虑所及，撮要奉闻，请为代陈：一、鄂长事，铸新既为鄂论拒绝，似不宜过延时日，拟请将铸新调京，另候任用。鄂长一席，元首与仲帅酌择贤员，以慰鄂中父老。二、内閣事，以超然为宜。閣揆及閣员之提出，本以进行统一，而以其党涉倾轧之故，转为统一之障碍，为解除政潮计，宜早定王亮畴^①閣揆。其色彩较重、声名不甚佳者，无妨畅以□让。三、法统既复，所有立法□□均听国会解决。乃迩来又有所谓联省会议之说，违背□〔宪〕法，蔑视国会，斯而可忍，则毁法乱政，祸将无极。侧闻主其议者，实属昔标榜护法之人，或列籍议会，翻云覆雨，意果何在？此尤不能不请元首注意辨察者也。弟职属军人，雅不愿过问政治，惟国步艰难，此一误不堪再误。愚诚耿耿为爱惜邦家，赞翊元首计，不敢不布忱一言。知我如兄，当承谅解也。吴佩孚。巧。印。

66. 李济臣皓电 8月19日

万急。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鉴：

功密。删电诵悉。惺亚病愈，目前莅洛，诸多简慢，恕恕。当此国步艰难，诸事棘手，人所共知。而对于极峰^②及大局，均恃鼎力斡

① 王宠惠，字亮畴。

② 指黎元洪。

旋，祈勿灰心。张总长到部必有一番进行计划也。鄂事希稟极峰照仲帅主张，望调豫长，鄂准萧兼，姑此变通办理，谅可成为事实也。特复。李济臣。皓。印。

67. 萧耀南皓电 8月19日

后圆恩寺哈云裳先生，并请转金晓峰、李介如两兄均鉴：

军密。删电奉悉。邵平^①兄接办鄂厂，极所欢迎。惟该厂与省署关涉事件甚多，近因浩春^②去职，交代未结，正责令该厂澈查，尚无头绪。拟请转告劭平兄暂缓莅任，以便由该原办人员一手清理，早日结束。敢此奉复，幸祈亮察。萧耀南。皓。印。

68. 熊祥生箇电^③ 8月21日

旃坛寺剪子巷金次长鉴：

峰密。旬日来，尽力向各方面澈底解释，不图变化丛生，症结尚不在此。皓日接悉兄函，哿日持函谒萧，将其本身利害痛切说明，并告此后种种险象，渠大觉悟被人利用，事既如此，急待补救，遂有即行送还印信，电告中枢，表明心迹，更揭破刘党嫁祸诡谋。至小汤个人，毫无恶感，因有他种关系，不便表示欢迎，亦决无拒绝行动。惟印信送到督署后，拥刘不成，转为拥萧，今萧既决心如此，又难保不另生枝节。务恳稟明元首，暂释尊口。更请转达铸公，已与武定、覃青兄商妥，总以速来为妙，下车渡江，现由武定准备一切。至督署方面，届时弟再相机接洽进行。熊叩。箇。

① 黎澍，字少屏，亦作邵平。

② 刘承恩，字浩春，原湖北省长。

③ 批有“转交铸新省长”字样。

69. 王道盛等养电 8月22日

大总统、国务院、参众两院、周朴老、田焕老、夏仲膺、陈二庵、张乾若、饶宓僧、金晓峰、石有余、傅治芳诸公及湖北同乡会钧鉴：

汤屠据湘数年，杀戮数以千计，暴戾狠毒，贪墨无所不至。刘公幼丹时长湘省，以老世伯之资格兼以同乡之谊，而不能为其所容，终且被迫而走。民五帝制发生，汤氏首先称臣，事未百日，又以湘省叛袁独立。及乎事败去湘，湘人以恨汤者恨鄂人，极意仇杀，鄂人为汤死者无数。汤氏赋闲数年，穷极无聊，乃以阴谋取得汉口商场督办，而犹不知悔过树德，竟日日狂嫖阔赌，狼籍声名，北里青楼，无日不有踪迹。鄂人之不视汤为贪残武夫者，即目汤为纨袴浪人。人格丧尽，威信扫地，以如此毫无身分之人，忽然奉命长鄂，即无鄂人反对，到任之后，凡百设施，岂能稍洽舆情。昔日贪残，近更益以嫖赌，神智昏盲，已达极点，作事颠倒，自不待言。鄂人既已拒绝于前，铤而走险，岂肯容纳于后，听其蹂躏。纵令勉强到任，各方感情均已丧失无余，虽有贤者，亦难为功，况非贤者，容有济乎！事已万难，如中央竟无变通救济之法，是中央弃鄂人也，是中央弃湖北也。中央弃鄂人，鄂人焉能自弃；中央弃湖北，鄂人焉能弃湖北；中央不令汤氏去鄂，鄂人将谋所以自去之矣。事机迫切，不胜翘首待命之至。湖北公民王道盛、万选青、冯之杰、刘骏扬、张杏村、胡卓民、傅立斋、黄之济、陈凤池、王勋臣等一千五百人同叩。养。

70. 赵恒惕漾电 8月23日

急。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鉴：

午密。篠电敬悉。办事困难，务望以艰忍出之，庶其有济。此间现因北伐溃军窜入湘南，骚扰不堪，不得不用武力驱除。调兵筹

饷极费经营，处境之难正与君等。伯兰^①入京，闻将组阁，能成事实否？韵松尚未到湘。赵知事当另行任用。周伯庚当从宽发落，以副台命。恒惕叩。漾。印。

71. 方本仁宥电 8月26日

北京总统府庶务司胡英初兄并烦转金晓峰兄鉴：

皋密。此次蔡公调弟移镇赣南，其意实以南军新退，疮痍满目，百废待兴，谬采虚声，前往镇抚。翟^(?)辞不获命，已□勉强一行。以弟绵材，难免陨越，尚祈箴言时赐，以作南针，是所至祷。弟本仁叩。宥。印。

72. 唐继尧东电 9月1日

北京陆军部次长金晓峰先生鉴：

唐密。佳电敬悉。卓见极佩。联治及联议两事，为化除南北促进和平之计。各方容有未喻，则必以求折衷，纯为前途改进问题，并无私人意见掺杂，况仰承主座容纳他方提出议会或可无隔阂实施之望也^②。陈君钧到沪，计日决已抵京晋谒。江君浴岷来滇，极表欢迎，盼即动驾首途，仍先以行期见示为幸。唐继尧叩。东。印。

73. 汤芗铭支电 9月4日

真如镜胡同金次长晓峰兄鉴：

尚密。月前朱渭清兄入都，曾请代达一切，谅邀惠察。近日萧督奉到院电，尚无交印之表示。此事关键自在洛阳，未识府院两方与之接洽结果如何？望即探悉确实消息示我□□。此次组织内

① 孙洪伊，字伯兰。

② 此处似有脱误。

阁，有否阻碍，首揆属之何人？阁员如何分配？其他政局有无变动？亦乞随时见教，以释远怀为荷。芗铭。支。印。

74. 吴佩孚佳电 9月9日

十万急。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鉴：

功密。庚电奉悉。各省均坚欲王亮畴正式组阁，即请元首采纳群言，以答其请愿之热诚。中山、协和到沪，似可予以体面。奉张方面，万不可由北京派员前往。川事自去岁以来，俱系此间接洽，机会未成熟以先，中央应暂持沉默，不宜有若何表示，免重生障碍。吴佩孚。佳。印。

75. 赵恒惕真电 9月11日

急。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鉴：

午密。庚电敬悉。浴岷兄回湘，备述吾兄此次对于湘事委曲斡旋，终能邀元首之鉴谅，毋任心感。隐青^①入桂，弟极赞成，竞存亦必同意。幹老^②重望，弟固钦佩，但同时入桂，事权不一，困难必多，虽有第三者相劝，恐亦终难一致。且干老对于粤东实难应付，将来总以扶助隐青为宜。尊意以为何如？干老何日到桂，尚无所闻。朱益之已率所部离湘。陈嘉祐残部入武冈，现已四面围剿，指日可以肃清。其余湘南各县皆无叛兵踪迹，望释廑系。恒惕叩。真。印。

76. 高佐国^③元电 9月12日

北京陆军部金晓峰次长转国务院、大总统钧鉴：

① 林虎，字隐青，时任桂平镇守使。

② 陆荣廷，字幹卿，时任广西边防督办。

③ 高佐国，时任黎元洪派往四川商谈统一的专使。

佐国奉命入蜀，于元日抵宜，已由孙总司令①代电川省当道，并派员不日偕同赴渝。特此奉闻，用抒麾注。高佐国叩。元。

77. 吴佩孚元电 9月13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鉴：

功密。文电奉悉。铸新已表示愿就参谋总长之职，仲帅日内专电保荐，务请府中为力，迅予发表，鄂中纠纷即豁然息解矣。谨覆。诸希亮照。吴佩孚。元。印。

78. 汤芗铭寒电 9月14日

真如镜胡同金次长晓峰兄鉴：

尚密。寒电悉。到任问题，大费斡旋，盛意极为感佩。弟此次奉命来鄂，遇此难关，只有静候中央解决之一法，不知其他。对于洛阳一方，并无若何表示。谨此奉复，即希惠察是荷。芗铭。寒。印。

79. 程守箴寒电 ② 9月14日

急。北京陆军部金晓峰次长鉴：

军密。前接庚电，奉大总统派欢迎李协和先生北上，遵即束装待发。旋请珩珊督军电湘，探询李公所在。覆云：“已于佳日东下赴沪。”自应驰往，敬致主座之意。惟旅费迄今不到，未能成行，请代催汇为荷。程守箴叩。寒。印。

① 孙传芳，字馨远，时任长江上游总司令。

② 批：“奉谕给旅费三百元”。

80. 赵恒惕删电 9月15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鉴：

午密。闻本年十月，日本举行陆军大演习，已通知我国派员参观。兹张华甫、方鼎英二名亟欲前往，借资考镜。务请我公于部派名额内加派二君，如部派额满，亦请设法由府方加派，并指给经费，俾便成行，至为祷盼。弟恒惕叩。删。印。

81. 张毅篠电^① 9月17日

乾面胡同四号周新甫、段升皆先生转呈陆军部张总长敬舆前辈、金次长晓峰学兄乡台钧鉴：

及密。京华于役，快领教言，日月几何，沧桑百变。两公袍泽台斗，乘时以兴，总握军枢，建猷寰宇，国民以利，诩为私荣。毅闲居学佛，无心问世。一夫肆虐，变召玄虯（黄）（原稿下有：“此二句可疑。”）禹九^②被选出总川政，仓卒就任，邀长戎帏。浩凶横罹，地狱可入，凜险下车，再作邑妇，思竭智术，拯此焚溺。天人厌乱，将士齐心，匝月之间，戎首败窜，余众就编，全境大安。今日西南壹嘉联治，潮流所及，蜀蒙其冲，因应周旋，勉仍旧贯。法统恢复，国会重开，联治统一，必衷一是。川中军民同心国难，翘盼盛治，如旱望云。大法聿成，人趋同轨，毕力以赴，矢志弗渝。两公勋望，并隆罕俦，蕞尔偏陲，独蒙眷注，禹九以次，感被无量。信使在道，不日抵燕，冀掬微衷，以达聆听。京、蜀睽违，函电可通。明教时颁，用祛迷瞀，一隅利赖，全国用休，谨布腹心，祗候覆训。前川边镇守使陆军中将川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毅叩。篠。印。

① 批有“成都张蓬山参谋长来电”，“此稿存案”字样。

② 刘成勋，字禹九，时任四川善后督办兼省长。

82. 吴佩孚效电 9月19日

北京陆军部金晓峰次长鉴：

功密。巧电奉悉。谣诼之来，因相信素深，故敢明揭，以博一笑。与兄订交以来，肝胆相照，共济艰危，所期赞翊元首，彻始彻终，不负我辈夙昔怀抱。耿耿愚诚，愿以共勉，无稽之言，宁足介意也。布忱奉覆，诸希亮察。吴佩孚。效。

83. 方鼎英张华辅号电 9月20日

急。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鉴：

据驻湘日本武官原田称：“本年十一月，日本举行陆军大演习，规模较历年为大”云。查日本军事自欧战后，一切编制运用均经陆续改革，此次大演习可资研究者必多。弟等拟前往考察，借资研究，业经炎公与辅函电陈明，未审如何？务恳力予成全，代求指派，或加派二人，俾获前往，一察实况，不独弟等个人之幸也。如何尚祈早赐示遵，以便准备为祷。弟方鼎英、张华辅同叩。号。印。

84. 高佐国号电 9月20日

北京陆军部金晓峰次长转国务院、大总统钧鉴：

高密。元电谅悉。弟等本拟即日入川接洽一切，奈接川中谍报，内容略有变更，若遽然前往，不但于事无济，且恐有失中央尊严。顷已同孙总司令接商，另行派员与川中将领接洽，务使但懋辛以下将领联衔呈请中央任命现举之刘成勋为四川善后督办兼省长，俾川省倾向已定，然后再行前往慰劳，较为得体。是否有当，伏候酌夺示复。佐国叩。号。印。

85. 孙传芳哿电 9月20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请译呈大总统钧鉴：

高密。昨高中将莅宜，宣示钧旨，廑虑深远，无任仰佩。高中将正拟入川接洽一切，忽接川中情报，内容变化，若遽然前往，不但于事无济，且恐损失中央尊严。刻已商同高中将拟先派委员与川中各将领接洽，俟川中将领全体表示倾向中央后，再衔钧命前往宣慰，似较得体。详情另函稟。是否有当，伏乞钧裁示遵。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叩。哿。印。

86. 张华辅养电 9月22日

急。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吾兄勋鉴：

手覆奉悉。赴日观操事，昨经炎公特电及弟与伯雄合电悬谋，今承惠示，允为留意，事虽未定，心已感激。但弟早研究心切，且已南旋数载，甚想借此行一晤京华故旧，特再陈衷曲，如万一应派员额已满，亦请大力，务必设法将弟与伯雄二人加派，至为感祷。特爱强读，敬盼谅解。弟张华辅叩。养。印。

87. 吴佩孚梗电 9月23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鉴：

功密。顷闻奉张派员四出，运动各方为彼发生名义。弟意奉张负罪东隅，中央未克依法严办，已属宽容万分；若并以国家名器轻加其身，则对内既不能服国人，对外亦必腾笑友邦。我兄夙称明达，谅具同情，希即负责主持，勿使鬼蜮售计为荷。弟佩孚。梗。印。

88. 杨言昌有电 9月25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勋鉴：

白君^①莅粤，携致魏卸师长^②一函，抵聆种切。前月粤局政变，魏卸师长左右调停，无术妥救，经将本兼各职先后通布辞卸，以谢粤人。旋即摒挡行李，游历外洋，脱离政海，去志自决，非口口蹈，贡身社会，宁待异时，日前业经离省。承示垂询，至钦谦抱，谨并电覆，诸惟鉴原。黎大总统来函，容当〔设〕法按址妥寄。请先代致意为托。杨言昌叩。有。印。

89. 吴佩孚艳电 9月29日

北京陆军部金晓峰次长鉴：

功密。勘电奉悉。车辆、盐款归还中央，此系当然之事。久假不归，亦必起外交之责言干涉，只求不予以名义，能保中央尊严，自可逐渐解决。鄙见如斯，想明达当谓然也。吴佩孚。艳。印。

90. 高佐国江电 10月3日

北京陆军部金晓峰次长鉴：

高密。敬电奉悉。此中情形已不得不再详呈者：九月十七日，弟等购票正拟上驶，忽由孙总司令处转吴巡阅使铣电一纸，文曰：“孙总司令鉴：远密。删电奉悉。川省未取消独立以前，中央暂勿过问为是。兹突然派员往劳，有何计划，用意安在，均宜查明。鄙意时机未至，诚恐有失中央尊严，抑或重增障碍。且对于西南各省现未派员前往，对川独殊，尤易滋生误会。希转请高中将、王上校、

① 指白逾桓。

② 魏邦平，字丽堂，曾任广东第三师师长。

王諮议各员缓行为盼。”等因。同日，复由孙总司令处转到四川省议会真日通电一纸，宗旨在主张联省自治，反对统一，并对于元首颇有漫语。原文谅已达尊览，未及备录。弟等故有号电来京请示。顷复由孙总司令处接到四川第二混成旅张冲、但怒刚^①及刘禹九总司令欢迎各电。近日刘禹九并派代表宗学皋、川边财政厅长陈起图来宜致意，力谓：“该省议会真日通电，确系一二捣乱分子别有用心，无关轻重。倘总统代表遽尔中止入蜀，川人不胜惶惑。务请入川一行。”云云。现接川中报告，近日各将领俱到成都会议。昨日孙总司令已将我兄敬电转稟洛阳吴巡阅使请示，尚未得复。弟等在宜进退维谷，且弟旧病复发，特将一切详情进呈，希转达元首赐示，以便遵循为祷。高佐国叩。江。印。

91. 赵恒惕鱼电 10月6日

千急。北京陆军部金次长鉴：

午密。江电敬悉。隐青兄回桂之心近甚坚决，并希望中央援助。如中央命令他人时，桂事益难收拾。渠日内即将来湘，到时即当电告。给勋章事，已转电西南各省矣。此叩节安。惕叩。鱼。印。

92. 曾毓隽^② 寨电 10月14日

甚急。北京陆军部金晓峰次长鉴：

江密。文日抵滇，元日谒冀公，具述元首征求意见之旨，相谈甚欢。冀公对于法统之恢复，大有求仁得仁之慨。惟有巩固统一之方法，甚盼中央及各省共商妥善办法。刻主张会议即为消融一切起见，与元首征求意见之旨，实同一致。其具体主张尚未详叙，容

① 但怒辛字怒刚。

② 曾毓隽，字云需，时任黎元洪与唐继尧商谈统一的专使。

待后报。此间与幹老接洽甚密，亦甚愿隐青主持桂局。惟闻幹老不欲甫田让位，将以省长一席属隐青，莫公亦未便强幹老以行不欲也。特此具报，即乞转呈为荷。隽叩。寒。印。

93. 赵恒惕删电 10月15日

万万急。北京陆军部金次长鉴：

午密。文电敬悉。承示阅兵盛典，极为欣忭，大庆既昭，流泽滂沛。仰见我大总统赏赉有功，不遗在远，中心感激，匪可言宣。惟恒惕于此有不敢忝窃嘉命者。恒惕虽获从西南护法之后，然无功足录，深用内惭，勋位之褒，岂容滥厕，一也。湘中举义，固非恒惕一人，例彼群贡，允宜退让，二也。群疑未定，敢忘殷忧，大局靡宁，正深惕厉，恐贻恒宠之诮，转为速谤之阶，三也。敬乞曲谅苦衷，婉为辞谢，区区之意，惟公可原。方君鼎英承派赴日，即促北上，以便遄行。令兄事谨遵嘱办理，勿念。恒惕叩。删。印。

94. 赵恒惕删电 10月15日

急。北京陆军部金次长鉴：

午密。令兄事财厅已更动，抱歉之至。已饬速另设法，请释远念。方伯雄承派，甚感，二十日动身，漾日当可抵京。渠系少将阶级，请查照通知日政府为祷。惕叩。删。印。

95. 高佐国铣电 10月16日

北京总统府、国务院、陆军部金晓峰次长钧鉴：

高密。佐国等奉命入蜀，道经巫山、夔府、云阳等处，沿途备受欢迎，已于十四日行抵万县，即由一军第二混成旅张旅长冰^①、暨

^① 第90号电作“张冲”。

一师李旅长、邹旅长偕同政警商学各界，热诚欢迎，招待周至。次开欢迎大会，佐国当将总统德意，且希望统一之志愿，一一宣布，各界均欢欣鼓舞，极表爱戴。并由刘总司令及但军长特派龙少将光至万接待，佐国等拟即日随同赴渝。知关厘注，特电奉闻。高佐国叩。铣。印。

96. 吴佩孚号电 10月20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鉴：

功密。寒函奉悉。民国以来，纲纪废弛，即如敝师未领部马一匹，他师可知。鄙意马场由张都统暂时就近监督整顿，原属权宜之计，惟其成绩如何，每年须两季报部，再由部支配。俟将来军政完全厘定之后，再行收归部办，切实整理，或当不致授人以口实也。謹此奉复，诸希察酌。吴佩孚。号。印。

97. 赵恒惕号电 10月20日

百万急。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鉴：

午密。铣、篠、巧电均奉悉。幹老已通电就职。沈冠南^①刻正取道湘省边境回桂。竟存来电听其自决，弟亦未便阻止。隐青回桂是其本愿，现已到湘。我辈欲援助之，须为设法排除障碍，容俟面晤磋商。国会被收买，扰乱现局，闻之至为焦灼，暂极力疏解，俾不成事实。弟力之所能及，当竭尽绵薄，以为后援。闽李^②已逃东北，大局恐不免牵动。西南唯有团结一致，以待时机。弟年来窃位乡邦，毫无建树，猥承元首宠锡勋位，慚悚曷胜，仍乞代为婉谢，

① 沈鸿英，字冠南。

② 李厚基，字培芝，亦作培之，原任福建督军兼省长，时为段系驻闽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与孙中山的北伐军许崇智等部所攻。

非敢自外覆帱，实内省多疚也。令兄事已嘱财厅留任。唐君乾一，困苦不堪，乞为援手。邹参谋已到湘，以毅北上，尚未定期。此间近尚安谧。赵恒惕叩。号。印。

98. 吴佩孚电 10月21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鉴：

益密。巧电奉悉。弟事元首惟慎惟谨，果无巨碍，敢不遵命。惟处境之难，行事之困，局内之抱憾，虽切言之，犹或不能得挚交厚爱者之谅解，斯真人世至痛之事也。弟与铸新，肝胆订交，夙称同契，明令长鄂，在本衷固极所欢迎。然揆之环境情势，实有不能不求鉴原者：湘、鄂现方携手，力谋统一，湘与铸新感情极恶，今以长鄂，有开罪于湘之嫌，恐于统一前途有碍，此宜审慎者一也。新旧交替之际，军民亟应分治，而两长要须和衷共济，乃可共策进行，若预计无水乳之融，则与其招事后之决裂，而致偾败；无宁作先□〔雨〕之绸缪，而为防杜。况鄂为军事要省，戎务尚未完全收束，为状与他方不同，尤应详为考虑，此宜审慎者二也。凡立法行政，均须通盘筹划，何能枝节求功。现日大局尚未统一，未宜过事更张，纵不得已，而去其太甚，只取为省择贤，不必按图索骥。必欲鄂人治鄂，则援例纷集，纲领未张，条目已乱，先无贯彻之能，遑言和平之政，此宜审慎者三也。为中央计，应具本末轻重之权衡；为大局谋，均有兼顾统筹之需要。区区之愚，兄细思之，然乎？否乎？仲帅之意，雅欲铸新出长一部，或则借重长豫，亦所深愿。浩春既不称职，以熊参谋长润丞续任，廓清整顿，当可胜任，倘荷同情，即希代陈元首为盼。弟为元首守视鄂省，但求问心无他，劳怨所不敢计。一俟其具有端倪，即当恭谨奉还，敬维元首之命是听。凡欠^①坦率之陈，想

① 此处疑有脱误。

承我兄谅解也。吴佩孚。马。印。

99. 锺才宏^① 简电 10月21日

急。北京陆军部金次长鉴：

午密。大札诵悉。尊旨无一不中肯綮，团结西南，自为第一要义，已向炎公力言之，业经分途进行。桂、湘关系尤切，助林此间本旨，无如事势多迁，将来变化，殊具杞忧。闽、皖近情若何？急愿闻之。令兄税差，已陈炎公转嘱财厅不更换矣。才宏叩。简。印。

100. 黎澍敬电 10月24日

酒醋局剪子巷金次长鉴：

禾密。漾电悉。承示各节，关系国家前途为重要，自当勉为一行。惟弟希望得给一等文虎章以为光宠。近日外省之警务处长、财政厅长、京内次长、参议得者颇多，弟之希望决非过分。如何，盼复。候令即行。澍。敬。

101. 白坚武有电 10月25日

北京金次长晓峰兄鉴：

功密。法统恢复，弟随玉帅后翊戴元首，虽有定策之功，雅不愿塞漫天铺地之勋赏中杂逐臭之夫中言禄^②今日阅报，乃有二等嘉禾章之颁给，窃为骇异，得勿兄以斯为惠乎？责所应尽，何敢言勋。既曰酬报，区区者便可相偿耶！弟坚武叩。有。印。

① 锺才宏，字百毅，时任赵恒惕的参谋。

② 原文如此，疑有误。

102. 汤芗铭有电 10月25日

真如镜胡同金次长晓峰兄鉴：

尚密。鄂事迁延至今，迄未解决。弟竭力撑持数月之久，其间曲折非函电所能具详。加以大局变化，势难预知，复有种种意见，急欲入觐主座，面陈一切。惟弟系奉命来鄂，行动未敢自便。恳兄密为婉达吁请，迅颁明令，以谘询事件名义，饬弟入都，俾得成行。无任企祷之至，鹄候覆示。芗铭。有。印。

103. 傅卓霖经电 10月25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叔尊鉴：

昌密。此次闽事，实缘培督结怨过深，激成用兵创举。现伯公①业得众请，于篠日到福维持秩序，大致尚称安谧。惟事出非常，传闻异说，中央若听一面之词，宏张武力，恐益陷纠纷，无法收拾。依侄视伯公系叔台旧交，与元首亦有密切关系，仰祈鼎赐转圜，并于曹、吴二使处详为疏解，若有特别意旨及办法，亦恳密示。侄卓霖。经。印。

104. 黎澍宥电 10月26日

万急。北京总统府哈将军、金将军鉴：

禾密。有电悉。卢督秘书长与弟有旧，今夏在沪尚见之。此次既承尊嘱，又事关国计，自当一行，候奉续电，即行赴沪。葛君愿当随员，自无不可，俟弟起程有日，可请其径行赴沪。鄙事深劳眷念，铭感实深。保定如何，并盼续示。澍叩。宥。

① 王永泉字伯川。此指王永泉在徐树铮策动下成立建国军政制置府，并联合孙中山的北伐军许崇智等部赶走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事。

105. 李开侁^① 寄电 10月26日

真如镜胡同金次长鉴：

尚密。辱承远送，感谢莫名。鄂长问题，铸新到任，早成泡影。保、洛迭以调内、长鲁〔豫〕两项协商，铸新皆以听命元首不敢自主为辞，实亦均非所愿。就目前局势，支持万难。如元首允予开缺，仍留商场原差，另下明令，改为市政督办，即可了此残局。在京时蒙公赞成此议，归与铸新妥商，亦极满意。尚希积极进行，并随时赐电为荷。惟命令似宜用特任汤某为湖北汉口市政督办仍兼商场建筑事宜等字样为宜。祈卓酌。开侁叩。宥。印。

106. 高佐国感电 10月27日

万急。北京陆军部金晓峰次长鉴：

高密。有电敬悉。汇款以京〔经〕由北京煤市街聚兴诚银号电汇来渝为妥，并请电示，以便持电往领。弟病仍未就痊，但行役在外，何敢以贱躯自爱。连日接刘总司令并各军将领叠电催促，一俟款到，即当启行。由重庆第三师司令部发。高佐国叩。感。印。

107. 赵恒惕感电 10月27日

急。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鉴：

午密。敬电敬悉。国会应先制宪，以尽天职而固国基。全国心理，莫不从同。舍此不图，而甘为人收买，必至益起纠纷。至适当时，弟当有通电发表意见，刻正与西南各省电商。坤成事承特别注意，甚感。隐青因沈军回桂，近日无急进意。秉初所商事，务恳费心为祷。恒惕叩。感。

① 李开侁，字隐尘。

108. 黎澍沁电 10月27日

万急。北京总统府哈将军、金将军鉴：

禾密。感电悉。沪、浙两处事件，当照来电接洽办理。弟约冬日到沪。翰丞所述各节，弟疑别有阴谋或作用。现在双方既都谅解，而必询诸保方，弟颇疑之。乞注意改正催促为幸。澍。沁。

109. 汤芗铭勘电 10月28日

真如镜胡同金次长晓峰兄鉴：

亲译。尚密。勘电敬悉。鼎力斡旋，感荷无已。蒙代筹各节，荩画周密，尤深佩企。承询鄙见，窃意此次用费及安置人员两事，自应设法与萧督商办，可无置虑。惟亟须中央向洛阳先为解决者：一、为市政督办，要其同意。一、为此后商场经费，应照财政部预算饬由鄂厅按月拨付。此两事应请迅电洛阳商妥。一面密请元首先颁电令，命弟入觐，俾得面陈一切。至鄂长继任人选一节，刻下不宜遽提，盖萧督方谋兼任甚切，而洛阳又坚持成见，其势非可立决。倘萧督自觉其目的之难达，则对于承认用费等事必将袖手，弟仍无以解此难关。以此之寂寥，此时只须保留开缺命令，以为磋商继任地步；其市政督办、商场经费及入觐命令，亟望分别先见施行，较易解决。特此渎电，祈卓夺呈办，是所至祷。芗铭叩。勘。印。

110. 吴佩孚勘电 10月28日

万急。北京陆军部金晓峰次长鉴：

功密。感电奉悉。天津派①借端捣乱，鼓动选举，并未得仲帅

① 指在天津的曹锟私党。当时保洛两派在先选总统后制宪还是先制宪后选总统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同意，应促议会先行制宪。铸新以早离鄂为便，至渠之位置及鄂长问题，当易解决，请由元首与仲帅妥商。张旅^①已开拔援闽，进驻南昌，恐未便折回。闻马督理^②已至蚌埠，有齐抚督^③关照，或可无虞。特复。诸希亮察。吴佩孚。勘。印。

111. 白坚武勘电 10月28日

北京金次长晓峰兄鉴：

功密。巡帅主持先制宪法，至诚翊赞元首，此心此志，惟我二人知之，夙昔已然，宁待今兹。掬诚奉布，诸维心照不宣。弟坚武叩。勘。印。

112. 黎澍勘电 10月28日

万急。北京总统府金次长鉴：

禾密。黄陂银行所汇旅费至今未到，请为一催。候款到，准三十日动身，冬日由宁乘车抵沪，支日赴浙。狮刀、信件乞派公府外尉禹树棠赉送沪，至三马路一品香或大马路大东旅馆相询，即令其随同前往。禹树棠所带狮刀请给护照，到沪后即在沪宁车站附近客栈居住，因租界章程携带军器常有盘查之事也。再，萧督前保罗虔^④为中将，可否照准，何时发表？盼示转告。澍。勘。

113. 阎锡山艳电 10月29日

北京总统府金晓峰先生鉴：

① 张克瑞，字瑜珊。山东第二混成旅旅长。时被吴佩孚派往福建讨伐徐树铮。

② 马联甲，时任安徽军务督理。

③ 齐燮元，字抚万，时任江苏督军。

④ 罗虔，字致坡，将军府将军。

感电诵悉。宠赏军刀，蒙派专使，主座隆情，敬感无量。沈少将到日，自当如仪接待，以重荣典。特先奉闻。阁锡山。艳。印。

114. 汤芗铭艳电 10月29日

真如镜胡同金晓峰次长鉴：

尚密。亲译。昨电计达。弟此次来鄂，始终以服从元首命令为宗旨。困守汉皋，已逾三月，若待彼此协商继任人员，又不知迟至何日，万祈我兄一面电商洛阳发表市政督办，并担任垫拨部署经费；一面请元首颁一电令，召弟晋京谘询事件，俾弟得以脱离苦海。至弟接电后行期迅速，自当相机处置，决不至有误事机也。芗铭叩。艳。印。

115. 黎澍艳电 10月29日

酒醋局金次长鉴：

禾密。云兄同鉴：近日保方消息如何？惟有可虑者，曹让步一难也，并保二难也。文泉^①从前所以不成者，由于府方坚持，今文泉谅解讷阁员必借诿诸保方不知其意何居^②现在功亏一篑，鄙意此时似应请主座逐下□条交办，以免阁员阴谋。文泉必感激，曹亦无异言。尊意如何，乞酌行。澍。艳。

116. 高佐国艳电 10月29日

北京陆军部金晓峰次长转呈大总统钧鉴：

高密。到渝以来，军政绅商各界，连日叠开大会欢迎，情意甚洽。对于我大总统极表爱戴热诚。佐国等已于月之三十日启程

① 刘恩源，字文泉。

② 此处疑有舛误。

前往成都。知注谨稟。高佐国叩。艳。印。

117. 汤芗铭卅电 10月30日

真如镜胡同金晓峰次长鉴：

尚密。艳电计达台览。弟自到汉以来，诸荷斡旋，心感无既。现境之困，有非笔墨所能形容，除兄外，尤不敢为他人道。望转呈元首，始终成全，速颁电令，俾弟得以成行，否则惟有电恳辞职，以卸仔肩。爱我如兄，当有以救我也。芗铭叩。卅。印。

118. 白坚武世电 10月31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鉴：

功密。卅电奉悉。深佩良言，敢不敬勉。铸新市政督办一节，玉公已电商仲帅、萧督，得复当即奉闻。弟武叩。世。印。

119. 傅卓霖东电 11月1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叔钧鉴：

昌密。奉艳电比达伯公，至荷关垂，同深感戴。惟一是非之起，必有前因。迎徐拒徐，衅开李督。萧墙微间，今错铸成。竭维持之苦衷，作拥护之孤惜[旨]。中央不察，附和频加，当事者固抱不平，旁观者尤为扼腕。想国家当收拾之余，凡属屏藩，亟宜团结。现伯公已与萨上将①一再筹商善后，事实昭然，谅早洞悉。而中央竟无一电表示，致转圜乏术，负责无从，若使前途通电表明，是不啻与人口实，贻笑寰中。虽如侄下愚，亦纲弗屑，况其心地光明，果中央能开其济变之嫌，畀以□[便]宜行事，斯即促成统一之良机。特在深

① 萨镇冰，字鼎铭，海军上将，时任福建临时省长。

契，披沥代陈，宁乞明教。侄卓霖。东。印。

120. 孙传芳东电 11月1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鉴：

顷奉尊电，备悉种切，雅意殷拳，感激无似。弟日前北来，本拟即日入京，奈沿途应酬纷繁，脚气剧发，遂由保径来津寓，借图调治。现脚气稍轻，而皮肤复发现湿气，每日延医服药，一时恐尚难晋京。伏枕布复，良增惆怅。元首座前，代为叩谢。弟传芳叩。东。印。

121. 黎澍冬电 11月2日

酒醋局金次长鉴：

禾密电悉。四凶^①同时借以洗刷，极妙好。兄及云裳同给一等嘉禾，弟及佛言^②同给一等文虎，因可多佩一章也。弟事前电云孙有阴谋，可为言中。请同云裳于数日内代求定崇文为佳，币制亦可。巽初已晤，拟明日赴杭。澍。冬。

122. 潘守蒸江电 11月3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先生钧鉴：

军密。叩别后于昨晚抵鄂。我公关怀桑梓盛心，当经详陈督座，极为感佩。商场处款项业由财政厅拨交二万元，将来仍当竭力维持。闻曹大帅亦曾馈送程仪甚厚，汤公日内想可成行。明令事仍恳鼎力催促，早日颁发，是为至祷。湖北第一旅旅长潘守蒸叩。

① 一九一七年五月，黎元洪任总统时，督军团因参战问题宣布独立反黎，并指黎身边的一批公府军政幕僚，为“三策士”、“四凶”、“五鬼”、“十三暴徒”等等。“四凶”即指金永炎、吟汉章、黎澍、丁世峰四人。

② 丁世峰，字佛言。

江。印。

123. 萧耀南江电 11月3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鉴：

军密。江电敬悉。商场督办处系中央直辖机关，应需经费向无的款可措，鄂省财政支绌，毫无余力，亦吾兄之所深知。日前奉曹巡帅电嘱支给该处两万元，经饬财厅竭力张罗，业已照付。远承关注，容当与胡君详商所以维持大局也。先此奉复。萧耀南。江。印。

124. 汤芗铭江电 11月3日

真如镜胡同金晓峰次长鉴：

尚密。世电敬悉。元首成全苦心，吾兄调护厚意，感佩无地。本应谨遵静候，惟弟鳃鳃过虑者，条件之通过恐须时日，而事机稍纵即逝，弟枯守此间，徒感益深益热之苦，于事无济。窃计市督及经费两条刻下如已通过固好，否则弟到京后再商亦无碍，盖根本问题既暂悬搁，仍有操纵余地，暂时离汉，不至遽然失败。务祈曲谅下情，婉恳立颁电令，俾得即日成行。此中曲折，非面莫罄。至祷至祷。芗铭。江。

125. 刘成勋江电 11月3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鉴：

卯密。川省宋、陈两代表入都代陈下情，仰蒙延纳，频加优遇，并承训诲，谆谆教以施政之方，予以护持之力，寸衷感激，不添所裁^①。成勋忝隶戎行，蒿目国难，夙知内争乃所以召侮，而分裂实足

① 此处疑有舛误。

以亡国，故自就职以来，即兢兢以团结内部、促成统一为职志。迩因善后会议开幕，各军将领齐集省城，首由成勋以川中今后对内对外应取如何态度征询众意，讨论结果，仍与区区素志不谋而合。但能因势利导，一的同趋，外界不加以侵凌，国事齐循夫正轨，要不难促成新治，日起有功。成勋无似，惟有真诚恪矢，循序进行，期以早解国势之纷纭，仰副我公属望之盛意。临风叩谢，无任驰神。刘成勋叩。江。印。

126. 赵恒惕支电 11月 4 日

急。北京陆军部金次长鉴：

江晚八时，惕自遵道会听美国饶伯森科学演讲归，突遇奸徒抛掷炸弹，轰毙舆夫一名，并伤从兵及行人数名。惕幸托庇无恙，省城安谧如常。凶犯逃匿，现在缉办。恐闻失实，特电奉闻。赵恒惕叩。支。印。

127. 高佐国歌电 11月 5 日

北京陆军部金晓峰次长鉴：

高密。勘电敬悉。在渝借款千元，约定到成都后取得中央汇款偿还。现偕树声、瀛泉已行抵资中。途中之文武迎送甚繁，军队团体逐日警卫，幸释远虑。弟高佐国叩。歌。印。

128. 吴佩孚微电 11月 5 日

北京陆军部金晓峰次长鉴：

昌密。支电奉悉。王永泉既有觉悟表示，闽事可望平复。惟前嫌已深，诚恐与培督难再相处，脱有争持，或致别生支节，不如将王旅调豫，开诚劝导，纳入规程，俾为国用，较为两全。□此意昨复

敬舆总长电中亦复提及。铸新宜□[先]调京，再为竭力筹谋相当位置。省长问题，仍由元首与仲帅商酌主持为妥。特复，诸惟亮照。吴佩孚。微。

129. 汤芗铭来电 11月5日

真如镜胡同金晓峰次长鉴：

尚密。江电敬悉。极感。英初兄已经接洽，惟萧督从无负责之表示，弟久候亦无济。适奉元首支日电谕来京，遵于本日启程北上，一切容到京后面陈。至尊处积极进行，自属切要，仍祈赓续磋商为感。芗铭叩。歌。印。

130. 傅卓霖来电 11月5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叔尊鉴：

昌密。奉支电，仰见公私兼尽，感仰莫名。现伯公业照叔及敬舆总长电，迫徐离福，制置府亦同时取消。心迹坦诚，无庸赘序。此间对于沪上人素少接洽，请勿注。军队隶属原归中央调遣，更无问题。惟察政府对于此次闽事，既未洞明真相，不免仍听一面之词，迄至今而李前督残余部属仍假讨伐命令，妄相号召，激成土匪、民军互为煽结，扰乱地方。死灰本无复然之望，倘纵恶将成不仁治之□，利害所关实至巨大。况讨伐为徐而发，徐去则讨伐等于无驹[的]放矢，中央或因时机而有所犹疑，彼方则借此以肆其荼毒。侄意拟请我叔稟明极峰并婉商曹、吴，迅调李厚基赴京，撤回讨伐明令，另订各军结束办法，则既免糜烂之虞，且将重增地方美感。如何？酌示。至令侄女准日内附轮回沪。并闻。侄卓霖。歌。印。

131. 黎澍阳电 11月7日

急。北京总统府哈将军、金次长鉴：

禾密。在浙与卢晤谈数次，兹撮要言之：一、名义一层，卢请稍缓，愿为精神上服从。因闽事未定，遽受名义，对于西南及闽省至必要时有不便接洽及发言之处。至对于主座，始终敬共，初无二致也。又，日来胡君汉民持某公协约来，其第一条有发扬民治再造民国之语，请卢署名，卢正犹豫。弟侦察得实，以此事关系国家前途重大，婉言筹商，立即允为拒绝，胡君已快而去矣。又，王永泉来江电，请浙相助一致行动，亦决定拒绝。请观卢各节，国家观念与主座感情均极重，堪以告慰。张省长^①业于江日视事，其布告、通告均称奉大总统任命等语。现在已无问题。总之，浙省经此行之故，此后纵未能称极援助中央，而不致显与中央竖异为难，则可断言。余函详。弟即日回汉，诸乞代呈。澍叩。阳。

132. 高佐国真电 11月11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鉴：转呈大总统钧鉴：

高密。佐国奉命，已于青日行抵成都，各界一律出城欢迎，刘总司令暨全川军长、师长特开大会接待，对于我大总统极表爱戴热诚。知注謹稟。高佐国叩。真。

133. 傅卓霖尤电 11月11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叔尊鉴：

昌密。奉灰电，当转呈伯公，至感盛意。归部调遣，理之当然。

① 张载阳字喧初，时任浙江省长。

况伯公为人，叔所深悉，而服从中央职志，证之历年情形，足资佐验。刻吴巡阅使亦有电嘱其北归，伯公业复。俟款到就道。惟现在闽局，李督于虞日被其部属追逐逃赴广东，依情实难复振。伯公为预为中中[央]收拾起见，对粤军则虚与委蛇，对萨则深为联接，日昨就任总司令，亦系本维持苦衷，暂事支柱。务祈呈明极峰，先取消通缉令，俾其殚虑进行，为中央留有余地步，以免酿患益深，徒滋阻碍。谨详，祈鉴示。侄卓霖。尤。印。

134. 高佐国真电 11月11日

万万急。北京陆军部金晓峰次长鉴：

高密。现询刘总司令，讵料竟未接到周、段两君自认在京借款之电，祈速向两君查明，或竟由北京煤市街聚兴诚银号电汇千元交成都刘总司令转交弟手，以应急需。祷切。盼速电复。高佐国叩。真。

135. 王永泉元电 11月13日

北京陆军部金次长鉴：

昌密。幼虚^①转述迭次电悉。备见明烛几微，莫名感激。惟服从中央系弟本志。此次谬以预为大局收拾地步，致蒙不韪之名，情与事违，至为叹息！此间种切情形，业经幼虚奉达，仍盼会合敬舆总长转禀极峰鼎赐维持，俾弟得放手办理，则利□统一之进行，实非浅鲜。谨布，并伸谢悃。学弟王永泉。元。印。

136. 张毅纂电^② 11月17日

西城学院胡同六号陈东府兄鉴：

① 傅卓霖，字幼虚。

② 批有“拟复。当力为维持或不至再有此举动。”

垣密。请译转陆军部金次长、侨务局李总裁均鉴：川省军事方终，善后百端待理。仰蒙元首曲加慈护，迭接驻京代表报告，皆由两公维持之力，北望燕云，铭心感谢。现复探悉杨森、李樾森等得有援助，又图侵川。伏乞鼎力终始成全，尤深感祷。张毅叩。篠。印。

137. 赵恒惕号电 11月20日

急。北京陆军部金次长晓峰兄鉴：

午密。请译呈大总统钧鉴：中天云缦，欣复旦之重光；南极星明，喜大昌之恰应。仰惟仁被，莫罄名言。恭值诞辰，谨申庆祝。欢腾薄海，俾寿域以同登；颂献南山，幸邦基之永固。伏乞睿鉴，敬叩庆安。赵恒惕。号。印。

汤芗铭祸湘录

汤芗铭字铸新，湖北省浠水县人。1913年，袁世凯任为查办使，10月，署理湖南都督兼民政长，后授靖武将军。汤在湖南血腥镇压反袁斗争，湘省人民斥之为“汤屠户”。袁世凯称帝，汤效忠称臣，反对护国军。最后护国军将汤赶出湖南。

这组资料包括三部分：一、汤芗铭督湘往来函电；二、1916年谭延闿清理汤芗铭任内各案文件；三、湖南国事同难会汤武等呈文。内容是记载癸丑赣宁之役后，湖南革命党人在各地反袁斗争的情况和汤芗铭残杀革命党人的事实。对研究袁世凯统治时期湖南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资料系原件，存近代史研究所。由章伯锋、庄建平、杜春和、杨光辉等同志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一、汤芗铭督湘往来函电

1914年

1. 致陆军部飄电 4月15日^①

陆军部钧鉴：

华密。奉钧部四月四日密函一件，遵即筹备一切，惟期限太

^① 汤芗铭往来函电，大多有到发日期：少部分有月日而无年份，或仅有韵目代日而无年月。今将电文按到发日期订正排列。此件系抄存件。抄存日期为“中华民国三年四月十七日。”

迫，苦难遵行。

湘省现状，表面虽称平静，而两年以来，本省及外省遣回之退伍军人，至十余万之多。伏莽遍地，隐患未除，一或不慎，变乱乘之。虽扑灭匪难，而经济之损失实多，因减费而反增费，殊非长策。拟先将无甚关碍之处即日取消，其应领之款仍准开支。即以剔除之费为汰减各军队准备之用。预计八月以后，一切定章遵钩计划施行，八月以前拟仍照湘省原案开支。其三十九混成旅经费大部划归湘省，原案负担之款，于八月以前仍暂由钩部给发，并祈电知湖南陆军会计审查分处，一面咨请财政部转饬湖南行政公署财政司，依照本年三月以前月支总数，由都督府一并提出请领，事前免予逐件审核，以便左右腾挪，密为布置，庶几裁汰无形。减定之后，即当造具决算报请查核。事关治安，欲速不达。伏乞钩部俯念湘省困难情形，宽予限制，无任铭感。芗铭。删。印。

中华民国三年四月十七日

2. 致段祺瑞函 4月25日

总长钧鉴：

王事贤劳，自春徂夏，靖鄂城之纷扰，熄豫境之狼氛。读电敬悉，旋已返北都述职。陈言再三，密迩数旬之内，安定南北，聿焕新猷，引企斗山，弥深佩仰。

湘省迭次裁兵困难情形早邀洞鉴。现在表面虽尚安靖，内容仍多危险。欲汰除旧队，则地面镇压无资；欲增练新军，而预算又难适合。自上月敬奉钩函，并交阅吴参谋汉镁条陈后，听夕筹计，惟有汰除老弱以节冗费，增练新军以资镇压，实为目前要着。

而当此除旧布新积极进行之际，于前颁预算，碍难一一适合，又不得不筹变通之法，挹注之方已于有日将详情电达军事处及钩

部。仰乞总长俯念湘事困难，力予维持。铭于军事阅历本浅，又抚此危邦，一切设施动多棘手，特我总长挚爱逾恒，始终提挈，或免中途颠踬耳！首夏清和，遥祝安定多豫，借叩勋安。诸维钧照。

汤芗铭谨笺上四月二十五日

3. 致陆军部有电 4月25日

陆军部钧鉴：

华密。前奉事字五二八号函开，据湖南张检查使学济等呈报检查湘事情形并意见书，有守备队、绿营巡防各项改为地方警察，军事附属机关可酌量裁撤各等语。函令酌量办理见复等因。

次以事多变迁，预算又未规定，致难议复。现经奉部定预算，应即酌度情形，着手办理。

查湖南省伏莽未清，内容仍多危险。又自光复以来，本省节次所裁军队及外省遣回军队，数达十余万，游手遍地，在在堪虞。现欲汰除老弱，以节冗费；增练新军，以资镇压。虽为惟一要着，然窃计裁兵一事，贵有归纳之方，尤贵有制御之力。现在各区守备队，内容腐败，早应裁汰固已。但是各区军队总数约一万四千余名，若悉以分隶各县知事，无论饷无所出，且此残弱窳败之兵，何能寄以弭盗安民之责。揆度事势，只能于一万四千余名内，挑出三、四千名，改编小队，分隶各县。下余九千余名，拟即一律裁撤，腾出饷项，酌练新军。

惟湖南省界赣、粤、黔、蜀等处，素称盗薮，外匪内奸，互相搆煽。防营既着手裁撤，现有三十九混成旅，只敷镇压省城之用，断难抽调出防。当此青黄不接之虞，难免无萑苻窃发之变。拟请中央借拨步兵二团来湘，驻防郴、桂、永、宝、靖、沅一带，以资镇慑。一俟增练新军略有头绪，即将借拨军队撤回。如此则撤兵无虞哗变，新

军增加亦得以早日观成，计无有便于此者。

至湘省预算，除混成旅经费外，余均系按月实支之数。今既经裁减，自当切实遵行。惟既议裁撤守备各队，必先赶练土著小队，以为镇压土匪之用。于此二、三月内布新除旧，积极进行，若遽谋适合前颁预算，恐于推行一切转多窒碍。今于无可如何之中，为暂时腾挪之计，拟请将陆军混成旅经费移作三十九混成旅经费一节，暂缓划分，借资挹注。俟三个月后，裁并一切略有头绪，再行照案由湘加拨。既可稍行喘息，亦与预算按月递减之旨不相违戾。

又湘省各镇守使是否可裁一节，应俟此事办竣，再行酌议。所陈各节是否有当，伏乞核示抵遵。芗铭叩。有。印。

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4. 致陆军部支电 5月4日

陆军部钧鉴：

华密。冬电敬悉。此次预算既经中央核定，芗铭自当切实遵行。惟是芗铭自莅湘以来，无日不当裁兵办匪之冲，竭蹶至今，困难愈甚。谨将目下情形为钧部陈之：就现在局面，非裁守备队二十余营不能适合预算。而此二十余营之裁兵费，及目前每月不敷之十余万元，从何处筹拨？此其一也。湘省连年以来，内地及外省遣散咨回之兵士，约十余万人。伏莽遍地，在在堪虞。加之柳[郴]、永、桂一带毗连黔、粤，匪盗出没无常。数日以来，驻扎该处军队无日不在剿匪之中，兵士死伤亦月有所闻。骤裁军队，设一旦烽烟四起，而省城驻扎之三十九旅，分布省垣已虞不足，万难抽调。坐视糜烂，势有不可。此其二也。又从前积欠休金六十余万，此项系各县去岁于田赋项下垫发，现须代缴还国税厅者。又各机关饷册，因小数微有不符，未经审计分处认可，现在急应补发者共四十余万

元，二共欠一百一十余万元，亟待设法填补。若旧欠亟待偿还，新亏益以加巨，是终无清厘之日。此其三也。有此三端，是以有前此之陈请。芗铭明知中央财力困难，何敢琐琐渎请，然事实上种种障碍，即勉强遵行，亦恐难于办到。除派参谋长卢焕前来面陈一切外，特先电闻。芗铭叩。支。印。

三年五月五日

5. 陆军部呈袁世凯文 5月

为呈请事：窃准湖南都督汤芗铭电，请将核定三年度军费预算，展至八月后照部定计划实行，八月以前仍照湖南省原案开支。其三十九混成旅经费划归湘省负担之款，于八月以前仍暂由部给发等语。查湖南省三年度军费预算案，前经陆军部酌量分别核减，会同财政部陈请大总统批示，由部转行该都督遵照办理在案。

兹该都督来电声称本省及外省遣回之退伍军人，至十余万人之多。伏莽遍地，隐患未除。一或不慎，变乱乘之。因减费而反增费，殊非长策。拟先将无甚关碍之处即日取消，其应领之款仍准开支，即以剔除之费为汰减各军队准备之用各节，自系为消弭隐患，慎重裁遣起见。

经陆军部审慎考核，会商财政部，拟准将湖南省三年度军费预算，展至八月后实行。惟第三十九旅经费，仍应由四月起饬该省筹拨。是否有当，理合呈请大总统鉴核批示祇遵。再此呈系陆军部主稿，会同财政部办理。合并陈明。谨呈大总统。

三年五月

6. 统率办事处篆电 5月 17 日

长沙汤将军：

华密。奉大元帅训令：感电悉。据呈拿获党匪邹香谷等分别讯办等情。所办甚是。在事出力之人，着共赏给银三千元，由湘财政厅拨交该将军分配发给，以资激励。惟要犯未获，恐仍煽惑。望即督饬严缉，勿任漏网等因。特寄。处。篠。印。

7. 致统率办事处文电 6月12日

统率办事处钧鉴：

华密。真电敬悉。拟裁人数约一万以上，裁并手续拟分期进行，但乘机即办，时期万难预定。

所请卅万元，拟请迅予一次拨来，预为分布，俾临时有所资赖。至此款应用方法，纯为各退伍官兵恩饷恩薪预备。查去冬径裁各军队办法：官三月薪，兵两月饷。但去冬被裁者均有暴乱嫌疑，故恩饷从薄，均无异议。此次退伍纯为减费，情形既异，待遇宜殊，将来或稍超过官三兵二之额，亦难预测。

前谭督^①解散，恩饷漫无限制，计每兵一名两年全饷，官长则四年全薪。此种浮滥开支，原不能据为典券。而减缩太过，亦失情理之平。但无论如何决不使于官三兵二之率超过太巨。预计卅万元当不敷恩薪恩饷之用，其解散时一切运输防御及各界临时用费，惟有由铭处设法另筹。明知中央财政艰窘万分，何忍妄干。惟湘省罗掘俱穷，不蒙援助，万难支持。恳乞钧处加意维护，代呈大总统，伏念湘省困惫属实，准予接济。无任祈祷。芗铭叩。文。印。

六月十三日发

8. 统率办事处铣电 6月16日

长沙汤都督：

① 1913年10月24日，谭廷闿被免去湘督之职。

华密。奉大元帅令：寒电悉。乱党陈军等听从首逆孙文等伪令，勾结匪徒，暗设机关，约期起事，希图糜乱，既据供认不讳，实属叛逆昭著，即将陈军等十九名立予正法，以昭炯戒。丁炳尧一犯，并于解到讯明，一并严惩。此次破获迅速，消息未萌，殊堪嘉慰。所有出力人员，应即择尤请奖，并先赏银三千元，由该督分给兵士探目等承领，俾资鼓励。仍严缉逸犯向海潜等，务获究办，勿任漏网等因。合达。统率办事处。铣。印。

9. 致袁世凯文电 9月12日

大元帅钧鉴：

华密。据六区司令望云亭真电称：探悉叛匪李国柱^①等，昨又遁迹于道县南乡之绵竹源一带，勾结□匪福胜、德胜、雄胜、明胜、忠胜、同胜、洪胜、天胜、祥胜、仁和、民顺、天合叛匪馆。当饬参谋吴栋枢率干部一连连长谢云廷、排长伍国斌、葛海清，四营二连连长张昆等冒雨驰往，果遇悍匪数百恃险抗击，幸吴栋枢等奋不顾身，攀高猛击，毙义胜馆^②馆首唐仁龙、福胜馆馆首黄贵清及伙匪百余名，割耳献馘者卅余名；夺获快枪三支、来复枪及鸟枪十余支、刀矛布告多件；生擒天合馆馆首唐得才即青龙及悖匪黄正礼等卅四名，女匪陈曾氏、魏袁氏二名。除女匪二名收押外，余俱一律讯明正法。我军阵亡三名、伤二名，业正分别医殓。并将在形子岭夺获村田快枪一支赏洋百元，其余九响、五响快枪五支，各赏洋五十

① 李国柱和杨王鹏、廖湘芸、邹永成等人组织的民义社，是中华革命党的一部分。1914年7月13日李国柱等运动郴县驻防营反袁举义。义军曾占领桂阳、宜章、临武、永州、耒阳等县。袁世凯命令两粤、江西、湖南四省反动军队会剿，义军支持月余而失败。

② 前文未列义胜馆，疑有脱漏。

元。现仍饬干部一连于洪塘营一带搜缉等情。据此，除电饬该司令督饬所部严缉匪首李国柱及各伙匪务获惩办外，谨此电闻。汤芗铭叩。文。印。

10. 统率办事处宥电 11月 26 日

长沙汤将军：

华密。奉大元帅训令：敬电悉。据陈湘西各营县警剿办匪徒、击毙渠魁情形。

此次于匪未起事前即行扑灭，办理当属迅速。警长杨再杰奋勇争先，当场击毙各逆首从，尤堪嘉奖。所有在事出力官兵，著赏银一千元，由该省财政厅拨给，以资鼓励等因。特寄。处。宥。印。

1915年

11. 致统率办事处鱼电 3月 6 日

统率办事处钧鉴：

华密。顷据汪旅长鱼电称：据张团长崎颜江日由江口汛报告：冬日，湘军王团长来团会商军事，将来俟奉进行命令时，职团进驻黄溪口，其王团一部，移驻桶溪，以便联络。黄溪口与桶溪在平行线，相距约四十里。拟定十团除江口汛驻第二营两连，余均驻黄溪口一带；王团一营之两连拟驻思萼。此外溆浦驻两连，溆浦桶溪之间驻两连，桶溪驻两连或三连等情。查该团长所拟移驻地点，作攻势防御尚为妥协。除报军参请处外，谨闻。

再，职旅护号匠目兵夫，自开拔日起，奉令出征。每名每月准给食米加饷银各一两，共二两。现王团长奉令归职旅作为讨滇军队，拟请援案亦赏给食米加饷等因。

又据王团长支电称：团长昨与张团长接洽一切，并商定张团长由江口向黄溪口，职团由溆浦向桶溪，已会同稟汪旅长、周司令，候令进行。现正详查由溆浦前进洪江之路，并查黄溪口与张团长联络各小路。每日必有报告与张团长。

叠据探报：龙潭前方土匪约千余人，向伪司令韩国斌投效，当按名给洋一元。韩逆告以先行扰乱江口、溆浦、辰谿一带，如达目的后，准编队给械。现该土匪扮作乞丐，潜入江、溆、谿、辰等处。

又据桶溪坐探报告：前数日，有土匪至龙潭方面来溆，暗发引诱名片数百张，其名片姓戴，共三字，仓卒未遑近视何名等情。并闻。等语。

查张、王两团，现已合并一路。则溆浦、江口一带不虞空虚，将来一同进行，当较便利。

至汪旅长所请王团可援案加给食米等银一节，因为一体待遇起见。惟该团既属湖南第一旅，自未便独从优厚。现在似仍应照常办理，以免参差。除电复汪旅长知照，及饬王团奋勇图功并严防土匪潜踪肆扰外，合电上闻。汤芗铭叩。鱼四。

12. 咨陈陆军部文 4月口日

靖武将军行署为咨陈事：

案据守备队第六区司令官望云亭详据参谋吴栋枢详称：窃照参谋奉令督队，驰剿道、江、宁、兰各属窜匪。遵于三月二十八日由防出发，三十日抵兰。当即函约各路军队扼要堵截，一面督队入山搜索。于四月一日，亲督第三连官兵，由大溪源搜至大古源，讵该匪早已闻风远遁，仅余匪棚十余起而已。当即纵火焚烧，以杜后患。连日驰赴水竹坪、石板冲、猪楼冲、猴子凹一带，穷搜密捕，迄无影响。惟于猴子凹山内，烧毁匪棚二十余起。四日，绕至兰、道、

江三邑接界地方。五日行抵杨见冲，遍搜无获。午后四时折赴麻江，旋晤江华九冲游击队廖队长，会兵一处。傍晚忽据探报，距该处三里许，有匪约三四十人相率渡河他遁等语。比督目兵协游击队飞往追击，毙匪五名，伤匪数名，救出被拉难民。余党去之已远，骤难追击，且值天时昏黑，只得收队宿营麻江。六日进搜大小猫仔冲，匪踪已杳。随令各目兵焚去匪棚二十余起。七日午后，折转大古源，比遇蒋排长声鍾询悉，昨在麻江击溃之匪，业经该排长会同兰县警备队周队长太来，截击殆尽。旋据岗兵盘获妇人一、小孩二。讯据供认，代匪运粮至黑冲匪巢等情不讳。未几，果拦截获匪米四石。讯据各挑夫供词如一，比即督队向黑冲进剿。时近三鼓，驰抵该处，悄向灯光明处执枪射击，匪等骤未提防，纷纷窜散。擒斩广东著匪洪兴馆首领关兆廷即陈全崽，混名古仔一名。击毙共和馆匪首朱云甫及从匪共三十一名，伤匪不下十余名。夺获来复枪二支，毛瑟子弹十八颗，马刀三把，焚毁匪棚二十余起。伤正兵李桂林、余廷贵二名。跟至八仙下棋地方，天已发晓。复击毙匪徒十三名，擒获陈六崽之弟国利一名，交由南乡游击队留作眼线，夺获短火一支，刺刀一柄。救出被拉大小男妇七名，比传各该团族具领回家。讯据陈国利供称，伊兄陈六崽约定午刻相会于羊腊坪等语。因即拔队向羊腊坪进发，及抵该处，踪迹渺然。是晚露营于斯，以防窜越。十一日，驰抵三叉凹，瞥见窜匪三名，荷枪疾行，猛力尾追，登时击毙。夺获单响毛瑟枪一支，惜机筒不全。随手于该处山内焚毁匪棚十余座。正乘机进剿间，适奉钧令，以道防空虚，人民惶恐，迅回镇慑等因。奉此，遵于十二日收队折回大古源。十三日派令于、张两排长带兵，由麻香草顺道搜捕。参谋督队，由大桥兰山一带顺道搜捕，于十五日午后先后回防。查是役，计前后歼除匪首关兆廷、朱云甫二名，擒获匪目陈国利一名，击毙匪徒五十二名，伤

匪二十余名。夺获单响毛瑟枪一支，刺刀一柄，来复枪二支，短火一支，马刀三把。救出被拉大小男妇十名。焚毁匪棚百余座。闻各路防兵俱获捷胜，毙匪获械，推广东连县军队为最。现洪兴馆已经殄灭，共和馆、正兴馆亦被击散。惟陈六恩、胡宗甫尚在漏网。探悉，该两馆首从，仅存百余人，刻已星散逃匿。况有各路防军、游击队及各乡保卫团丁四出搜捕，当不难一鼓荡平以靖地方而安良善。所有参谋督队搜剿情形，并出发返防日期，及消耗九响子弹八百五十七颗，五响子弹三百三十二颗，理合备文详请查核等情转报到署。

据此，芗铭查本年一月十七日恭奉申令内开：如能捕获积匪巨盜，所需赏犒，准其作正开销等因。遵奉在案。湘省道、江、宁、兰各属，土匪充斥，为害已非一日，此次该区参谋吴栋枢率队搜获，或连日跟追，或深夜袭击，先后歼除匪首二名，生擒匪目一名，击毙匪徒五十余名，夺获枪械多件，焚毁匪棚百余座，救出难民十名。该队兵士捕除积匪尚属勤奋，似均不无微劳。除饬掩捕余孽务绝根株外，所有在事出力兵士拟请发给赏犒钞八百串文。呈请大元帅饬下财政部，转行湘省财政厅如数拨款，以旌劳勳而示鼓励外，相应咨陈大部，请烦查核。为此咨陈陆军总长。 汤芗铭。

13. 致袁世凯电 5月16日

大总统钧鉴：

华密。奉政事堂来电转传钧令敬悉。查湘省乱党余孽，每借行使伪币以图活动煽惑之资，而一般穷追不逞之徒，以为利之所在，遂不惜以身试法，甘心附逆。常德、湘潭一带尤多，芗铭早经调查，计先后拿获伪造犯八起，并起获铜手压机器一付、印刷器具一付、图章共十九颗、木铅石票板共九块，并湘南官票、实业银行票、湘

北官票、银锭、大小银元、铜元均系伪造，业经分别处办，另文呈报。承奉前因。遵尚督率各员严密侦查，以消隐患。芗铭叩。铣。印。批：酌给赏金。

14. 政事堂巧电 5月18日

长沙汤都督：

谦密。奉大总统令：铣电悉。湘省拿获伪造银币人犯，应由该督酌给赏金，作正开销，以资鼓励。仍望密为侦查，以消隐患等因。合电达。大总统府政事堂。巧。印。

15. 统率办事处諫电 6月16日

长沙汤将军、陶巡按使^①：

华密。奉大元帅训令，寒电悉。据呈，营、县剿获匪首梁玉甫等，讯明正法等情，所办甚是。望云亭著晋给三等嘉禾章，田民宪给予五等文虎章，军警照前悬赏格赏银五千元。由湘财政厅拨交该将军等分配发给，以示鼓励。仰即严饬搜捕，勿留余孽等因。特寄。处。諫。印。

16. 统率办事处卅电 7月30日

长沙汤将军、陶巡按使：

华密。奉大元帅训令，俭电悉。据呈，拿获党匪周梓贤等讯惩等情，所办甚是。出力兵士着赏洋二千元，由湘财政厅拨发，以示鼓励。仍饬严缉，勿任漏网等因。特寄。处。卅。印。

^① 陶思澄，字紫泉，河北省大兴县人。1915年5月25日署湖南巡按使，7月31日奉调入京。

17. 致袁世凯号电 8月20日

大元帅钧鉴：

华密。窃照湘省时有乱党图谋不轨，迭经〔芗铭〕饬拿惩办在案。兹复有在上海谋乱，经返湘省之李在新即李德明，^①被水警拿获。起获伪委任状、誓约各四张，正队、支队、分队通则一分，通告国人书五份，进行程序一缄，冉鑫编号出自印线十八张，致张温桂、华国栋信各一件，湘北官钱局伪钱票四十七张，图章盒一个，在新方图章、德民圆图章各一个，解送到署。

讯据李在新供称：孙文委曾尚武为湘北革命军司令官兼第四区区长，吴继价即吴痴为参谋长，冉鑫为副官长兼荆岳筹备处长，蔡济民为总司令。蔡济民、曾尚武在日本，吴继价、冉鑫均在上海。吴继价善制炸弹，在上海法租界宝昌路宝康里第三弄三十八号设立机关，委伊为第四区第三分所所长，又委热忠和为副所长，张玉正即张田玉^②为分队长，吴克南为第四区县知事。曾尚武老家住湖南梅田湖，吴继价派伊与张玉田往曾尚武老家取钱五百串至上海应用，并沿途煽惑，不料行至华容，即被水警拿获。张玉正乘间逃逸等语。

又据密探在宝庆拿获乱党吕楚碓，并起获“中华造世国民军”方印、“造世国民军”横戳各一个。又小木戳二个，其一文曰：“介绍”，其一文曰：“会员”。又游历日记一本。解送到省。

讯据吕楚碓供：黄龙即黄中孚，受黄兴命令，在宝庆组织“造世国民军”，图谋作乱。黄龙充任总司令，运动该犯入会共事，事成即委为伪湖南都督，犯应允，旋即刊刻木印木戳为联络各界入会，

① 下文作李德民。

② 下文作张玉田。

发给证书之用。计定从警界入手，正在商议进行，即被拿获等语。

查李在新即李德民，充任伪职，取款接济，沿途煽惑；吕楚碓组织机关，力图勾结，均属情罪重大，不容稽诛。拟请各处死刑。吕楚碓案内同时拿获之安老三，附和随行，情罪较轻，拟请处以徒刑。各案内逸犯仍饬严拿究办。至李在新供出之吴继价、冉鑫等均在上海。冉鑫托李在新带交张温桂之信注明至湘北石首城内袖交，拟请电令沪、鄂查拿。是否有当，伏候训示祇遵。汤[芗铭]叩。号。印。

18. 致袁世凯电奏 11月8日到

皇帝陛下①圣鉴：

华密。窃臣于本年十月间即据密探报告称：逆首谭人凤、黄兴与其死党陈方度、刘重在美洲、日本各埠，运动多数金钱，思假办矿名义并贸易事业，暗中谋为不轨，已推许涤真回湘，秘密联络号召等语。②当即派得力调查认真侦缉。惟该逆等行动极为诡密，急切不能得其内容。近数月来，臣逆料该逆等野心不死，必且急图一逞，随饬承缉各员悉心探访，一有端倪，即上紧设法。及至十月间，迭据各员报称，探得许涤真即许毅，又名许涤，确系受谭、黄命令，在衡山萧然即奇生所开当铺内设机关，积极进行，希图大举，现购妥人投党，诱得伪委状三纸，又空白一纸，国民联合保和会条约十份，照抄志愿书一纸，已约许犯来省接洽等语，并开重要逆犯姓名单一并详赍前来。经臣一面派员驰赴衡山、协县缉拿；一面将来省

① 此时离袁世凯正式称帝（1915年12月12日）尚有一个多月。

② 赣宁之役后，黄兴（字克强，湖南省长沙县人，曾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谭人凤（字石屏，湖南省新化县人）、邹永成（字器之，湖南新化县人）组织湖南反袁斗争，派人回湘密设反袁机关。其中以邹永成组织的“民义社”活动最力。

之许涤真查结，先行拘案。当在许犯身畔搜出图章一盒，李犯身畔搜出国民联合保和会收条一本。至艳日由衡拿获之萧奇生、陈淦、罗振树、成明庚详解到省。并据犯供，拿获驻省通信之刘有源、马桐芬二名。节次督率各员，详细推鞫。缘该犯等分隶衡山、湘潭。因谭组织国民联合保和会，谭充正会长、兼讨[袁]军大元帅，黄充副会长并副元帅，李烈钧充总干事，又与柏文蔚、陈炯明、张继分充军务参谋、财政、内务各部长。许犯乃受谭、黄委任为湘粤联络使兼讨[袁]军湖南总司令，携带空白委状，在同党萧奇生之当铺内设立机关，拟成志愿书并各印刷物，委萧奇生为筹饷员兼湘、粤联络使、湖南军站总监。陈淦、李结、罗振树、成明庚均为会员。陈、李随同秘密办事。罗犯担任印刷，凡条约、收条、印戳均出其手。成犯并于李、许被逮后，承许命怀刃赴衡往刺投党破案之调查员，当场被获，并搜出所怀利刃。当该逆会成立时，许犯曾宣布会内宗旨系“扫除专制，恢复共和，保全国土，平均利权。”并定内口号：“和衷共济；”外口号：“我武维扬。”暨进行计划，须借办各县烟酒税并开矿为名，各详情一概通知。又报告杨华杰现在益阳，充西路联络使，吕公副充天津联络使；自己担任南路，确有洪匪一、二万可以号招[召]。各匪除有枪千余支，款由会员并总会担任预备，约定十一月间起事等语，各犯均曾与闻。旋又探知刘开元，有预备开矿之炸药甚多，思贷得应用，刘不肯卖，且询悉其埋藏已逾二年，曾被水浸湿，是以中止。刘有源本在省旅居，马桐芬则在省开设云胜旅馆，均系许犯熟识，明知许系乱党渠魁，仍允为担任通信。迭经提问各犯，再四研讯，各据供认不讳。

查此案许涤真受逆命令潜行回湘谋乱，意图乘机猛勇进行，倘非设法破获，其流毒何堪设想。萧奇生、陈淦、李结、罗振树、成明庚甘心为逆，供证据确凿，均属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拟请援照刑律

第一百〇一条第一、二两款，首魁暨执重要事务之规定，均处死刑。刘有源、马桐芬公然为乱党通信，亦应以执重要事务论，拟请各处一等有期徒刑十二年，并褫夺公权全部终身，以示惩儆。

再据永明知事拿获乱党陈勋、即幼屹一名。据讯供称，随同林虎、谭人凤等辗转谋乱，偏历赣、皖、鄂、湘、桂各省，并各逆首之行踪计划无不洞悉，其身畔搜出之嫌语逆信亦能逐字解释。经臣饬该知事解省复讯无异，拟请一并均处死刑，俾昭炯戒。

臣伏思该逆等豺狼性成，其处心积虑满冀乘国体变更之际，一肆其煽惑暴动之行为。仰赖皇帝天威，迭经破获，自经此次惩创，实足以遏乱萌而寒逆胆。除仍督饬加意侦查防范，勿稍疏忽，以仰纾圣廑外，所有讯办许涤真等及陈勋两案情形，是否有当？理合电奏，伏乞训示施行。

批：办理迅速，殊堪嘉尚。给七狮军刀一柄。仍督饬搜缉余党，出力人员赏洋一万元，有官者查明请奖。

19. 统率办事处佳电 11月9日

长沙汤将军：

华密。奉大元帅谕：电悉。据陈破获乱党机关，先后拿获匪首等九名，讯明拟办，具见侦防得力，办理迅速，深堪嘉尚。赏给该将军七狮军刀一柄。仍督饬搜缉余党，以绝根株。出力人员等赏银五千元，有官者查明择尤请奖。获犯许涤真等九名均准如拟分别执行，用昭炯戒等因。合速遵照。处。佳。印。

20. 统率办事处元电 11月13日

长沙汤将军：

华密。奉大元帅谕：灰电悉。乱党谋湘，迭经破获，尚敢秘设

机关，图谋扰乱，实属冥顽罔觉。据陈破获新同盟会机关，拿获匪犯二十四名，起出逆证甚多，讯明分别惩办，殊堪嘉许。出力军警人等赏银一万元，并准择尤请奖。

蒋平山以住宅为赵荣设立机关，应将家产充公以示惩儆。单举军职已饬部褫革。在逃之柳荣等，望速悬赏饬属知会邻省一体查缉，务获惩办等因。除函部饬湘财政厅拨发外，合电知照。统率办事处。元。印。

21. 统率办事处灰电 12月 10 日

长沙汤将军：

华密。奉大元帅训令：青电悉。据呈党匪王贵勾结土匪，经望云亭派兵围拿，当场格毙等情。望云亭督率有方，著记功一次，出力兵士赏银五百元，由湘财政厅拨发，以示鼓励。仰即饬属严密防缉，勿任勾结为乱。湘省剿匪得力各县知事，已另电巡按使勿轻更调矣等因。特寄。处。灰。印。

22. 致统率办事处漾电 12月 23 日

统率办事处钧鉴：

华密。据永明县知事田民宪报称：本月巧日，著匪德胜馆洪兴、林擒，雄胜馆匪首桂和卿等在源口肆劫，警队众寡不敌，正目李宽仁左腕受弹伤穿透，兵士傅海泉、蒋兆先、赵中有阵亡，幸管带李鹏程、排长黄云标等驰援，拼死猛击四小时，毙匪二十一名，生擒桂和卿、尹就山、唐言秀、吴玉山、义吉林、李得春、欧阳得徽、唐五狗等八名，夺获各种枪九枝、子弹皮带多件。当将获匪审实，一并正法，以免酿生他变。阵亡及受伤目兵已分别给资调理殓埋，另文详报照例给恤等情。据此，除饬加意防范外，理合据情电请代呈。茲

铭、金鉴①叩。漾。印。

23. 致统率办事处感电 12月 27 日

统率办事处钧鉴：

华密。据驻衡团长杨承杰会同衡阳知事朱景霓于沁日电称：据旗官李有文报告：查有乱党伪团长何桂卿，在衡暗设机关，当饬购定眼线胡少卿诈入其党。于二十四日何桂卿偕胡少卿欲赴藏江，当由胡密漏该旗官密带兵士在城西十里同人渡地方将何桂卿拿获到团。比会同朱知事详稟，据供：年四十二，衡州黄沙湾人，前充江西五十五标兵士，蒙周子贤委任为伪一团团长。并供伪旅长贺桂、营长王仁甫、刘桂林、李云之，在衡城内外等语。除将该犯严加看守，并加派侦探访拿外，特先电稟等情。据此，除饬将何桂卿一犯先行正法，并由芗铭先行赏给出力员探洋五百元，以示鼓励。仍严拿何[刘]桂林等务获究办外，理合据情电呈，乞代奏。汤芗铭叩。感。印。

1916 年

24. 统率办事处冬电 1月 2 日

长沙汤将军：

华密。艳电奏报获办何匪等情。谕：获匪出力人员着由该将军查报姓名，候给奖励，并赏二千元，由湘财政厅拨发等因。特寄。处。冬。印。

奏奉批：酌给奖赏。

① 沈金鉴字叔衡，浙江省吴兴县人。1915年9月26日至1916年4月曾任湖南省巡按使。

25. 统率办事处铣电 1月16日

长沙汤将军：

华密。奉大元帅谕：寒电悉。先后拿获乱匪刘崇勋等九名，既经讯供明确，应准枪毙示儆。出力人员、探人赏银二千元。由该将军量功分赏等因。除函部饬厅拨发外，合电知照。处。铣。印。

一月十六日发

26. 统率办事处冬电 2月2日

长沙汤将军：

华密。三十一电奏陈剿办林雄匪党情。奉谕：营长吴栋枢甚为出力，着升授陆军步兵中校，知事杨熙光给予四等文虎章，出力军警赏银三千元，由湘交财政厅发交该将军分配发给以示鼓励。仰即督饬严捕余匪，勿任勾结为乱等因。特寄。处。冬。印。

批：优拟奖赏

27. 致统率办事处真电 2月11日

统率办事处钧鉴：

华密。前奉一月諫电，饬查国贼蔡锷^①财产及最近直系家口一件。当即饬查去后。旋据宝庆、新化知事先后查复称：两县境内，该逆并未置有不动财产，其最近直系家口，于上年十二月即不知何往。惟关于新化华昌炼矿分公司占有股分。查据该公司协理刘廷举等稟称：蔡锷所占实只二百股，计洋一万元。确由总务干事曾广轼向总理杨度^②处借得，代蔡锷交纳，现在股券尚未发给。请将此

① 蔡锷，字松坡，湖南省宝庆人。曾任云南省都督，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

② 杨度，字皙子，湖南省湘潭县人。

项股分即由杨度承领，以免债务者犯罪致累及于债权者。至该逆名誉总理及创办人权利，公推股东陈介代补。除禀部外，理合稟请转详等情，详请示遵前来。查该逆家口潜匿最早，其久蓄逆谋实可概见。至公司股分一节，据刘廷举等称：经开股东会议决，并已据情稟部。其应如何办理之处，理合电请示遵。芗铭、金鉴叩。真。印。

28. 统率办事处飭电 2月15日

长沙汤将军：

华密。元电奏陈：排长张铣在祁属拿获乱党龚堃，已讯明惩办；并请将出力之军兵优予奖赏等情。奉谕：排长张铣着补授步兵中尉；出力军队并准赏银一千元，由湘财政厅发给，以示奖励等因。特寄。处。删。印。

29. 统率办事处飭电 2月22日

长沙汤将军、沈巡按使：

赓密。号二电悉。乱党勾结日人分投放火，当经军警先后缉获多人，乘势扑灭，办理迅速，保全甚大，殊堪嘉慰。出力军警赏银两万元，由湖南财政厅发给。官弁从优请奖。逸犯及受运动之警丁悬赏购拿。日人福田如有案犯供证，亦可向日领交涉，并电外部核办。李太阶如系华人，亦可凭供拿办。即饬外交部先请日使电湘查办。奉谕转寄。处。养。印。

30. 统率办事处飭电 2月22日

急。长沙汤将军、沈巡按使：

赓密。个电悉。乱党复在各处施放炸弹、手枪，希图扰乱。经

军警分投击捕，卒得戡定。该将军布置周密，调度有方，极堪嘉慰。出力军警由该将军优请奖赏，以资鼓励。凡遇此项暴动，应预令军警分段防守，各专责成。另编百数十人之小支队，扼要梭巡，遇有警闻，随时驰往击捕，承守军警各守地面，不可妄离，以免顾此失彼，堕其奸计为要。奉谕转寄。处。养。印。

汤将军已由财政厅拨赏二万元①

31. 统率办事处寒电 3月14日

长沙汤将军：

华密。文三电据陈拿获赴湘谋乱逆犯谭荣等讯办事情，代奏。奉谕：破获迅速，殊堪嘉奖，着赏银一万元，由湘财政厅拨发，其出力人员并由该将军查明请奖。仍饬严密侦察，以遏乱萌等因。特寄。处。寒。印。

32. 统率办事处世电 三月三十一日

长沙汤将军：

华密。艳电据陈拿获悬赏要犯纪振亚讯办情形，并请发赏款等情。奉谕：此案赏款二千元，应准照发，即由湘省财政厅拨给，其在事出力之赵振鸿、贾国淦着给予五等文虎章，赵兰林给予八等文虎章，以示鼓励等因。特寄。处。世三。印。

33. 统率办事处泰电 4月9日发

长沙汤将军：

华密。歌六电据报攻破大悲庵后坪匪巢等情，转呈。奉谕：着

① 此为养电后附文，照录。

赏兵士银二千元，由湘财政厅拨发，以示鼓励等因。特寄。处。泰三。印。

34. 统率办事处啸电 4月18日

长沙汤将军：

华密。諫四电据报周总兵派队克复率村等情。奉谕：出力人员查明酌请奖励，兵士赏银一千元，由湘财政厅拨发，以资鼓励。仍饬奋力堵剿等因。特寄。处。啸。印。

35. 统率办事处养电 4月22日

长沙汤将军：

华密。皓电奏陈拿获乱党张书剑等六名分别拟办事情。奉谕：所获各犯既经讯明，应即照准所拟分别惩办。赏给出力之人共二千元，由湘财政厅拨交该将军分配发给，以示鼓励。仍饬严缉逸匪，勿任勾结为乱等因。特寄。处。养。印。

36. 咨呈统率办事处文①

为咨呈事：案据湖南财政厅详称：详为奉部饬查三年度拨发拿获匪犯赏款请查案，饬厅以便详复核办事。案奉巡按使公署饬，准财政部咨开，准贵使第一三六号咨开，准部支电，奉大总统核定各省本年解款数目，湘省定每月解一十万元，请即恪遵寄谕。查照中央解款考成条例，按月报解，并将验契费、印花税、烟酒牌照税、契税、烟酒税增收，及官产等项特别收入，与解款划清，各归各解，勿稍牵混。其湘省前已解拨各款，应将每款数目，及解拨年月日，并

① 此呈文无年月日。

解款交汇行号，拨款准抵案由，分别详速造册送核等因。

查湘省认解款项，前经迭次陈明：自三年七月起至十二月底止，每月认解六万元。自四年一月起至六月底止，每月认解十万元。计三年度应解九十六万元。兹于三年度内，共解拨银币九十六万一千八百〇四元有奇，实已超过应解之数。

至二年度内共拨解银币七十九万二千九百四十九元九角八分四厘，业经饬财政厅分别造具清册，赍署咨部查核等因，附清册二本到部。

二年度原册内开：

三年一月拨付直隶赈米，价银九万五千八百四十八两，照一〇四合库平银九万二千一百六十一两五钱三分八厘，照预算通例一五合银币一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二元三角一分，列入决算造报。

又拨付直隶赈米运费银、币二千七百八十六元八角七仙。

又拨付前款，钱六千八百二十八吊八百三十文，照时价折省平银五千七百五十两〇〇一分七厘，一〇四折库平银五千五百二十八两八钱六分三厘，一五合银币八千二百九十三元二角九仙三厘，列入决算造报等语。

查直隶赈米，前由本部于二年十二月八日函请前湖南汤督拨米三、四万石，并于三年一月庚日电致该督，米价准抵中央解款。嗣准汤督电称，前奉部采办赈米三万石，业就省仓存米拣送一万石运汉，交直隶委员接收转解。余二万石正筹起运，值湖南省谷米宣布封禁，查条约惟军米漕不在禁列，其他项米谷一概不准出口。顷准长岳监督缄转，据岳关税务司葛礼电，此项赈米如必须出口，应由税务处核准令行，总税务司饬关照办，较为妥善等语。请部转税务处照办等因。当由本部函致税务处辗转磋商，迄未就绪。并于三年五月间准直隶行政公署咨称：由湘购运赈米三万石，仅运到万石，

其余二万石未及起运，适湖南省米谷宣示封禁，不准出口等因。是湖南省实运赈米不过万石，而册列米价合银币为一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二元三角一分，平均每石至十三元八角有奇。以湖南省产米富盛之区，当不至若是之昂贵，究竟当时拨直赈米每石计值，及运费各实支若干，应请饬厅查明。

又册开：三年三月三日解交财政部制用局银币一十万元。三年四月六日解交汉口交通银行银币一十万元。据声称，以上二款据湖南银行呈称，二、三两月所汇之中央二十万元，并印花、汇水等项，共折湘纸币银二十二万五千七百六十八两四钱〇八厘，一〇四折库平银二十万七千〇八十五两〇七分，一五合银币三十二万五千六百二十七元五角一分一厘，列入决算造报等语。

查湖南省两次解款，本部共收二十万元。而原册连同印花汇水等项，以湘省跌价纸币辗转折合至三十二万五千六百二十七元五角一分一厘，较本部库赈〔账〕竟多至十二万五千六百二十七元有奇，此乃该省纸币低落，折合银元，相差之数，未便认为中央解款。

又册开：三年二月四日拨交援川曹司令电借米价银币二万四千元，取有宁副官文祺收据等语。此款系何时，及如何准在中央解款内动拨？及借兵〔米〕共有若干石，每石计值若干？册内均未声叙，亦应饬查。

至三年度册内所列各款，除本部有案可稽，及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拨发第六区缉匪出力兵士赏款，钱一百吊文，为数无多，姑准照拨外，其余各款，经本部函致统率办事处核复去后。旋准开送清单。内开：三年七月四日拨发破获乱党陈军、陈惠两等赏款，洋三千元，已由军需局交交通银行汇去该省。又拨未免重复。又三年十月二十日拨发拿获乱党文尚武等出力人员赏款，洋一千六百元。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拨发新宁县拿获匪党徐生廉出力人员

赏款，洋五百元。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拨发拿获乱党梁笃琴等出力人员赏款，洋二百元。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拨发拿获乱党邓光海等出力人员赏款，洋二百元。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拨发拿获乱党彭梁等出力人员赏款，洋一百五十元等五款，据称，按照本处所定缉匪赏格条例，由将军核准拨发。但未据呈报，无案可稽。又四年四月六日拨发第三师十团一营在大庸防地拿获匪徒出力兵士赏洋一百元。本处无案可稽，当向政事堂检查申令底稿云，须声明系何年月日方易查考各等语。前项三年度拨付各款既准统率办事处复称前因应饬切实声复，以凭考核，所有复核该省二、三两年度解拨款目应行查明各节，相应咨行贵使查照，转饬财政厅逐项查明，迅即见复，以凭办理等因。准此，合亟饬仰该厅即便遵照，按照原咨指饬，条条逐一查明，切实声叙，详候核咨，此饬。等因。奉此，本厅遵查部咨所指拿获之文尚武、徐生廉、梁笃琴、邓光海、彭梁五案，并在大庸拿获匪徒一案，各项赏金应请钧署咨报统率办事处转咨财政部备查。

至三年七月四日拨发破获乱党陈军、陈惠西等赏款，洋三千元，原咨内称，已由军需局交交通银行汇湘，是否汇到？应请饬查行知本厅，以便汇案申复。理合具文详请查核示遵，实为公便，谨详等情。据此，除解款不符，应由巡署查复外，查拿获乱党陈军、陈惠西等一案，奉电赏洋三千元，当由本署填列凭单，饬该厅拨款转给，以资鼓励。嗣准军需局将此项赏款汇寄到湘，内由交通银行扣除汇水洋三十元，仅实收洋二千九百七十元，当即如数付缴金库，一面函复军需局，并将金库收据于三年七月十九日饬交湘财政厅查收在案。是此项赏款本署已经拨还有案。该厅误列抵解款，实属错误，除批示并文尚武等五案及在大庸拿获匪徒一案各项赏金列表开明年月案情分咨财政部外，相应咨呈钧处查照，为此咨呈大

总统府统率办事处。

附呈表一纸。

靖武将军汤芗铭

37. 摘抄湖南财政厅造送
三年度径解及拨解各款清册^①

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拨交第三师与第四混成旅互调防地运输费，洋四万元。查，此款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奉靖武将军行署饬，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奉统率办事处宥电核准，饬厅速发。

三年七月四日，拨发破获乱党陈军、陈惠西赏款，洋三千元。查，此款系由前都督府于六月内奉大总统饬电拨发。

三年九月九日，拨发第三师拿获匪犯李茂兰赏款八百元。查，此款系第三师于八月二十六日奉统率办事处宥电呈准拨发。

三年十月二十日，拨发拿获乱党文尚武等出力人员赏款，洋一千六百元。查，此款系将军署按照统率办事处二年八月寒电所定缉匪赏格条例拨发。

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拨发伍镇守使部下拿获乱党邓玉林出力兵警赏款，洋一千元。查，此款系将军署于十七日准统率办事处文电饬厅拨发。

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拨发剿办江西遂川窜匪一案出力军警赏款，洋一千元。查，此款系将军署于十月承准统率办事处梗电饬厅拨发。

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拨发兰(山)宁远两县击剿郴、桂窜匪出力兵士赏款，洋二千元。查，此款系将军署于二月十日奉统率办事处

① 此清册无年月日。

处佳电饬厅照拨。

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拨发新宁县拿获匪党徐生廉出力人员赏款，洋五百元。查，此款系将军署查照统率办事处二年八月寒电所定缉匪赏格条例，核准拨发。

五〔四〕年五月十八日，拨发拿获乱党贺美桂等出力人员赏款，洋三千元。查，此款系将军署奉统率办事处篆电，由厅拨交。

四年四月六日，拨发第三师十团一营杜大庸防地拿获匪徒出力兵士赏款，洋一百元。查，此款系将军署遵照大总统申令，核准拨发。

四年一月四日，拨发拿获伪造行使伪币人犯龙桂馨等出力人员赏款，洋四百七十元。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拨发侦获伪造行使伪币各犯之调查员赏款，洋二百八十元。查，以上二款系将军署于十二月内准大总统府政事堂华密巧电，酌给赏金。

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拨发拿获乱党梁笃琴等出力人员赏款，洋二百元。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拨发拿获乱党邓光海等出力人员赏款，洋二百元。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拨发拿获乱党彭梁等出力人员赏款，洋一百五十元。

查，以上三款系遵照上年八月统率办事处寒电办理。

二、1916年谭延闿清理汤芗铭任内各案文件

一、汤前督枪毙前财政司长杨德邻一案

卷查杨德邻、易宗羲、文经纬三名，于民国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惨遭汤督枪毙。维时宣布罪状，内载：“杨德邻乡里有长者之称，匪同虎狼之性”等语，并发邮金二千元。当时湘省人士罔不目击心伤，咄咄称怪，以其实施残暴，而自相矛盾不应若此。嗣汤督自

知刑赏龃龉，物议难逃，遂将罪状原稿销灭。即所发贴布告，饬令警察到处毁销。此全湘妇孺皆知，而现充署内办事人员多亲睹者，任凭调询，便得真相。且查杨德邻系任命官员，核原卷电文，该汤督并未先行呈请，遽予枪毙，其专横惨杀，尤可概见。

一汤前督枪毙邵阳中学校教员李洞天一案

查此案系三年五月八日，由汤芗铭令调查员李桂森率同兵士调查员等，前往邵阳中学校将该校校长刘武、国文教员李洞天等拘拿到案，于五月二十六日即将李洞天枪毙。查文字之狱为世界各国所无，即中国亦唯清以前有之，民国岂宜有此！况检查原卷，李洞天证据、口供两者俱无。则其系以前教员之罪，嫁祸于洞天，罗织成狱，自无疑义。又况袁氏电令具在，只有“严行查禁惩办”字样，并无枪毙明文，而汤氏竟将洞天枪毙，逢君之恶，得毋太甚。

一汤前督派密探江培根赴沪诱党人杨王鹏、李棠、李鑫、龚铁铮等回湘，延入署内，聚而歼之一案^①

查李唐一案^②系发生在民国五年二月间，前后被株连者七十余人。其中有电稿可稽其姓名惨遭正法者为龚铁铮等二十七人，判处徒刑者为李泰阶等七人。然供据皆无违法，逞威逢恶妄杀情节显然。此外又有因在街市购提煤油及身藏洋火即指为放火现行犯拿来正法者，为数尤伙；并闻死后挖去肺肝等语。但卷宗罪状均为汤氏卷逃，应请查究，以雪冤抑。查是时汤氏在湘嗾使一股狼毒调查，凶缉陷害，嫁罪淫杀，只图邀功，不计生命，湘中

① 1916年2月21日，杨王鹏等带领一百多人袭击将军署。事败，均遭杀害。

② 李唐字特生，安化人。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奉孙中山之命，同杨王鹏回湘组织反袁驱汤活动。1916年2月20日夜，李唐等人在汤芗铭宅前，准备狙击汤。事败露，军警围捕，李唐施放炸弹，与捕者同归于尽。

咸目为汤屠。故当时省垣旅馆饬令警厅封闭，列表详报者不下数十家，全湘旅馆几至歇业，经商会及各业主稟请复开，案高盈尺，而未获尽准，亦究办李唐案之余波也。然其实则由过信调查长江元鉴及调查员郑大鹏等陷害误捕之所致。缘当日在省垣冤捕何庆生，有警察厅张树勋之来函可凭。在平江株拿黄组织之弟黄顾庐，有平江知事查步衢请饬知调查长，嗣后派员下县协拿要犯，请颁发命令，勿凭口说之详文可据。即此二事推之，则当日调查之任意陷害，罗织成罪。前军法课长华世羲之违法冤判，汤芗铭之逢恶惨戮，自属实事。此汤前督惨杀李唐案之确情也。

惨遭汤前督枪毙人名列下：

龚铁铮	毛邦华	湛文炳	杨诒庆	陈树生
杨浦轩	郑梅香	李厚生	刘鉴臣	曾子元
谭仲山	戴子云	戴希揆	李 唐	杨王鹏
胡文质	李嶽崧	金东书	陈友胜	胡云龙
武梁栋	游润生	李越生	李集成	邹寿敷
李吉祥	许瑞廷	王治卿		

以上龚铁铮等二十七名执行死刑，并不引用律文，或全无供据。王治卿一名，汤将军宣布罪状，仅谓拿获冒充乱党造谣煽惑匪徒一名王治卿，经讯确实，应即正法等语。乱党而曰冒充，即予正法，尤属惨无人道。此外，枪毙嫌疑各犯一切卷宗，俱经前军法课长华世羲于汤逃亡前一律销毁，以致死者姓名无从悉举，合并注明。

一、汤前督枪毙唐述福之弟，既聋且跛，谭致和之母瞽其双目，黄英之弟年仅十二一案

查此案唯有一百二十八号刘国春枪毙十一人一案底册可查。至此项卷宗悉为汤氏卷逃□存销毁实据之明证。又，此外尚有陈

军、赵荣等八案，概被诬以乱党之罪，枪毙六十一人，所有卷宗亦被汤氏销毁，现无存，此底册具在，应请彻查。

一、汤前督信用酷吏军法课长华世羲一案

查此项人证，敝署军法课尚有彼时办事人员可询。至有物证，应另绘图贴说，送请查核。

三、湖南国事同难会汤武等呈文^①

李惠元呈为法外杀掠事：民堂弟李国柱举义湖南，占领郴、桂等七县，失败潜逃。汤巡怒九族，以重兵驻嘉禾，令前知事沈需捕杀良民三十七人（名单粘呈），财物田产概被抄卖，波及折毁国柱五服内之房屋百〇四间等语。（保户：庆华族[旅]馆）

谢静等七人，临武人，呈为惨杀无辜事：民等随李国柱起义郴州，失败。李国柱、张清源、邬云升等或亡命海外，或身首异处。陈校经被杀于蓝山，邓铮遇害于永州，王猷、王玉章丧身于临武，民军目兵邝长德、陈选福等先后被捕，遂扎捕高小校长邝书春、典狱陆琼、邑绅王寿椿、邝觐扬等解省枪毙。其由县奉文牵涉陈校经、王猷等亲友无辜处死刑者七十五人，名单粘呈等语。（保戳：武冈寄宿舍）

刘武、卢忧毅、王范、姚孟宗、刘钥等呈为教员惨遭枪毙恳于昭雪事：（事实略）武等目睹李洞天之沉冤，不为昭雪，不独无以为死者伸冤，而于使车降临时查办冤抑之事，实亦有缺憾，用特据情稟察核，并乞昭雪，以慰冤魂等语。（此呈具名人均有名单）

刘武呈为惨杀无辜泣恳雪恨事：窃李洞天宝庆中学教员，前

① 此件用毛边纸书写，系汤武等人向中央查办公使的申诉书抄本。

向都督请得坏枪数支借资体操；又其学生国文语涉袁氏，未曾斧削，忽有省视学与李文字龃龉，报为乱党，公然被拿，竟判为私藏枪械，文字悖谬，枪毙等语。（此呈无印章无保户）

刘武呈为徐竹青、徐裕卿、雷云生等与恶探王天祥有隙，王伪造飘布置徐宅，捕解汤署，判为秘密革命，四年八月一日枪毙。（此呈无名章无保户）

文蔡氏呈为稟请昭雪事。氏夫文经纬云云。（此呈有保户，有住址戳记）

庞人健呈为嗾杀沈冤事。宁乡谢烈士文斌与饶子匀会师宁乡，共兴大举。汤派陈策嗾令部下将烈士暗杀于武庙阶前等语。（有名单。保户：随安居旅馆）

饶运昌、枢乾等呈：先兄运钧始举义旗于郴、永，继谋讨贼于长沙云云。民兄尾追汉上，一枪未中，反被谋害于江中等语。（保戳：中兴旅馆）

杨段氏呈：先夫杨德邻，二年五月任命湖南财政司长云云。以经手财政欲交代明白，故虽汤未查办，仍照常供职，静候另委。讵汤怀乘机搜财之心，知非杀氏夫不足以遂其欲，故虽屡催派人接替，置之不理。十一月九日忽捕入狱，越四日竟行枪毙。其宣布罪状，指催收已停办之筹饷捐及滥发纸币，敛财助逆为罪案云云。

易黄氏率子兑、震、凯呈：氏夫易宗羲前任湖南审计处长。汤【芗铭】莅湘，将氏夫监押。氏托人侦查，据下令谓氏夫亏空公款，除将麓山玻璃公司股款没收外，着氏缴洋八千余元，方可赎罪。共缴如数，竟将氏夫枪毙。除请代表蒋树芳陈诉冤情外，为此抄粘予呈省长。原呈请伸雪等语。

黄李氏呈：氏夫黄金亭，原名金田，结纳海内英雄，阴藏各处弹火，设机关部于湘垣，希图一鼓首义，虎踞长沙上游。不料机事不

密，竟为恶探侦悉，报恶政府。于三年阴历七月二十一日，尽义于长沙。同时被害者十四人之多等语。（保戳：华兴旅馆）

金翊宸呈：民父金东书，去年阴历正月，戏拟讨袁檄文，于十七日捕入军署，不问证据，不论理由，二十六日枪毙等语。（代书人许应昌，有名章）

李立生呈：民弟李唐来省谋事，去岁正月十八日，恶探捕去，诬为秘密谋乱枪毙等语。（代书人文国华，有名章。连署人李重，粘名片）

王雄略原名和湛呈：因向海潜派杨梦兰云，奉黄命付洋五百元为重设机关之资料，被署警恶探彭石蒲讦发，于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晚被拿，掳去现洋五百元、克强先生委任状、同盟党证及同盟铁血团证书、黑狼伐暴团公文一束。同逮者为杨梦兰、李紫云、张楚强、张松云、成哲夫、申吉安、张声骏及栈主林福生、林梅生并客一名、火夫一名，计十三人。栈主林益美亦被抄封。并预派人过常，同日拿获分部长谢雨谱、田运生、徐鹤年、曹紫云。二十八谢、田、徐三人解省，与略对质，其曹紫云等十五人，电令武陵县令杨增荣枪毙，释放二人。略等均受重刑。昨蒙当场赐验，信有可征。略等初被逮时，略子汉兴、运生、兄寓武赶由家抵省。江培根密派部下心腹彭怀之云，得洋七百元为若辈解释。汉兴、寓武回家卖田，如数措办，银存欧阳提堂欧阳熊生处。果于三月初四日全数释放。江遂取银而去。略等出狱后，勒令出境不准再逗留。遂与同志颜俊在新宁、武冈等处组织革命军，响应滇黔等语。

（此后二十四件，均无保戳，亦无名章。且有将具呈人姓名悉数挖补者，又有具呈人与呈内所称受害人不知有何关系者。）

浏阳喻义呈：恶探刘石渠遣其部下戴方来，诈托徐桂生制造炸弹。徐以假弹嘱其妻李氏，俟戴携银来取。嗣戴向李妻之前夫稚

子王凤吾手骗去，急奔坠地，引起长警，执送汤署。刘探闻而往助之，戴即报系徐等所为。仍由戴纠众将桂生、徐李氏、王凤吾、黄宣祉、周自楼、陈得胜、黄和生、潘晓岩、段子幹次第勾摄。徐被逮之夕宿友人家，戴等人众挤破间壁，其隔邻为锯匠罗桂山与其学徒卜俊卿、王全乐，均浏阳人。遂谬将罗、王、卜一并拘案。勒令罗认成铸匠。卜俊卿戴探误报姓郭，卒令认为姓郭。又王全乐，汤署问其入会情形，王误为入彼鲁班会，答以出钱四竿。厥后，竟将徐等十二人判为私造炸弹，实行革命。三年七月十七日一律枪毙。王、卜均年甫十四岁，徐李氏行将分娩，王凤吾年甫十二岁等语。

喻义、张德安呈：李星义理发为业，前充刘文锦部下，与汤署恶探有嫌，遂被报为乱党，刑判谋乱，枪毙等语。

衡州刘玉和呈：刘晨衡州人，前充四十九标军官。三年，衡州兵变，嫌疑被逮。汤署凡系四十九标、五十标军人，一经到案，定处死刑。^①故刘供称，业劳动业半载未判。讵同监凶犯孙瀛洲密报，嗣汤提问孙、刘，但须证其为四十九标军官，即判为秘密谋乱四字。四年一月十八日枪毙等语。

黎尚腾等四人呈：长沙耿海珊与黎锡圭、周璞、王子衡、成邦杰、喻兆元、符维皇、刘宗汉等时有往来，被恶探刘肯坐与耿有隙，觅三井洋行戚如川手书英文名片，绎系政进社三字，置王子衡床蓐内，瞰黎锡圭、耿海珊偕来，逮捕王、黎、耿三人。周惊至亦被逮。厥后，竟以英文三字片判为秘密结合。三年七月十九日，耿、黎、周枪毙，王、符、刘各处徒刑等语。

湘潭林群呈：欧阳云与陶继侃、李元会充当调查，任缉谭人

^① 陆军第二十五混成协（四十九标、五十标及骑、炮、工、辎各营队）的目兵在辛亥革命出力人员稽勋名册中占多数。汤芗铭从谭延闿档案中查出后，他认为均应“杀无赦”。

凤，邀云辅助。因愿未偿，公款已耗，计惟自相残害，携云回省，指为黄钺部下。三年八月七日枪毙。

平江徐子卿呈：恶探黎明洁、余桂明、许其等将伪造证据藏行李内，令眼线李子清寄款平江邹香谷家。是夜恶探突领县署小队来叩邹门，李启户遁去，拘邹解县；并照伪册逮捕徐柳初、徐次蕃及民等，解送刑讯，均死而苏，竟判为实行革命。四年四月二十日，柳初、次蕃、香谷枪毙，民处徒刑五年。

长沙谭爱吾、谢启煌呈：谭志和湘潭人。三年夏，恶探黎明洁、李少仙、王天祥等睹谭妻首饰多金，侦系党人，扬言奉令捕谭。时〔伺〕其亡也，逼其家，掠洗一空，将其少妻服饰夺净，大肆强奸，其母即时自尽。黎等始拘其父与其幼弟解省，其父中途带镣投江，犹缚其弟绍箕，年未毁齿且跛一足，囚陆军监狱，年余释出等语。

宝庆欧阳乾呈：三年悬赏通缉党人杨杰。恶探妄指民为杨杰，送署非刑再四，虽经种种证明，卒判民徒刑九年。

宁乡冯桂山、谢冬生、唐瑞生、王海涵、杨庆堂、毛玉泉、廖绍裘、李坤元等呈：四年秋，恶探邬保生使线彭少连，将伪造告示、名册等据，暗藏罗炳生、谢树生等家中。报由宁乡县捕汤署，苦刑晕绝，强制具摹，判为在益阳谋乱。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罗炳生、谢树生、田汝峻、孙得桂、陈东海五人枪毙，民等九人徒刑。后知事甘鹏展拿得彭少连，讯出造据飞诬各情，解省挽救罗等，已早四时呜呼矣。汤署于十月十九日，将少连亦判为在益阳谋乱枪毙。此种冤杀案卷，现在军署。

长沙黄兆槐呈：黄伯熙与党人肖伯涛面善，被捕酷刑无供。故三年九月十日枪毙肖伯涛，伯熙绑赴刑场又复回监。其后，黄孟养亦因党案牵连，讯得伯熙曾在黄留守府办事一语，判系秘密谋乱。三年九月二十日与孟养等六人一并枪毙。

湘阴谢见生呈：丁丙尧充营官驻防益阳。有田圭瓒等讹诈谭人凤之侄谭翼之送丁营，丁将田解送汤署囚禁。后丁以革命嫌疑与田同监，指丁勾通党人，判为受陈军运动。三年八月七日枪毙。

长沙谭道学、湘乡陈俭呈：刘襄林在湘潭开太和客栈。文尚武曾寄皮箧。文因党被逮，刘亦因诬被捕，又连带适在该栈缝工谢汉廷、袁浦生一并拘案，苦刑无供。讵田圭瓒知文皮箧一层，报汤搜其箧内徽章，刘尚不知也。同难全体代为具呈，剖诬。华世羲亲自诣监，允为缓颊，且为更正稟稿。后竟将刘与文尚武着连同谢、袁均判为散布新同盟会徽章。三年九月十日一律枪毙。

岳阳中学校英文教员彭德安呈：弟德明，雅礼学校英文班，三年春夏间，汤前督假题惨杀。湘人思建议以请，四月七日，传单于北城外开福寺集会，白昼公开。汤探以秘密谋乱告，捕获多人。生弟德明非发起亦非赞助人。以课毕往观，遇逻者询曰：今日是否开会？逻者答以会系今日，尔其到会乎？答曰：是。遂缚送指为同党，九日杀于署前。第见遍体肉烂。闻系置诸钢丝火床上，以逼供之所致也。

岳阳李孙氏呈：长子李吉秋，恶探黎民洁将氏子姓名填入伪造证据，派兵围捕，电汤请示办法，饬其在途严讯，百端威逼无供。于阴历十一月初四日四更，在芦林潭投江自尽。

长沙周子成、王兆槐呈：赵荣系煤炭小商。恶探刘右渠、李少仙等暗嗾眼线，诈称奉孙、黄委来湘革命，笼络赵荣为大元帅，令赵自诣王庆华店购刻大元帅木印一颗，随将赵与其比邻及有往来者二十八人捆送汤署，又提出恶探报单二十八名，令赵笔出同党，赵乱点十八人，竟据此判为秘密谋乱。而王庆华亦与焉。其中朱剑

① 下文作黎明洁。

名实系张怖臣，其恶探之妄报，赵荣之涂稿可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一律枪毙。

湘阴周福生呈：周炳龙因善造炸弹之谭蒙曾旅其家。为水警营长王鑫涛侦知，拘周监禁，自刎未死，饬院诊治，病痊被探加具报告，判为善造炸弹。四年一月十八日枪毙。

宝庆顾端夫呈：四年夏，汤探王天祥使线岳心顺将炸弹暗置吕楚左家，适民访吕，一并被逮，诬为谋乱，妄指民为安老三，使尽非刑，判为在宝庆谋乱。七月十日，楚左枪毙，民处徒刑。

宝庆沈福祥呈：三年秋，永州王岳饬其旧部护兵雇民配伊为王肩舆。至岳家湘乡贺宅，知为恶探所侦，遁走。探拘民与护兵解省，该兵自缢，民赴案未经审讯，亦未宣示何罪，判民徒刑二年。

益阳李桂福呈：阳玉山益阳人。因【谋】干来省。其时衡州赵春廷兵变，党人唐元漏网，玉山被恶探搜其身有唐元名片一纸，判为图谋不轨。三年十月三十日枪毙等语。

平江黄介民、钟鉴屏呈：夏继虞在省谋干。其时孔老之充调查，以十五元交夏，令觅党案。夏将洋耗尽，遂自诣铜店购纪念铜牌，意杜塞责。恶探拿送，判为私立会社。三年七月十九日枪毙。

衡州刘远涛、周召南、余文柏呈：刘子英衡州人。三年春，供常德警署传达，秋初来省谋干。恶探黎明洁使线余桂明至岳州何心如刻章店，购刻大元帅木印回会垣。适子英为体育学校看守什物，明等素与子英善，即备酒肴就饮，乘子英醉卧，将伪印、布告等遽置于英网篮内，随报军警逮捕。并拘该校庶务刘宗唐及子英相识之余文柏与军械局卫兵二人、来客刘远涛送署。诬子英为刘衡。复往岳拘拿何心如及知其姓名者九人，诈称子英供为同谋，钉镣解省。有二人中途潜自投江。及抵省，桂明又嘱心如供称子英购刻帅印，当与洋拾元，并许为保释。事济酬五百元。心如与子英未曾谋面，

桂明又告以形状，心如果咬定子英。入监后，众称其命为桂明所骗，始吐真情，请人代作亲供递出，无效。虽子英辨称，据心如供：刻印在阴历五月下旬，其时伊尚在常德，警署可查等语，置若罔闻。惟捏造切结，强拉子英具摹。其结略谓，二次革命，刘衡即子英，在岳州受刘丙委任为民义社湘支部部长兼大元帅事务，我因经济困难未能组织机关，未曾联络多人，仅有参谋长刘宗唐一人云云。卒判为民义社。将子英、宗唐、心如于四年一月十八日枪毙。

长沙李应祥、陈德阙、谢见生、杨子清呈：熊镜生、王玉林、梁有元与民等四人均在长沙铜官业治。四年夏，恶探熊云庆嗾线骆子林诈称黄克强先生正式派员在常德募兵，给熊镜生等同伴赶赴常城。及至，骆即造据栽诬指为乱党，且妄指民陈德阙为熊立诚，一并捕送汤署。酷刑诬服，判为秘密谋乱。四年六月三十日，镜生、玉林、有元枪毙，民等四人各处徒刑。

宝庆欧阳崇学呈：李坤四年春充郴县署副队长，该知事因欲位置同乡，将李开除，来者与一警长妒奸，被指为运动军警谋乱，报送汤署，迭经刑讯，李以实告。汤署电询郴县，答以不知，即判为秘密谋乱，强拉其手取具摹供。四年六月三十一（衍）日枪毙。

长沙周连城呈：民向业劳动。三年秋，汤探拘民送署诬为系党魁周福蒸，在广东运枪革命，勒民供吐谋乱内容、同志名姓，迭经刑讯云云。死复苏，苏复加刑，至再至三，即畀禁陆军监狱。后因铁路土工簿载民未曾旷工一日，该厂为民铁证，故民得此残废朽躯，九死余生，以有今日。恳查办追偿。

国事同难会汤武等为杀人利己，罪恶滔天，铁凭铁据，公恳查办事：窃汤督祸湘，搜刮民财，断绝民生，草菅民命，专为虎伥，贪婪无厌，固莫胜发指。请但即其惨杀无辜案，略而言之。查刑律第一百〇一条第一项，意图颠覆政府，僭窃土地及其他紊乱国宪而起

暴动者为内乱罪。(1)首魁死刑或无期徒刑。(2)执重要事务者死刑或无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3)附和随行者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第二项,意图内乱,聚众掠夺公署之兵器、弹药、船舰、钱粮及其他军需品,或携带兵器,公然占据都市、城寨及其他军用之地者,均以内乱既遂论。其余预备阴谋知情供给皆无死罪可言。细绎法理,本罪成立主要件凡二:(1)须查有扰乱实据,方能依法支配,又况其判案基础并未根据法律及惩匪条例。而所认定事实既戾采证法规,又非涉荒谬,即属于虚乎!综其判决资料,无论单独一人或仅止数人,但凡搜有徽章、名册、委任状等伪据者即处死刑。试问一、二党人赤手空拳能否为乱乎?又试问手无寸铁,但持有徽章、委状等物,而即可以抵敌枪炮火药乎?且实行革命者必联络铁血同志,准备危险物品,焉用此种空文。汤督岂不之知?特恶探用以诬汤;汤即借以媚袁耳。至有判定无期或一、二等有期徒刑,而不久无故开释者,如何春楼、易凤祺等是。有判定徒刑而无故减轻者,如邓光海、李世清、余世尧等是。是其儿戏刑章,生杀任意,尤不言而喻。此非法残杀求媚袁氏铁证一也。

二次独立宣布取消,谭督出示,中央降罪惟渠负担,故各机关人员咸安职守。悄将审计处长易宗羲、财政司长杨德邻烈士、祠董杨兆鹏、纺纱厂长文经纬等不经讯明,擅行枪毙。其余仇鳌、龙璋、肖仲祁、刘承烈等或处徒刑,或被通缉,一时淫威震撼,杀气沸腾,人人战栗,举国若狂,汉阳诸姬,楚实尽之。究其万恶手段,无非谬将湖南省官员一网打尽。一则便彼密布爪牙,以致饿虎饥鹰充作机关。如华世羲、朱益叙、舒礼鉴、张树勋等捕风捉影,狼狈为奸,故入人罪,贿赂公行,其最著。一则便彼侵蚀巨款,架〔嫁〕诬他人。如易、杨诸公本未吞公,汤故杀之,而厚诬之捏造报销,欺蒙中央,已获厚利,人负罪名,其计可不谓巧乎!今其遗族确查谭督确证,谁实侵

吞，必有应任其咎者。又况既诬杨公吞款，又复称为长者，邮洋二千元，时反时复荒唐显然乎！此驱杀大员，植党营私，铁证二也。

二年冬，汤于会垣设立调查处，查办党案，专以痞徒江培根、李绍先、刘石渠、刘鸿德等四千人组织之，其符号分天、地、玄、黄四字，每字千号。去春，有遗失黄字九百余号之徽章，登报声明者，其明征也。其设制分一、二、三等调查。各调查所用眼线尤不可思议。汤督预悬重赏，破获大机关一万元，小机关半之；并可由眼线递升一等调查，如连续三月未获一案者，即行撤差。此外复有警察，各镇守使署、各县知事署，俱设有调查，查缉党案。故作恶探皆暗嗾眼线伪作徽章、印信、名册、告示、委任状等据，四出飞诬。手续既备，仍由各恶探呼朋引类，如蚊附膻，突入人家，借搜诬据，犁庭扫穴，抄没财物。甚至敲骨剥髓，逼勒奸淫，乃将被掳，人及其亲友适来该处者，一并捆送汤署，事后如能重金行求，系铃复可解铃。夫以若辈绝灭天良之宵小，而又畀以权力，诱以厚利，限以时日，是明明驱而之恶，以陷杀良懦也。且各痞徒平日劫掠害命，刑法随之尚冥不畏死，何况捕时既饱私囊，毙人复膺重赏，更且取得勋章、职官、禄秩。狡兔三窟何待他求，如此奇货谁不视为利薮，而急急以营谋乎！是以仇讐相害者有之，友朋相害者有之，亲属相害者有之，甚或子弟陷害其父兄者亦有之。网罗四布，不但洞庭以南陷阱塞道，矰缴充蹊；即鄂渚、沪上罹而致之亦所在多有。究其所获正式党案百不一二，而栽诬构陷，纯系恶探所产出者滔滔也。此故纵恶探，坑害良善铁证三也。

汤之军法科长、员为华世羲（即华铁匠又号华阎王）及汤功治、陈宝书等。所用之刑，军棍而外，非刑凡五：（1）皮鞭。以一铅铊銜三铁丝，每丝缠以革牛皮小条，令受刑人赤膊跪于方石上，膝湾压以铁棍，乃执皮鞭击其腰背，环绕胸膛，鲜血长流，肉屑横飞。（2）铁

棍。先以尺许方石令受刑人跪其边际，次以七十六斤之铁棍压其膝湾，末用八人践其两端，以致足筋损坏多成残废。(3)夹棍。以粗杉树棍令受刑人夹于胁下，以二人肩其两端将棍高举，受刑人愈恐坠下，用刑人愈将夹棍动摇，以致皮肉碎伤肋骨露出。(4)杆枰。先钉木转珠于横梁，次以麻绳穿过，使受刑人两手相交于背后，以绳之一端锁其两手，用刑人执其余一端力向上掣，受刑人身悬半空，适类商店檐灯，以致遍体麻木，绳陷入肤，筋骨损伤。(5)红毡。先以红煤铺地，次以碎磁、瓦片铺加煤石，令受刑人赤身俯伏其上，末以长方麻石压其腰背使不得动，以致火炙磁刺，全身破伤，口喷鲜血。凡此五刑，每次一种或数种不等，用时均不计数，但以气绝为度，绝后复以草纸烧烟薰其口鼻，俾得复苏。尤异者，行刑时，用刑人见此惨酷状况，鬼哭神号，类多心存姑息，乃华恶见其着手稍轻，即用反刑将用刑人登时行刑，复处以监禁。其刑讯态度，如罗桂山本系锯匠，卒令认为铸匠，因系铸匠方与弹壳有关，又更其名为罗铸。张怖臣卒令认为朱剑鸣，卜俊卿卒令认为郭俊卿，欧阳汉卒令认为杨浦轩。又王全乐，华恶问其入会出钱若干，王当误为入彼鲁班锯匠会，答以出钱四竿，而卒判为革命。又彭蹇，华恶谓其接洽李鸿颖，彭不承认。及苦刑难忍，彭哀号曰我前世认识他。华恶竟改为前次认识他，勒具摹供，是皆黑天冤枉，酷刑诬服，公然枪毙者。其余陈德阁卒令认为熊立诚，欧阳乾卒令认为杨洁、颜老满卒令认为安老三，均备历非刑，判处监禁。若斯之类，尤难更口数。又凡被逮下狱者，若干军法、调查二处无人行使运动，刑至皮烂骨散，体无完肤，虽尚坚持否认，亦径依据恶探所报缮就供单，嗾令卫兵强拉其手染指具摹而杀之。夫撰易姓名，提倡暴动者固在所不免。然正式革党亦未之曾闻，即或有之，亦须如前清例案，讯悉隐情，注明某甲即系某乙，公断不可妄指某乙为某甲，而并不知其实

为某乙也。此使用非刑，锻炼成狱，铁证四也。

自汤督专政以来，授意城狐社鼠一致指鹿为马，诈称无知乡氓实为著名党魁，大肆屠戮，图博袁氏欢心。今其径由各县署、各镇守使横杀盈万者姑不具论。但就会垣惨毙数百人观之，莫不家产倾荡，父母冻馁，妻子散离，伤心惨目，孰有过于是者。研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曩读武成窃怪其二三册之无所取也。以今观之，巨万湘民之命，变成数千恶探之钞币，实为汤督封侯之勋章。夜台鬼哭，鸡犬震惊，旷野冤魂，犹尚不解其触犯何法，而【无】故遭此飞来惨祸。极致全家数口，次第惨亡，靡有噍类也。黑暗地狱竟有若是之惨无人道，研胫剖心之尤甚也。是皆铁据铁凭确调确查者，如系虚伪，武等均甘自坐诬告刑条。为此，公恳大使台前俯准据情察核，转呈中央按律惩办，同难万人生死衔接。谨呈中央查办公使陈公鉴。所有冤杀各案容俟汇集续呈。

湖南国事同难会代表汤武、刘武、易凤祺、李泰阶（盖有同难会钤记）。

陆军第三师报告书

编者按:本文记载曹锟所辖北洋陆军第三师部分军队在湘镇压反袁斗争的情况，始于1914年5月，止于1915年3月，其内容可与本期《汤芗铭祸湘录》相互补充。该文原件存近代史研究所，系曹锟向北洋政府报告的底稿，封面题有“陆军第三师分防湘南各部队剿匪情形报告书”，并有“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陆军第三师师长曹锟谨呈”字样，正文标题为“长江上游警备司令报告”。今由庄建平等同志整理，删去内容重复的电文或报告，各篇小标题均为原文所有。

陆军第三师步兵第九团由豫 调湘之原因 五月二十一日

奉陆军部电开：前准汤督拟裁守备队，由中央派兵两团，以资镇慑。奉大总统令，已准驻泌九团拨往等因。随即电饬步九团准备开拔来湘。

步兵第十一团第三营暂驻湘 潭报告 六月二十八日

据步兵第六旅张旅长报称：步兵第十一团王团长呈称：该团第三营营长王维城报告，该营奉令开拔新化县，遵于六月十七日由岳乘轮南下。十九日午后三点至长沙，随即下船，进城禀见汤督，

接洽一切。次日午后五点开船，二十一日午后抵湘潭。营长赴县署，与县知事计议驻扎地点：营部与第十、十一两连住金廷会馆；第九连住禾川会馆；第十二连住乾元宫；机关枪连住鲁班殿。各处地势窄狭，拥挤非常，缘河水涨发，庵观寺院被水淹没者甚多，无舍可筹，只得从权办理。刻下长沙及湘潭经过一带，民房屋顶与水面相距二、三尺许，湘潭街市上水者约三分之二，行人往来必需船只。营长本拟开往新化，奈陆运多水，船运多山，碍难前进，暂驻湘潭，俟水落时再作前进计划。该处有戏园两座，逐日派官兵轮流稽查，免生意外之虞。

步兵第十一团第一营向衡山第二营

(少两连)向常德出发 六月二十九日

饬步六旅第十一团第一营附机关枪两杆开往衡山，第二营(少两连)附机关枪两杆开往常德，于三十一日午后六点一律出发。至于所需之船舶，现在业已备妥，仰该出发之营派员接洽，务于今晚各将军用物品运至岳州南门鱼巷子口停船处，先行装载齐毕，以便明日午前六点出发。至于给养一事，由该出发队伍径由军需直接向军需处接洽可也。其船舶之分配如下：

第一营：拖轮一艘、小轮一艘、木驳一只、民船七只。

第二营(少二连)：轮船二艘、木驳一只、民船二只。

步兵第十一团及步九团协助

湘省退伍之原因 七月一日

电禀中央。前奉大元帅令，以湘省办理退伍事宜，应派得力军队前往镇慑，查有驻扎泌阳第三师步九团堪以派往等因。旋准湘督电商，以退伍事急，即须派军队协助，当以九团远在泌阳，缓不济

急，随派驻岳步十一团分途开往衡山、常德、新化等处弹压。步九团于六月二十八日陆续回岳，又以沙市紧要，随派该团第三营开往填孔。

步十一团第一营改驻湘阴七月二日

准汤督电开：步十一团第一营已抵长。迭据湘阴李知事并一区守备队司令密报，该邑守备队已受人运动，势将哗变，请速派队伍来阴等语。查该邑密迩省垣，似难置为缓图，拟商知第一营张营长，暂令该营改驻湘阴，借资镇慑。一俟该处办理退伍就绪，再行电商转饬相机前进。

汤督电商拟将步十一团第二营

全部驻扎常德七月七日

准汤督电开：第二营两连已抵常德。惟该处情形紧急，所余之两连，若能从速由沙移常，更当有恃无恐。

复汤督虞电七月八日

昨奉虞电敬悉。第二营驻沙两连顷已到岳，一、二日开赴常德。俟小火轮三艘、木驳一只回岳，再运此二连前往。若常德吃紧，即请另派小轮来岳装运。此次十一团分驻湘阴、常德、新化等处，倘有缓急，移调应援在所不免。拟请设法筹拨木驳四只、拖轮一艘，常川停岳，以备不虞；庶免临时租雇，辗转交涉，贻误事机。

致汤将军电步十一团王团长

率队赴常德驻扎七月九日

昨电请筹拨轮驳已蒙应允，常德吃紧情形业经电达。兹拟加

派十一团长王承斌随带机关枪四杆驻常德镇慑。并电伍镇守使^①饬将驻常之七十七团第二营暂归王团长指挥。倘有缓急，庶可联络而免分歧。

驻常德守备队三营拟一律裁撤七月十日

据汤将军电开：常德守备队原有三营，据裁兵委员报告，现已着手裁并，略有头绪行将勒令回籍。

拟调驻沙市第十团及第九团

第三营来湘七月十日

致段上将军^②电：前奉中央电令，以湘省办理退伍应派得力军队弹压等因。当即遵派十一团各营分驻新化、湘阴、常德等处。刻因衡州兵单，亟应派队前往；兼以常德紧急，又须添兵填扎。十二团远在鄖阳，十团及九团第三营分驻宜、沙，致岳州近日屡破乱党机关，谣言四起，仅有步兵两营更难分拨。查沙市情形，现尚安谧，更有黎镇守使^③所属各营驻扎其间，定资镇慑，拟将三师驻沙队伍暂行调回，以应湘省之急。沙市地处宜昌、岳州之间，万一有警，宜、岳均可分兵援应。高明以为何如？除饬驻沙汪旅长知照外，特此电闻。

湘阴空虚拟派队填防七月十二日

准汤将军电开：真电敬悉。蒙电饬湘阴张营长准备开赴衡山，至以为感。查湘阴地处重要，张营长去后无队填防，未免空虚可

① 伍祥桢，曾任湖南省长岳镇守使。

② 段芝贵字香岩，安徽省合肥人，彰武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

③ 黎天才，字辅臣，云南丘北县人，时任湖北襄鄖镇守使。

虑，敝处筹思甚久，苦无良法。适尊处已拟调回沙市步兵一营半，克来接防，省垣托其庇护，岳州隐有后援。至饬派轮船一节，自应遵行。惟现正赶办常德、湘阴、湘潭、衡山、衡阳等处运输，无船可拨，一俟调遣各队竣事，再当电达尊处，派轮克往。

饬五旅汪旅长速派队回岳七月十三日

五旅汪旅长速派步九团第三营及步十团第三营之两连，并炮兵第六连之一大排回岳，以便前往湘阴驻扎。兹派李副官前来接洽，希饬该营等赶即开拔，为要。

步十一团驻防常德情形报告七月十六日

据十一团长承斌报称：常德守备队遣散情形及我军布置办法，并关于地方状况分条如下：

一、守备队遣散以前之情形。查该处守备队系第二、五、七等营，因王镇守使^①向驻澧县，该三营无所统辖，各自为政，内容紊乱，军机[纪]毫无，且与地面感情极坏。自三十九旅七十七团第二营开到两连，该守备队即屡屡有寻隙情事。好在职团第二营五、六两连随到，我军兵力稍厚，该守备队似稍敛迹，然及闻遣散之信，凶横顿增，加以地痞暗中唆使，遂大仇视我军。八号，职团第二营兵士五、六名伙赴街市购物，忽遇守备队数十人蜂拥而来，夺去刺刀三柄，我兵士并未与之争角，隐忍躲避回营。旋即查出夺刺刀之兵士系守备队第五营，当于[与]该营营长交涉，并不承认。现该营业已遣散，所失刺刀更无着落。又是日下午，七十七团第二营由船搬取枪械子弹上岸（此项枪械子弹系贵州都督派员由京领来，暂寄在常

① 王正雅，时任常澧镇守使。

德，归七十七团第二营就近看守)，而守备队即乘此机会聚众数十人持枪前往抢掠，彼此互相开枪，守备队毙四人，遂即纷纷回窜。七十七团第二营未伤一兵。此项交涉现已敷衍了结矣。

二、遣散时之情形。查该处守备队三营官兵，既系同乡又多亲属，兵丁滋事，营长以下各官长全不能约束，故凶横日甚一日，及闻遣散消息，辄要挟多端，不应其求即拟蠢动。迨闻我军又由岳续开来兵力若干始皆胆怯；又兼遣兵委员宣告得体，遂皆降心相从。九号发饷交械，十号离营，安然解散。地面化险为夷，商民转忧为喜。

三、遣散后之情形。查驻常守备队之兵丁全系常属各处土著，自经遣散，均各回籍。而居住常德城内外者约占少数。其各营官长家眷现仍寄居城内，闻不日亦即搬取回籍。各营营长现因补造兵丁装械等册未完，滞迹城中，事毕后即行离常矣。

四、未经遣散军之调查。查第四区守备队共九营，所有驻常之二、五、七等营、驻慈利之第八营、驻大庸之第九营均已次第遣散。其随王镇守使驻澧之一、三、四、六等营，除留四连暂归该使作为守卫队外，余均一律遣散矣。

五、我军布置之概要。自守备队遣散后，即商同七十七团第二营张营长，规定各城门守卫及巡查区域。兹拟定东门归彼营派兵守卫，上下南门、大小西门及北门均归职团第二营担任守卫。其巡查区域由北门起，经过长巷子、墨神庙，至下南门之线迤东及东门之街市归彼营担任巡查；迤西及大小西门外之街市并大河街归职团第二营担任巡查。至妓馆、剧院，彼此各酌派官兵互相稽查。

六、团部及营连驻扎之地点。团部及第七连、机关枪第二排驻玄都观，第二营营部及五、六两连驻府圣宫，第八连驻县城隍庙，所住之房均尚宽广[敞]，不特阴雨不漏且无湿潮之患。七十七团第

二营营部及五、六两连驻府城隍庙(如第二附图)。①

七、该县商业及民情。查该县为湘省第一商埠，由形势上观之可称为小汉口，城内商业固属繁盛，且东门外之商店间有中外合资者尤觉繁华。缘城内多土货，城外多系洋行也。其妓馆、剧团散处于城内东北半部，如三板桥、昭忠祠、女娲宫附近皆是。至于该处民情异常刁滑。地痞之多犹分等第：上等者如劣绅，下等者即系刀匪、土棍之流。此项刁民，官府久无办法，守备队未遣散以先，即暗中勾结，扰害商民。自我军到后，除极恶者远扬，余皆敛迹假作良民。现因初到未得底细，拟即设法探查，期除丑类，以保地方安宁等情。

调沙市驻防之队伍迅速开拔来岳七月十九日

沙市步五旅汪旅长：

顷接长沙汤将军电开：据报郴县有退伍兵三百余人全体哗变②，请转饬驻新化王营长迅速开赴宝庆；驻衡山张营长准备出发、听候命令等因。除电饬各该营遵照外，特此电闻。仰即遵照前电，迅速开拔来岳，以便转赴湘阴填防。为要。

郴县兵变及派队前往剿办之情形七月十九日

接统率办事处电开：据汤将军篆电称：耒阳知事陈兆璇电报郴县兵变，饷械被劫，已派探往，得实续报等情。又据郴县电报局长汪文彬自耒阳电称郴县兵变，十三夜八时，突来兵二十多人各荷枪械拥入报房，猛将机器、械等件一并损毁。文彬见势凶凶无从理论，即亲投知事公署，讵该署被围甚密，复又返局，适闻各叛兵声言

① 附图缺。

② 指 1913 年 7 月 13 日郴州兵变。

捕人，不得已逃避民家。翌日闻得知事及厘局均被绑，又有被杀者数人，勒逼商民悬挂白旗，张贴伪示，盖用讨袁大元帅伪印，其志非常可比。为此，局中上下人等均各逃散。文彬只身今日过来，特先电稟，余后再详等情。又据衡阳道尹俞寿璋电称：据永兴知事赵元锟密电：“闻昨夜驻郴吴万春部曾纪光倡变已被戕，徐海清遁，地方尚安；今日九时开军事会议，退伍兵运至瓦窑坪被截回乡”等情，已派探往，得实再报等情。据此。由耒至郴电线前夕忽为中断互为参证，事非无因，现在会商部署巡防，保全衡郡秩序，严防奸细响应等情。

窃查此次郴县兵变，概系守备队第二区所属，该区兼司令赵春庭自奉裁兵后已一月有余，屡次派人前往开导，并经函电慰勉，乃竟置之罔闻，迟迟至今，始将各处军队调集郴县、宝庆、衡州三处，又未实力奉行，因循犹豫，不知是何居心？芗铭视此情形，深恐该兼司令办理不善至酿意外事变，更加派专员分途前往，俾得早日竣事。本月十四日饬步兵七十八团第一营营长贾凯率所部二连、及炮兵一大排、机关枪两排，由衡山向耒阳前进。同日加派第三师第十一团第一营由长沙开赴衡山以备不虞，约计时期本日可达到。又闻此变，更电第十一团第三营由新化移驻宝庆；并派七十八团团长赵锡麟率兵一营前往耒、郴一带痛加剿除；并饬各区司令率队严加防范，务期刻日扑灭各等情。湘省会匪素多，又值裁兵之际，游勇失业，而黄、谭徒党往来其间多方煽引，尤虑乘虚响应，致滋燎原，务宜注意预备筹防。其石振声一旅即可先调回鄂以资派遣。至岳州为湘省要冲，尤宜严密稽查，勿令乱党乘机思逞。切要。

郴县兵变由第三师派队协剿七月二十日

上统率办事处电：恭读巧电，训令敬悉。前准汤将军芗铭电以

郴县有退伍兵三百余人全体哗变，嘱由第三师派队协剿。当派十一团第一营驰赴衡州，第三营由新化移驻宝庆，随三十九旅之七八团赵团长前往郴县、耒阳一带剿办。至岳为湘、鄂枢纽，黄、谭徒党最所注意，近日叠破乱党机关，拿获逆犯多名，刻正研究惩办，详细情况容俟陆续稟报。除遵令转饬严密稽查外，谨此电复。敬乞转呈大元帅鉴核。

步十一团第一营张营长向衡山前进七月二十一日

顷准汤将军电开：郴县兵变，永兴、耒阳相继失守，已派赵团长前往痛剿。惟永州方面崇山峻岭，林竹深密，倘匪徒溃窜该处，恐致蔓延。请饬张营长酌留一连驻衡山，余均向衡州开拔等因亟应照办，仰即遵照办理。嗣后奉到汤将军命令即行遵办；不必俟此间电令，以免周折为要。

步十一团第一营报告郴县兵变情形七月二十一日

据步十一团第一营张营长福来电称：职营于十八日早七点安抵衡山，即晤县知事。据云郴县十三日因遣散守备队兵变，该队营长被害，知事被伤现围困城内。电报、厘金各局及各铺户均被抢劫，旗书“中华民国民主孙”，各处布告称“讨袁总司令”。现散兵、土匪千余人勾串已通，职营现极力防范。再者，顷奉汤将军篠电，据报称郴县兵变情形，仰即严加警戒。现已派七八八团赵团长前往耒阳，并饬职营应即暂受该团长指挥，并准备出发听候命令等因。营长到衡，闻赵团长率步炮、机关枪统计约一营。刻因匪人云俟广东股匪到即扑衡郡。闻枪有千余杆。逼商助饷十万元，现已得五千元。永兴县变兵一到，知事离县，监狱被劫。现驻衡三十九旅贾营长已率队赴耒阳县。衡山守备队已前往。同时接衡道尹来

电，郴匪下窜，衡郡万分吃紧。已电稟将军请即刻拨队来衡镇慑等因。营长在营，是否前进，现未奉命令，合静候电谕。

调步十团由宣回岳填防七月二十一日

准段上将军电开：马电诵悉。湘事紧急，自应拨兵助剿。惟十二团远在襄樊，调湘过费时日，且近来搜剿余匪深为得力，正资借重。张团长派赴兴山军队，现既饬其调回，其远安派去一连关系亦不重要，请即饬其赶紧集合。敝处现派王团长都庆率两营克日开赴宜昌，请饬张团长俟王团长接防后即行回岳。汤将军电系何日情形，嗣后仍祈随时见示。

汤将军通知耒阳、永兴变兵逃走情形七月二十一日

准汤将军电开：据耒阳电。局长程裕光来电称，该县下山十曹头街之乱兵，闻有北军将到，于昨夜抛弃军装枪械而逃，余均退往永兴等语。特先电闻。再长沙、衡阳间，电线仍未修理完竣，耒阳电系转由衡州邮寄到长。合并声明。

汤将军通知进剿变兵布置情形七月二十一日

准汤将军电开：马电敬悉。此次兵士、叛匪勾煽在郴哗变。永兴、耒阳相继被踞。已派七十八团第一营向耒阳进剿。七十八团第三营向常宁、桂阳前进。第十一团第三营十九日已由新化向祁阳前进，以便会剿。第十一团第一营驻守衡州以固根本。并饬团长赵锡龄督队驰剿，务祈迅速扑灭。前因永州电阻，通知稍缓。近日仍未接前方情报。一俟递到，当即随时电闻。

拨队赴长沙填防电知汤将军七月二十一日

致汤将军电：昨电商段将军，拟由现驻襄樊、宜昌各团中抽拨两营一节，顷准覆电开：襄樊较远，军队输运过费时日，敝处已另派队克日开赴宜昌接防。请饬驻宜张团长即率该团一、二营开拔回岳等因，除电饬张团长遵照准备外，特先电闻。并请电饬萍矿局拨借拖轮、木驳以资输运。再，湘事吃紧，亟应勉尽绵薄。拟将现驻常德、宝庆、衡州等处之十一团各营，连同此次由沙市、宜昌调回之十团各营配附山炮、工兵各队暂编一混成旅，以备尊处调遣。又驻沙市汪旅长率步兵一营半，明日准到岳即开赴长沙。知照并闻。

因郴兵变由第三师派队助剿，兹编成混成一旅以便前往。到长沙后，再分两支队向郴县方面前进。

混成旅之编成如下：

支队长、步五旅旅长汪学谦。

步九团第三营。

步十团（少第三营）附机关枪六杆。

步十一团（少第二营）附机关枪六杆。

骑兵一大排。

炮兵第五及第六连。

电稟编成混成旅赴湘助剿之原因七月二十二日

致统率办事处及陆军部电：前准汤将军电，以郴县兵变，请派队剿办。当派十一团一、三两营驰往会剿，已电稟在案。昨准汤将军箇电，闻永兴、耒阳相继失守。该处崇山峻岭，守备队不尽可恃。请加派营队克日到长，借资调用等因。湘事吃紧自应拨兵前往，当即电饬现驻沙市步五旅汪旅长学谦率步兵一营半即日出发，

明日可抵岳州，到后即开赴长沙。查湘南一带，毗连两粤，山深林密，盗匪乱兵互相勾煽，最易蔓延，非有得力营队难期迅速扑灭。已电商武昌段上将军将驻扎宜昌步十团调回备用，并将现已开拔入湘之步十一团各营及步十团配附山炮、工兵、卫生各队，暂编一混成旅，以备援应，而资调遣。谨此电稟。

步十一团第一营由衡山开赴衡州报告 七月二十四日

据步兵十一团第一营营长张福来电稟，顷奉汤将军谕，二十二日由衡山开拔两连即日抵衡州，已驻道署。留衡山一连，奉赵团长谕，敬日开衡州。刻耒阳已复。赵团长带该团两连赴耒阳。现衡州安谧。

汤将军电知分配各营队搜剿临武

桂阳兰山等处余匪 八月二日

准汤将军电开，顷据敝处所派赵团长锡龄由桂阳来报、贾营长凯由郴县来报、王营长维城由祁阳来报，及耒阳、郴县、永兴、桂阳、宜章各县知事电称，各该地方叛兵均已逃散，现状安谧。并各捕获首要及从匪数百人，搜获枪枝六百余杆。据永州第六区樊司令云亭电称，据派赴嘉禾堵剿罗营长先凯开抵兰山报称，该处并无叛兵骚扰情形。又据探报称，临武警备队变，戕知事，随即逃散，地方安谧等语。据以上各方面报告，是郴、桂、肇乱叛兵均已逃散。惟兰、嘉一带，风闻滋扰之土匪尚苟延残喘。已由敝处饬贵部王营长维城督率所部扼驻祁阳；饬团长赵锡龄分派所部一路由桂阳驰抵临武，一路进驻嘉禾；饬营长贾凯就郴县分派所部两连驰驻宜章；饬罗营长先行率带所部赶向嘉禾前进，以期合围包剿，搜剔净尽；并调贵部张营长福来所部开往永州，借资相机堵剿。一俟临、桂、嘉、兰搜剿清楚，即由王团长、赵团长、望司令会同各队将道县、宁远、江华、

永明各县节节清剿，以除积匪，而清盗源。特此电闻。

步九团第三营驻防湘潭拿获乱党报告八月二日

据步九团第三营陈营长保荃报称：营长于八月一日午前七时，有汤将军派来调查员傅金奎携有公文协拿党人，当即派官兵赴湘潭十五总街室源福栈，拿获该栈尹贵宜等十七名。内有日人堆内盛一名，供系卖药者，然所持护照则系游历之字样，复检查各处尚无违禁物品。惟有日人药箱一个，并搜出栈主及客人真洋六十元、假洋四十元、钱票约三十元、衣服等件甚多，当即交文明警察看管。该犯等十七名当被傅调查员押赴长沙。又同时调查员杨万贵、章得发亦由职营带去官兵二十员名，赴湘潭西南石塘寺拿获党人谭训谱及其第三子绍黄，搜出炸药材料五瓶（酒精三瓶硝镪水两瓶）、玻璃制造炸药器械十余件、零星军械数件，但该犯随调查员乘船回解，二日拂晓将至湘潭，因风力强大，船只动摇，谭训谱畏罪假称小便，乘势投江，打捞未获。其谭绍黄一名及一切物件均被杨、章二调查员押赴长沙。步十一团机关枪一排于一日随同该团团长来湘潭，经团长面谕，该排留湘潭，暂附职营。

步五旅报告驻湘潭之情形八月六日

据步五旅汪旅长学谦电称：职旅旅部五日早十一时抵湘潭，驻南门外关圣庙。旋与该县罗知事葆祺接洽一切。该处原驻第一区守备队共八营，每营约二百余，现有将军府谘议官余范传解散该守备队已七营有余，只有外防百余人亦在早晚遣散。湘潭地势辽阔，且极冲要；一营驻防，一旦邻县有事，不能应援。如十团到岳，请饬一营驻湘阴，一营驻常德而厚兵力，以资应援。

步十一团报告剿匪情形八月十日

据步十一团长承斌电称：本日晚团长到永州，询悉第一营系本月四日到永。五日早望司令即率队开往宁远一带。顷奉汤将军电开：嘉禾、兰山、新田、宁远四县交界之兰岭山内，现有土匪一群，时出骚扰，望饬贵团前方各营连协力兜剿等因。遵派第一连刻日开赴江华一带堵截助剿，以除丑类。

上统率办事处电湘南防剿情形八月十日

北京统率办事处钧鉴：华密。前以湘省郴县、永兴、耒阳等处变乱，当派步十一团各营驰赴常德、宝庆、祁阳，会同防剿；并拟将分驻宜昌、沙市之步十团各营队调回，暂编一混成旅，以资调遣。业经电稟在案。旋准汤将军电开：湘南目前派往军队已可分布，惟湘西一面，极其空虚，望饬派重兵驻扎，俾便策应等因。查分驻宜昌、沙市各队已陆续开拔到岳，饬五旅汪旅长学谦率九团第三营开赴湘潭，十团张团长学颜率该团第一营及第二营两连并山炮四尊开赴湘阴，以资镇慑。谨此电稟。

步十一团报告湘南进剿匪徒情形八月十三日

据步十一团长报告列下：（一）查退伍兵哗变，系乱党张子南（宜章人）暗勾该区守备队第五营一连连长邬荣升（江西人）及第三队队长赵元发（衡山人）乘遣散时据城变乱；及我军南下即抢掠分窜。现经赵镇守使及赵团长擒斩百余人，并收回枪械二百五十余杆。张子南等漏网。（二）郴宜变兵投入匪股甚多，匪氛甚炽，聚千余人占据兰岭山，其匪首李国株〔柱〕昨经汤将军分电各处有拿获该匪首者赏三千元。（三）职团第一连因新田吃紧，已改道宁

远相机进剿。刻又派张营长率第三连进驻道县；第二连向江华、永明一带进发，堵截股匪西窜。永州为湘省西南门户，不可无兵镇慑，已电调五营长率第九第十两连来永填防。第十二连留驻祁阳；第十一连仍留守宝庆。因守备队第六区望司令现前进道县一带，其部下分驻永州东南西各县作为游击。七十八团赵团长现驻桂阳，其一、三两营分驻郴县东南西各县。斌业与望、赵联络，借通消息。以上各情如有变更，再随时电报。

驻常德步十一团第二营报告拨队至大庸情形八月十八日

接步十一团第二营崔营长报告，该营派兵一连前往大庸防堵，并会商该县知事妥为办理。营长遵即分派第七连连长杨开泰带兵一连，于十三日驰赴该处。当即电稟在案。查大庸距常德陆路三百八十余里，内有二百余里俱是崇崖峭壁，沟壑纵横，行动极为不易，所有子弹锅灶帐房等项均雇民夫抬运。再湖南电报仅通常德之德山，距城尚有十数里之遥；自常德至大庸、桑植等县电报向系不通，所有报告等事，未免稽延时日。又常德著名痞匪孙汉臣、全老九、高虬、吕太山、官子堂、申汉清、杨玉林、张桢奎、李玉廷等九名系本营弋获，于十三日奉汤将军电饬将痞匪孙汉臣等九名一律正法，以昭炯戒。营长于十四日上午四点会同沈知事，将痞匪孙汉臣等九名一律枪毙。比即会衔电覆，嗣后有何情形，自当随时报告。

步十一团第二营驻常德破获乱党报告八月十八日

接步十一团第二营报告：该营闻有乱党欧阳煜，由汉口潜伏常德，运动贵州军火希图起事。风闻之下，随派多员细心暗探。不料该乱党耳目灵通，遂即乘船逃往桃源县。营长即派六连排长王邦

臣带兵六名，徒步尾追。幸该乱党尚未下船，随即捕获旋营。据该乱党所供：年二十三岁，寄居贵州，第一次革命时，授陆军上校，充湖北都督府参谋官。去岁四川独立，又充熊克武参谋官，且自认运动贵州军火希图起事。同谋有艾汉萌、庄鹏程、田荆春等。惟艾确系党魁，当二次革命时，曾充北伐总司令。现该乱党寓汉口堤口五大宾馆第八号房等情，业经电请就近派员拿办在案。至艾党等是否拿获，仍请电示，以便复讯凶犯，而期多破机关。所有欧阳煜供认运动军火及同谋情形并住在地点，理合详报。

驻常德步十一团崔营长报告八月十九日

据常德步十一团崔营长报告：两洽电敬悉。遵于皓日早四点将欧阳煜及后获其同党凌霄、李惠臣、田云卿等四名亦均供认不讳。当即一并正法。其供词抄录如下：

一、欧阳煜据供：二十三岁，原籍四川遂宁县人，寄居贵州铜仁县。起义时出任副总统参谋，去岁四川独立，又充熊克武之参谋，卸职后即在汉口赋闲。后闻贵州陆军刘营长领有大批军火已运到常，当即会同李惠臣等多人来常集议办法，拟在常勾结常德、桃源、辰州一带退伍目兵以便利用此项军火举事，将有成，即被拘获。今蒙讯问，所供是实。

二、李惠臣供称：现年二十五岁，贵州人。我今年五月由家乡同凌霄、田云卿等多人来湖南，原为运动贵州军火，相机起事。不幸大志未遂，即遭拿获。如以为罪，请速处置。所供是实。

三、田云卿供称：年二十三岁，贵州人。于五月间来常德探听冯云亭、欧阳煜等下落，进行如何，以便帮同运动贵州军火。如将此项军火到手后，即行勾通退伍目兵在常起事。不幸被获，请速处决。

四、凌霄供：年二十三岁，贵州人，陆军第一期武备学生。我与欧阳煜素识，欧阳煜实是运动军人希图起事，我只帮伊等筹划进行。尚未举事，致被拿获。所供是实。

步五旅汪旅长报告十一团在道县剿匪情形八月二十三日

汪旅长报告，据永州五团长电转，据该团张营长函报：皓日午后二时，据称报有悍匪二、三百人，在道城北乡社湾山内起事。随派第三连牛连长起顺、排长冯泗源、赵崇璧会同守备六区四营三连，并请刘连长振廷、胡参谋鼎等同时率兵前进，四点驰至。该处层峦峻岭，无法长驰，因分三路越险夹袭匪巢，讵匪以步枪在前，大炮列后，声势汹汹，抵柱三、四时之久。幸各官兵协力猛攻，匪势不支，我遂获胜。总计枪毙匪九十余名，生擒匪首周长胜等十一名，交由望司令讯明正法。夺获大炮三门、来复枪二十余枝、刀矛弹药无数，并搜出讨袁军副司令潘汉祥伪证。是此股土匪且有破坏党性质。拟再搜剿逸贼，并派探察他股匪踪。冀绝根株，以安地面。此役守备队受伤二人，本营幸无患等情。再永道间有一双牌镇，现有匪徒出没，行人不便，拟饬第九连拨一大排往驻，以便交通各等情。据此，除覆电慰劳并饬搜剿余匪，以绝根株外，谨此电闻。

步五旅报告驻扎湘潭情形八月二十六日

据五旅汪旅长学谦报告驻扎湘潭近日情形暨所办事件如下：

一、八月十一日夜两点钟时，十二连七棚目兵巡至易家塘，忽有身着短衣者一人，猛见我巡街目兵到此，即行急跑，当以形迹可疑，上前捉获，搜巡身边藏有小刀两把。讯称名刘汉东，长沙人，自认窃盗不讳。据供尚有他物在树林坟地内。遂带该犯前往，取出剪锯一把、铁锤三根、竹篓一对内装衣服四件，皆系赃物等情。据

此，旅长讯明刘汉东一名确系小偷，与匪党毫无干涉，当将人赃一并函送警察署，旋经转详县知事究办。现闻已定一年徒刑。

一、本月十四日，旅长因十一团缺少副官，派职旅王参军焕齐前往辅助。现接王参军十八日由衡州来函云：十四夜冒雨乘久安小轮起行，十五日住贯亭，十六夜住雷溪寺，十七日晚抵衡州，十八日登岸住城内潇湘旅馆。询知湘潭至衡州旱路二百八十里，水路四百二十里，暗礁甚多，小轮颇不易行。当日谒见伍镇守使，据云该旅七十八团赵团长带两营驻桂阳、嘉禾、兰山一带。衡州系七十七团第二营及工兵一大排，其余各队均住长沙。又湖南第二区守备司令赵春亭，尚有第二、第四两营共约五百余人亦驻衡州城附近。再者，闻由衡赴永，水路四百五十里，船行须六七日。旱路三百十里，四日可到。拟十九日由陆起行等语。

一、八月十五日，据九团第三营陈营长葆荃详称：据随营差遣李子林报告，探得十四总后有无业民人李金修私通党人，暗行招兵等语。当派督队官邓如琢详细调查属实，并有见证人王贵和、孙秉知为凭。遂于十三日，派官一员带兵一小排拿获。讯问供为乱党招兵不讳。同日又获冒称调查员之吴贵生一名，供称系湘潭行政厅差役，当即函询罗知事。据覆称，此人前曾充差，因不守法规，业已开革，请即严办等语。营长未便擅专等情，详请前来。旅长覆核，尚有同党多人未获，此时未便惩治，恐将其余党惊逸。已饬该营暂将李金修等二名，严行看押；一面访拿余党。并闻有入土棺木一具非装死人，约系匪党运来禁物，现正严密调查，俟此案审有头绪，再行稟请办法，以便遵行。

一、于二十一日夜，接奉马电，敬悉一切。已转饬机关枪连无庸赴常；并函知将军行署参谋长，因机关枪【连】现不开拔，不必备船输送。一面函知十一团王团长知照矣。

步五旅转详步十一团报告 八月二十六日

步五旅旅长汪学谦转详，步十一团王团长承斌所报前方匪情军情，并道路之崎岖，气候之不同，分条列下：

一、匪情。查湘南一带，毗连两广，向为盗匪之渊薮。自反正后，匪气愈炽者皆由于第六区守备队屡屡拐带枪枝入匪伙，害故较前尤烈；又兼此次郴县叛兵与匪相合，遂大张旗鼓到处抢劫，各县因之纷纷告急，几有朝不保夕之势。及职团连合七十八团分路南下，该匪遂闻风分窜山谷，不复从前之专横矣。惟该匪消息异常灵通，官军方购线往捕，而彼则先一日即行他窜。亦有时被官军近逼辄散为农民，使我良莠莫辨；又况此间猺山蛮洞教化莫及，人民造纸、业农者各半，然性情刁悍者忽聚为匪，忽散为民，视为习惯。所以从前各县举办清乡均无成效。现在剿办之法，惟有多购眼线，探确匪巢，由各面兜剿，庶可获聚歼之效。昨接七十八团赵团长通报，据言桂阳一带匪势大减，无能为患。又据望司令通报，道县现有土匪数十股，每股约数十人不等。汤将军昨已电饬将守备队调集道县、宁远、江华等处，连合职团协力兜剿，务期铲除净尽云云。

二、我军。职团第一、二两营由宝庆、衡州两方面南下，酷暑行军，困难自不待言；又因山岭丛杂，道路崎岖，不但马骡不易行走，即以人力搬运，亦甚艰难。故第一营将瘦弱马骡及笨重物品并病兵二十多名全留驻衡州，第三营之第十连并笨重物品留驻宝庆，第十二连并机关枪连一排留住祁阳。查各营病兵除患疟疾等症外，余均系脚伤。第一营由永州开赴前方，计日可到。第三营王营长率第九、第十一两连已到永州。

三、友军。由新田经嘉禾、至兰山之线以东各县，均由七十八团分兵驻扎，以西归第六区守备队并职团分县驻扎，忽堵忽剿，已

有连合之势。至新田、嘉禾以东各县，虽有第六区守备队驻扎，惟嫌兵力太分，甚为单弱，不足恃耳。

四、气候。查由永州西去数十里即入广西，再西南三百余里即到桂林，故此间气候与广西相同。时值三伏，热度极高，又兼久旱，酷暑较往年更甚。幸我官兵体力坚强，又多备暑药，故中暑者不过十分之一、二。过道县以南，山林丛杂之乡渐有瘴气，虽不若两广之甚，然不得不分饬各连，预为防范也。

步十一团第二营报告在常德捕获乱党情形 八月二十八日

步十一团第二营营长报称：据职营密探报告，有乱党冯云亭一名潜伏城东德山地方，又有乱党李荣华一名潜伏城西河洑地方。营长当即分派五连排长杨得春、营部护兵孙岱各带兵六名，变装分投侦拿去后。于八月十八日五连排长杨得春由德山将乱党冯云亭弋获回营，于八月十九日营部护兵孙岱由河洑将乱党李荣华弋获回营。前后会同叶执法、沈知事迭行研讯，始终供认不讳，殊属玩法已极。该犯等既然确系乱党，自是罪无可逭，因商同叶执法、沈知事，于二十二日上午四点，将乱党冯云亭等二名绑赴西门外大校场，一律正法，以昭炯戒。所有乱党冯云亭等二名拿获暨行刑地点、日期各缘由，理合呈报。其供列下：

冯云亭供称：现年二十八岁，贵州定番县人。前在贵州北伐兵团队充当排长，后由贵州贩鸦片来常德售卖，到常德已有一年之久。现在有意回黔，又恐刘护军使好杀人，遂与凌霄、欧阳煜等同谋贵州军火，以图起事。今蒙讯问，所供是实。

李荣华供称：现年二十三岁，贵州人。实不相瞒，我闻说欧阳煜、冯云亭等在常德希图运动贵州军火，恐其运动不成，我特由汉口前来帮他们筹画。不必多问，所供是实。

步十一团第一营报告在道县剿匪情形八月三十一日

步十一团第一营营长报称：职营十四日由永州出发，十五日午前十一点行抵毛家口。匪徒向聚该处，前数日守备队饷全行被劫，道傍村店俱无。十六日晚七点抵道县。十九日据侦探报告，道县北乡社湾有大股匪徒。当时派第三连与守备队联络同赴该处剿捕，于午前十二点出发，出城行约二十余里，拿获匪探六名，当即枪毙。复行三、四里，据民人报称，本村现被匪抢去民女六人。我军疾驰前拿，匪见追急，将民女释放，随即奔入山中。至四点遇大股匪徒约二百余，盘踞山林内，开枪对敌至七点止。我军奋勇前进，分途登山，四面围攻，幸获全胜。毙匪八十余名，生擒十一名，夺炮三尊、枪二十余杆、刀矛多件，我军全行无恙，守备队兵受伤二名。并搜出讨袁司令潘汉祥之证书，所获各件均存望司令处。并生擒伪棚头周长胜等十一名，讯供不讳。今日一律正法。想此股匪业已势孤力穷矣。

现据道县、宁远交界之瓦窑滩、小十里铺、庙头等处，有大股匪徒滋扰。兹与驻宁远军队会商驻宁罗营长同职营第一连葛连长树屏，已于今日开向油[？]湘方面前进；驻道守备队同职营第三连开向瓦窑滩等处前进。四面围攻捕获甚易。营长已准备明早四点亲率第三连前进，相机剿办。闻此股匪徒即系由兰岭山窜来，在该处专行抢劫。至于剿办是何形势，容再续行稟报。

步兵第十一团在湘南剿匪情形九月十一日

接驻湘南步第十一团长王承斌报告：查郴兵变后，经赵镇守使及赵团长擒斩多名，余即逃入匪伙，匪焰因之愈炽。及赵团长分兵搜剿，匪首李国柱即胁众窜踞兰岭山内，勾结粤匪响应，于是兰山、

新田、宁远、道县、江华、永明各县同时吃紧，然受害之烈者以道县为最。其时本团一、三两营尚在衡州、新化等处；各该县虽有守备队驻防，而兵力单弱，不敢痛剿。及本团第一营开到零陵，小股匪徒均逃散。而望司令恃有后援亦即亲率队进驻道县，冀扫尘氛。奈匪馆林立，其势太张，望司令瞻前顾后，亦未敢放手搜抄。迨本团到零陵，将一、三两营饬赴前方各县分驻，并饬张、王两营长督饬所部严加剿除，一捷于江湾，再捷于罗塔坪，其任家滩及界牌老窝棚之役幸获全胜。匪势即经屡挫，匪胆既已惊寒。惟查匪之立馆是粤匪之习，自经我军屡次击散，闻已窜回粤境；至本地土匪当以天顺馆膨胀力最大。现据张、王两营长报称：据各处密报：道、宁、江、永一带万山丛杂，鸟道羊肠，我军往剿大股土匪尚可用力，若寻缉零星匪人，彼能一日暮越百余里，我军山路难行，追赶莫及，即费气力，追斩一、二名亦殊不值。且各该处民风强悍，几于无人不匪，兵至为民，兵去为匪，剿无可剿，防不胜防。是巡缉零星之匪，惟有守备队人地熟习，责缉无误，足可赞助清乡矣。

步十一团第二营报告在罗塔坪剿匪情形 九月十六日

接步十一团长王承斌报告：第二营长崔魁文报称：罗塔坪地方土匪业经追散，诚恐该匪匿于山谷，冒装农民，无可识别，于是留兵一大排，防守罗塔坪，其余会同各乡团严行搜捕，以期剪草除根。现在大庸方面又有镇草道兵防卫，匪人不能西窜；而罗塔坪地方复借清乡以除余匪。西南方面不日可望肃清。又查距大庸四十里崇山一带，向称盗藪，带兵一大排前往驻扎，并会同该县守备队相机痛剿，拟定七号出发等情。据此，除饬该营长督饬各连排认真搜剿，以期早日扑灭。

步十一团第二营报告获匪情形九月二十四日

接步十一团长王承斌报告：第二营长崔魁文报称：本月八号派排长田广隆带兵六名，在熊家坡地方，缉获与已诛匪魁胡玉亭同伙为乱之要匪覃臣文一名，讯据供认不讳。当即拟将该匪押解赴庸惩办，奈因山路弯远，恐沿途致生意外，是以变通办理。该营长于十二号将获匪覃臣文正法，以昭炯戒。

进十团第二营报告在长沙破获乱党机关九月二十六日

接步十团第二营报告：长沙破获乱党机关，搜出炸弹若干，及拿获党匪多人业经枪毙。于本月十九日，有湖南飞翰水师左营所属之炮船，在长沙界万家塘拿获造炸弹之党人周玉龙一名。搜查委任状二纸：一系入党之委任状；一系委充该党驻湘筹款员之委任状。该状上均有伪印一颗，其文曰中华民国再造党总司令之印。并极大炸弹一颗，炸药一包，即于是日解至湘阴左营营部。经该营王营长严询二日，方真认不讳。据该犯供称，本党名为再造党，负孙、黄之委任，以集合天下之英雄，推倒现时中央政府重要人物以暨大总统，再造新民国为宗旨。因于四月机关破后，党人约二十余人均为枪毙，刻在湖南附近者尚有二人，此二人系该党重要人物，一系余若桥，一系李炳龙，均在华容狱冲院居住。余系该党驻湘财政部长，平时以行医为业。李系该党粮台台长，均在狱冲院暗住，无有知者。此院系种稻宽场。今于二十二号由该营解往长沙将军署讯办矣。

步兵第十团报告常德拿获乱党情形十月一日

接步兵第十团长张学颜报告：常德为湘省第一商埠，乱党痞匪

最易溷迹。本团到防后，当即派官兵改装分投各处密查。兹查得痞匪赵云浦一名，讯据供认前已正法之著名痞匪孙汉臣入哥弟会等情不讳。随即将该犯交沈知事审讯。又据密探访拿乱党龚明树一名，供称系慈利县人。有同党龙舒甲，前充五十七标排长，系桃源县人，现专办内事；龚老九与我专办外事。前数日据龚老九云，能招集三百人以上者为营长，七十人以上者为连长，四十人以上者为排长，十人以上者为正目，五人以上者为副目，皆以子弹为标记，不日即赴澧州王统领（王镇守使）处充兵编配。伏查该获犯龚明树既供认办理乱党外事，招集军队，自应立即尽法惩治。惟因该犯与逸匪龙舒甲、龚老九同党，拟暂押留作对质供，龙匪等拿获后，再行究办。

步五旅报告驻扎湘潭情形十月五日

接步旅长汪学谦驻扎湘潭报告如下：

一、九月二十一日，接奉马电。内开奉统率办事处哿电开：“奉大元帅训令：据刘显世电称：‘湘中溃兵添入王均臣、杨大林之党，新增快枪一百枝’等语，仰即查明具报。”当即电饬步十一团王团长遵照。兹据该团长三十日电称：兹据张、王两营长覆称：道、宁、江、永一带，不特查无王均臣等一股添匪增枪情事，即余孽亦诛殆尽。

二、据王团长电称：步九团刘连长在祁属黄杨市地方，捕获著匪唐青毛牛一名。送永讯供抢掠船只不讳。已请示汤将军正法。

致步五旅电饬赴衡接防十二月二十日

致湘阴步兵第五旅长汪学谦电：奉大元帅令，鄂省兵力单薄，著任祥桢集合本旅于宜昌，听候调遣；所遗驻防地点调第三师拨一

旅填扎。仍各将出发及接防日期具报等因。奉此。兹派该旅长率第九团一、二两营、十团二、三两营各带机关枪一连并附驻湘阴之山炮一连，开赴衡州一带接防。仰即准备，俟船只到时，即行出发。

上统率办事处电步五旅已到衡州四年一月一日

上北京统率办事处，华密电。顷接步五旅长汪学谦报告，于一月一日带旅部抵衡，已与任镇守使接洽。俟各团营到齐，分妥防地，再行稟闻。

步兵第十团第一营至大庸协剿匪股情形一月十六日

接步五旅长汪学谦报告：月之十三日，沅陵县知事亲督县队团兵三百余名剿匪，道经永顺、大庸、沅陵三县交界之熊壁岩（即崇山），击毙匪党五人，拿获匪股二十余人。旋经沅陵县知事函告大庸知事转饬本旅在该处防堵，军队协助阻塞上崇山仙人溪、墨斗窟等处要道。查各该处为沅陵、永顺两属交通要辖之区。于十六日派排长率同目兵一大排与该县队驰往崇山罗家岗阻塞匪踪。于是沅陵县队阻塞下崇山（大庸属）；本旅一大排由墨斗窟驰往大高山向下崇山追击，至暮未获。该排长遂会商该县知事派侦探侦察匪踪，是夜宿营于大庸所属次辰。翌日据探报告，匪已远窜。于十八日该排长带队回城，待侦得匪踪再行往剿。

步兵第五旅在湘南接防后之情形二月二十五日

接汪镇守使报告，接替湘南防务后各处情形如左：

一、零陵县知事电称：该处有边匪窜入，焚劫掳掠，请兵弹压等情。当饬驻祁阳之十一团第一连就近前往调查。于一月二十五日接该连报告：接令后，即派兵一大排赴零陵侦察，刻下祁阳县境，

距城六七十里，匪人三、五成群或十数同伙，时有所闻，彼此出没无常，本连已与县知事会商剿匪办法。

二、据驻祁阳之第一连长报告：赴零陵之一大排函称，刻下零陵地面稍平，前数日在零西南胡家洞有匪首陈洪顺，带匪徒百余名与该县守备队接战一次，此匪即窜入道县单江一带，驻道守备队屡击互伤。现江华、永明、道县等处有匪甚伙，滋扰异常。

三、前以耒阳、宜章、临武各处因盐斤加价，恐滋事端，纷纷请兵弹压等情。当饬步十团酌派军队前往弹压。兹据步十团报称：派兵一大排于二十二日赴上堡；派一大排于二十一日赴宜章；派一大排于二十三日开赴临武。

四、又据驻祁阳第一连报告：前派一大排赴零陵弹压一节。兹探得报告如下：

一、该县之天顺馆匪首陈洪顺，自一月九日至胡家洞，被警备队击散窜入单江一带。又被驻道县守备队会剿后，即窜入宁远一带。匪约二百余名，快枪约六十余杆，现又窜入粤境。

一、匪首廖洪自一月初旬统匪百余名，快枪三十余杆，盘踞于零道交界之承平洞及单江一带。经守备队第七营会同零陵警备队合兵进剿，该匪闻风逃窜羊毛洞一带。近日又有匪首杨海龙、黄子清、凌福堂等股匪与廖洪合并[併]，共计约二百余名，快枪约六十余杆，在道县北乡洞源地方抢劫。又经守备队第七营追剿至天台山。闻该匪等现盘踞单江附近及知江源头等处，复经守备队第七营率队分路兜剿，以期早日扑灭。

一、粤匪首张吉汉率匪数百名，约有快枪八十余杆，于十二月二十七日闯入永明属之桃川一带，假革命之名义张贴告示，屡声言劫取防营军械，其语猖狂。当经守备队二、三两营进剿，被该匪击毙连排长各一员。现该匪至龙虎关边界肆行

焚掠，闻望司令已饬驻永军队竭力会剿。其湘南一带地势（如第四附图①）。

步十团报告郴县一带匪情三月四日

步十团团长张学颜报称：自上月八日到郴后，即派委员改装易服，分赴各处严密访察，虽有一、二谣言，表面尚属平静。惟据第二营宋营长转据驻防宜章姜排长报告：据该县知事面称：探闻广西大股匪党在惠州联[廉]州各处暗设机关，煽惑广东及湖南匪党，恐于旧历年暗起暴动等情。又据第三营彭营长报称：据桂阳知事云：日前拿获形迹可疑之人一名，当于衣角搜出布印一方，制钱一枚，用布包藏甚密。讯据供认为匪不讳。并供出匪首叶宝芬宜章人，且手下匪人甚多，布印即系叶某发给等情。又据分驻兰山县属邓连长报称：带队会同该县警备队于十二日驻[驰]赴大楼源地方搜剿土匪，当即击毙二名，拿获一名，余匪远扬，现已渐次安静等情。团长现拟饬各营连逐日派员赴茶馆、酒肆、客栈等繁华之处，认真严察，遇有形迹可疑者，即逐细盘问以防匪党联络，并派队赴深山密林之处搜拿，俾匪类无藏身之地，以遏乱萌而保治安。

① 附图缺。

1904年俄兵砍毙华人案

编者按：这是一件清外务部抄档，内容记述日俄战争期间，俄舰阿思科尔号败兵在上海砍死宁波人周生有一案的经过，包括外务部与有关各方的来往函电、国内外舆论、全案的勘语、判词、批词以及《字林报》的报导、中俄双方的谈话节略等文件。它揭露了沙俄侵略者恣意践踏我国主权的狰狞面貌。沙俄兵官横行霸道，骄纵不法，无故杀害中国人民而拒不接受中国法律的制裁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坚持要求交凶审办。宁波工众刊发传单，召开四明公所会议，准备停工罢市。全市拒与道胜银行往来，停用道胜钞票。但是盛宣怀等清朝官员害怕得罪沙俄帝国主义，力求息事宁人，对人民的正义斗争采取压制的态度，致使斗争未能进一步向前发展。周生有事件是当时中国人民拒俄运动的一部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意志。

抄档原件二册，存北京图书馆。今删去其纯属法律审判方面的文字及其他无关紧要者，选录刊出。补字以【】标明，错别字改正以〔〕标明，并加简注，以供参考利用。

俄兵砍毙华人案总由①

俄守兵二人在沪英界码头乘车与车夫争论，②以铁斧砍车夫，③误伤甬人周生有毙命。④该管官吏屡请交凶，俄使、俄领均不

① 此“总由”原稿经用朱笔削乙，今录其改稿而将原稿加以附注。

② 原作：不给车资，车夫与之争论。

③ 原作：俄兵拾木匠铁斧，猛砍车夫未中。

④ 原作：旋因伤重毙命。

之允，华商愤甚，将成暴动，^① 沪工党^② 拟罢市。本部奏闻，由盛宣怀督同办理。^③ 经^④ 盛同沪道与俄领会勘俄官所定供判，辩驳甚详。俄领允给死者恤金，^⑤ 惩办凶首结案由。

1. 收沪道袁树勋电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五日(1904年12月21日)

文电^⑥ 禀请南洋大臣转达各节，亮邀垂察。俄船驻沪人多，防范困难，日、俄意见又殊，必得中立义务守定，庶免日后借口。而职道遇事走商俄、日两领，彼不能专主，辄以请示为辞，事机迟缓。昨为俄主取名庆典，俄领辞不见客。烟台先后送到败兵，叠催印结未送转。谓“阜利”已函叙人数，“海容”亦给有收条，无须具结。不知俄船兵弁本应开送衍名、籍贯、年岁清册，因其为难，稟准官兵具结，声明非中国允准不得擅离上海，交俄领加印送查，已属通融。况“海容”收条携回销差；该败兵既交沪接收，看护各有责成，讵能与留沪舰艇弁兵办理两歧？其水手伤重旋国，又不允选派西医看验，仅凭俄医，何能取信？今午走商，辩论再三，始允电请公使核办。倘俄使将此两事进商，务乞坚持。

至俄弁脱逃及添补机器，虽无实据，而日领坚称，非分别点查，

① 原作：中、外华商愤甚，势将激成暴动。沪道对于俄兵拟办法七条，借资管束。后得驻日[俄]胡使电，俄外部已电饬沪俄领交凶，俄领一味支吾延宕。

② 原作：沪工党层。

③ 原作：督同办理此按[案]，并与俄使商允电饬俄领和商。

④ 此字后加。

⑤ 此下原作：至凶首本按俄律监禁八年，罚作苦工，俄外部只允监禁四年。我方与商云，罪名既难加重，应予从优议恤，俄外部已允。盛宣怀来电请商俄使优恤，其意如能交涉到五、六千两即可了案，将来暗中以此款办一工艺小学堂，作为此案之纪念由。

⑥ 原眉批：文电系磅价事。

终不放心。职道切商俄领，推不能自主。

俄兵砍毙华人周生有一案^①屡请交出凶犯，俄领称必得水师官审讯，领事亦无权。当租界巡捕拿获时，未解捕房，即交俄领转交兵官收押。职道告以俄船逃至中立口岸，败兵归我保护平安，岂有反任残害我华人之理？万不能照寻常交涉，命案应归华官讯理。辩论两点钟之久，未能定议。此事向无成案，或归华官，或归兵官，或归华、洋官会拟。连日谘询公法名家，尚须详查公法。职道愚昧，伏求训示。

再：前与俄领议定约束章程，彼既未能尽守，今宜加意防微，缘恐伤及别国人，与日本人交涉更难措手。职道拟乘此进一层办法：由我派人管束，不准【俄】兵再赴租界，即东清码头俄船停泊处，亦宜重申禁令，不许越雷池一步，借可惩前毖后，未知是否有当？仍乞宪台将点查弁兵、机器两层，并商俄使饬遵，曷胜叩祷。勋。寒。

2. 收南洋大臣周馥电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六日（1904年12月22日）

顷据沪道电稟：日领迭称俄弁有乘间私逃，请派员详查点验。属[转]商俄领，坚不行。然非查不能释然。顷晤日领，谓：“俄人狡猾，言不足凭。俄弁既归中立国保护，自应由中立国点验。若稍含糊，将来责在中国。”日领此意甚坚，已电彼外部及北京公使。查俄弁私逃，刻无实据。前虽取有不得私自旋国之结，惟俄人事多不实，不能不允日领之请。拟求转请外部商俄使转遵，以免日后借口。

又，俄兵十人伤重回国，前奉外部饬验，转商日领电日外部，复称：须选西医验明，并及俄兵姓名年岁【清】单，不可凭俄医一面之

① 事在十一月初九日。

辞。俄领只允俄医验，不允另派西医。刻又据理切实驳诘，俄医验俄兵，即令秉公，实不足以昭大信。

又：华人周姓忽被俄兵砍毙，战国逃兵不守纪律致任行凶，与寻常人命交涉不同。已照会俄领交凶，归华官审讯。日使亦深以为然。

惟俄弁兵留驻俄船，职道曾与俄领酌定办法：一、俄官、兵弁、水手非商请中国允许，不得一人私自擅离上海口岸。一、将某船官兵、水手各项人等分别开单送署存查。一、俄弁兵只准在浦东东清码头岸上圈定之地散步，他处不得闲游。如偶到租界闲步，必得选派妥当之人监察。俄领虽已照允，而俄领办不切实，致有俄兵伤人之案。拟明日走商俄领，重申禁令，切实核定，以免再生他事云。

查袁道所论各条，务求大部转商俄使，饬知驻沪俄领，听沪道点验俄兵，以杜谣言。望复。馥。删。

3. 致南洋大臣周馥、江海关道袁树勋电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六日（1904年12月22日）

南洋删电、沪道寒、翰电均悉。昨准日本松井代使函称：日领拟防范俄船及弁兵办法四条：一、俄船装煤，须先知会沪道与日领，商酌限定吨数。二、每届十日，查点俄船人数一次。三、俄船不准由东清码头移别处，并不准加修船身或轮机之材料运入船内，或行加修。四、不准俄船水兵到上海租界内。第一、三、四各条沪道已允办，第二条因俄领不允，候部示遵。又称：查看轮机，沪道允极力办理，能否践行，殊难为准等情。查点人数，殊关紧要，请饬遵办等语。核与来电所称各节大致相同。本部现已将查点弁兵、机器两层照商俄使饬遵。惟前因船主逃脱、弁兵取结两事，诘询该使，至今未复。恐其仍事延宕。应由该道一面切催俄领，一面妥筹自办。

之法。或知照各国领事转饬商船，不得私载俄船逃兵出口，并由海关严密稽查；或请^{尊处}南洋转商北洋，选派兵轮并得力之管带，到沪协同守护。总期认真防范，以免事端而杜口实。

至俄兵砍毙周生有一案，现亦照会俄使，转饬交犯。该道仍详考公法电达，并切实商办。

水手仅凭俄医验病断难取信，俄使未提此事，如询及，亦当坚持。外务部。铣。

4. 收南洋大臣周馥电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1904年12月23日）

敝处删电、沪道寒电想俱达览。俄兵在沪，稽查、约束是中立国之责。不点验则无从稽查，不取结则无从约束，是中立之权全失，日本必有违言。且烟台所送败兵，断不能与留沪艇舰弁兵办理两歧。其伤重回国之水手，若不由我另派西医看验，亦无以取信于人。今该俄兵等竟不服查验，况且滋事酿命，不趁此与之严定管束之法，则以后防范更难。惟俄领既称须电公使核办，应请钧处速商俄使。如能由俄派人管束，不准弁兵再走租界，固属甚善。否则，仍照沪道原定办法，由俄检验取结，不许越界闲游，免再滋事。

至俄兵砍毙华人周生有一案，论理似应归华官审理。馥已电饬沪道，催令交凶之后，应否即由华官审判，抑仍候华、洋会审，并乞明示为盼。周馥。铣。

5. 收沪道袁树勋电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1904年12月23日）

俄水手砍毙甬人周生有一案，若照中俄条约，应由俄领会华官询问，送回本国，按律治罪；惟凶犯乃战国败兵，情形似有不同。出

事之后，甬人咸怀汹愤，各国亦啧有烦言，职道不得不紧一著办理，以免意外滋事。日来与律法官详考：犯为俄水手，照俄律应归军法裁判所审判。惟俄寻常律法不能驾条约之上，缘约章为主权之律法，无论何项国律，如与约章有窒碍者，皆应尽约章办理。该犯必先会审，交俄领照俄律办。且俄船既在中国口内，则须设法阻止再入军务。如要管束，应有特别之权力，可以在本国衙署审讯俄兵；然此为有碍中立之权，或攻击日本人，或仍入俄军必如此而后可。今凶犯情罪虽重，幸未碍及中立，仍须遵约办理。

又：病伤人回国，必待中立国察验确实，方可照准。平日稽查各俄舰并员弁、水手是否在船，令其移泊不能逃遁之处，坚索中国军队可以上船之权；倘俄官不允，应宣明另议办法。缘战国兵船不应入中立口岸，如准其入口，可知照限期，除非有特别之约准其停留，否则可交还机械，随时命其出口，惟须知照日本耳。如俄船不肯去，中国无庸保护，宣明一切危险均归俄任。若日本在口有捕船争战之作为，中立国亦不能责以侮辱。此层临时再当详审。此与律法官考究大略办法。现在俄犯应否照约会讯，归其按律治罪；抑如何办理，伏候酌商俄使饬遵。

惟是俄船既容留在沪，人数及千，而俄领及兵官并不照议认真管束，则其所具誓词切结究不可靠。前车可鉴，后患宜防。设有破坏中立界务，办理更为棘手。各俄船实非定期派员查察，每日点验不可。其员弁、水手亦只能在指定码头散步，不准再赴租界暨别处闲游。如其不听约束，在口俄船中国即不保护，无论如何危险，概由俄国担其责任。宣布各国，以免责言。可否将此节与俄使揭明，并求裁示。树勋。铣。

6. 致俄国公使雷萨尔照会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1904年12月23日)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五日据江海关道电称：俄兵在上海砍毙华人周生有一案，屡请交出凶犯，俄领称：“必得水师官审讯，领事亦无权。”当租界巡捕拿获时，未解捕房，即交俄领转交兵官收押。职道告以：“俄船逃至中立口岸，败兵归我保护平安，岂有反任残害我华人之理？万不能照寻常交涉命案办法，自应归华官讯理”等语。查俄兵既归中国保护，兹忽出有砍毙华人重案，自应交出凶犯，归华官讯理。除俟接到此案详情，再行知照外，相应照会贵大臣查照，转饬驻沪总领事，将凶犯立行交出讯办，以符公例。并希见复为要。

7. 收上海职商何良栋等电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904年12月28日)

俄逸舰阿思科尔容留在沪，归中国约束之各水手砍毙甬人周生有，俄官不照中立条规，将凶手带回船上审问，并不照会华官会同办理。四明人工匠居多，人心愤懣，殊难抑遏，屡次聚议，屡经职等劝慰，特以静镇，免贻口实，并公稟上海海关向索凶犯。半月以来，沪道屡次照会索催，俄领不复。甬人屡登报章，深咎官绅办理皆不可靠；若再延缓，必将激成从前罢市之局。职等为众所逼迫，惶恐无策。此次戕杀，系属华人，倘系他国人民，势必成为交涉巨案，实于中立名义有关。环求大部迅赐照会俄使，饬令俄领事速将凶犯交出，会同华官审办，俾安众心而免意外。除稟商南洋大臣外，职商何良栋、严信厚、朱佩珍、沈敦和、周晋镳、虞和德、苏德镳、樊棻、王予坊、李厚祐、方舜年、叶贻钊等急切上稟。

8. 收沪道袁树勋电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904年12月29日)

周生有在英大马路码头被俄兵砍伤。时在初九下午四点钟，因俄兵二名坐东洋车不给资，车夫争论。适有木匠在彼工作，俄兵即拾木匠铁斧猛击，车夫逃避，致将路过之周生有击伤，舁送仁济医院身死。初十下午三点钟，由县带仵会俄额副领【事】偕西医验得：该尸仰面致命，左太阳穴有铁器伤一处，其形带方，深抵骨，骨破脑流，皮卷血污，委系斧背击伤毙命。经道屡次照会、交争，未复。昨又切催。前与俄领面议，俄领言：“事出意外，实属误伤。”职道言：“车夫索车价，穷人分内事，车无不合。而俄兵凶暴，拾斧伤人，杀机早起，何能言误？”俄领言：“稟请从严。”职道谓“既归我保护，自应归我审办”云。目前紧一步，仍令交犯审办，或归到照约会讯，相机办理。

水手伤重不允西医看验，自不能准其回国。而印结最要，昨又备文分别声明催取。惟前鉴不远，不趁此严定办法，设俄兵再赴租界，或与别国及日本人起衅，闹成国际问题，更形棘手。职道瞻前顾后，已限令俄弁兵只能在东清码头查点，以免脱逃复与战事，致为日车诘责。迭与俄领面商、函催，乃借词无权，或竟置不理。弹竭愚钝，无补艰危，焦急莫名，尚求宪台训饬，俾有遵循，大局幸甚。树勋。漾。

9. 收沪道袁树勋电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904年12月30日)

顷俄领复：俄犯应水师官讯，不能送华官，置约章不顾；并指限装煤斤、禁阻兵船移动修补为无端干预，均已电稟俄使云。俄船战

后拆卸军火、机器，由我容留保护，限其装煤，阻其修补船只移动，乃中立应尽之办法，已告知税司照办矣，讵得谓之无端干预？在船员弁、水手既归我保护，有犯即我之中立责成，又岂能仍交俄兵官讯理？且即以约章论，应由俄领订期会讯商办，乃不早计及，其弃约实在俄领。除驳复外，敬乞宪台主持。树勋。漾。

10. 致俄国公使雷萨尔照会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04年12月31日)

俄兵在上海砍毙华人周生有一案，前于本月十七日照会贵大臣，转饬驻沪总领事，将凶犯交出讯办在案，迄今未经照复。兹复据江海关道电称：周生有在英大马路码头被俄兵砍伤，时在初九下午四点钟内。俄兵二名坐东洋车，不给资，车夫争论。适有木匠在彼工作，俄兵即拾木匠铁斧猛击，车夫逃避，致将路过之周生有击伤，舁送仁济医院身死。初十下午三点钟，由上海县带仵会同俄领事偕西医验得，该尸仰面，左太阳穴有铁器伤一处，其形带方，深抵骨，骨破脑流，皮卷血污，委系斧背击伤毙命。经道屡次照会俄领事未复。又据寓沪职高等电称：俄舰阿思科尔容留在沪之水手砍毙甬人周生有，俄官不照中立条规，将凶手带回船上审问，并不照会华官会同办理。四明人工匠居多，人心愤懣。环求照会俄国驻京大臣，饬令俄领事速将凶犯交出，会同华官审办，俾安众心等因前来。本部查俄舰留沪弁兵，按照中立条规，应听中国地方官约束。乃该俄兵肆意逞凶，因与车夫争论，遽将路过之华人周生有砍毙。惨杀无辜，情罪甚重，自应立行交出，归华官办理。即按照条约及租界章程，亦应会同华官审讯。俄领事仅交兵官收押。俄船归中国保护，非用军律裁判之地；并与约章不合。现屡经该道催索，俄领事推延未复，以致人心不服。揆之公理，岂文明大国所应

为？相应再行照会贵大臣查照，迅饬驻沪总领事，速将凶犯交出，会同华官审办，以昭信讞而重人命。并希迅速见复，是为切盼！

11. 收俄国公使雷萨尔照会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04年12月31日）

接准贵王大臣以本国留上海兵舰阿思科尔之水手砍毙周生有一案各情。此情[事]之不幸，甚为可悯。罪人自应据章按照军律办理，并按照罪情重治。本大臣细查来照内开甚有不明之字句，深为诧异，如“俄兵既归中国保护，自应交出归华官讯理。以符公例”等语。查以上所称，本大臣应行声明如下：一、实无保护之事。若萨提督托词帮助，索要雷艇水手之兵器，并将该船暗交日本。二、其谙[暗]谋之后，本大臣自愧尚论公法。若论公法，仅在以暗谋玷辱水师之员不留充提督之任之国有此公法。三、萨提督暗谋之结果，系日本诡计杀伤俄国徒手之官兵，而该员尚未去提督之任。四、且更有可怪者，焉能公文内反责俄国官兵无感激之情？五、按照实在公法，中立之国不准有卸兵器之军队于战事未定以先复行充兵；然其军队之官兵等不能按照约章竟失去其理权。六、可见上海道或据平常习惯，遵听日本之令；或凭该处新闻纸之运动而拟所要求。该道应知，目下各报纸蛊惑人心，系由充各异端会之头目、日本人及上海公共租地之洋人而出。查《苏报》一案，该处之工部局不但保护谋反之犯，且准其在工部局监内仍出该无法之报。该道若不听其言方善。道台所索者，可见实属空言。若以被日本及各洋人所唆之四明绅士稟内之非求，将凶手交付华官，但求派华委员会同俄官审办为凭。七、按照以上所言，俄国卸兵装舰艇之官兵等，仍按照条[约]章享用各理权，并应按照俄国律例惩治，并无一国准将其所属之人按照中国律例治罪者。此人人所知之办法。八、查萨提督

虽用暗谋、以致徒手之俄国官兵被杀、仍当其任之际，似无惩治俄国水手之理。乃俄国向无不惩治之罪，是该水手应行治罪，然须按照俄国军律办理。九、本大臣以已[以]上各情再行申明，贵国政府照请将俄国水手交出归华官办理一节，甚为诧异。并照会贵王大臣，实难照准。且本国驻上海总领事官已奉本国国家之命，不得将被告俄国水手交出归华官办理也。

12. 收横滨华商孔兆成等电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5年1月1日）

上海俄兵惨杀商民，商等愤甚，请速执法办理。横滨总商代表孔兆成、董阜成。

13. 致驻俄大臣胡惟德电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905年1月2日）

俄船留沪弃兵，按中立条规，应归中国管束，不得擅动。乃初九日，有俄兵二名，在英大马路码头，将路过甬人周生有用斧砍毙。俄领径交兵船收押，沪道屡索不交。战国逃兵在中立界的滋事，用其国军律裁判，无此办法。自应照战时公例，不得以无治外法权论。即按约章，亦应会同华官审办。本部迭催，俄使强词不允，并称奉其国命。似此残杀无辜，非理争执，岂文明大国所应为？现在人心愤激，公论不平。务希切告外部，迅饬交凶会审，从严治罪，并申明约束。嗣后订立妥章，严饬俄兵遵照，以重民命而昭公理。即电复。外务部。沁。

14. 收沪道袁树勋电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905年1月2日)

沁电敬悉。仰怀闇识，钦佩无似。此案凶手虽已解至俄领署中，然来函只另订立期请县观审。查《中俄条约》有“会同”之文而无“观审”之语^①。此犹指寻常交涉而言，若败兵归我保护、约束，案情又属不同。今允其照约会审，似已通融。在沪甬人不下二、三十万人，激于公愤，势甚汹汹。各日报又从而鼓动之，益欲得俄犯而甘心。幸各绅董竭力开导，暂免暴动。然众怒未已，非设特别公堂会同审讯，风涛所撼，难以弹压，窃恐别滋事端。除向俄领力争，务求宪部切商俄使饬遵，大局幸甚。树勋。感。

15. 致俄国公使雷萨尔照会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905年1月3日)

接准来照。所论留沪俄舰阿思科尔之水手砍毙周生有一案。如萨镇帮助索要雷艇水手兵器，并将该船暗交日本，尚未去任各节，查日本劫去雷艇系出意外，萨镇并无帮助暗交之事，本部屡经声明，此案更难牵涉。至俄兵惨毙无辜，俄领事不即交出，人心均各不平。公共租地洋人之言、四明绅士之稟，出自中外公论，亦与《苏报》案毫不相关。总之，俄船弃兵、水手容留中立国境内，按照公法条规，应听中国官员约束，不得擅自行动。此次俄兵行凶滋事，自应照战时公例，交出归华官办理，以尽中立责成。即按约章，亦应会同审办。若用俄国军律于归中国保护之地，无此办法。来照既称“此情可悯”，“该水手应行治罪”，务希迅饬驻沪总领事，交凶会

① 指《中俄天津条约》第七条：“通商处所俄国与中国所属之人若有事故，中国官员须与俄国领事官员，或与代办俄国事务之人会同办理。”

审，从严惩办，给予尸属抚恤。并由中国地方官订立妥章，申明约束，严饬留沪俄兵遵照，以重人命而昭公理。仍望见复为要。

16. 收沪道袁树勋电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05年1月4日）

周生有一案一切情形，已由感电详禀，计邀垂察。俄领迄无定期会审之复文，甬人汹汹，皆欲得合宜之审判。若必俟俄领复到再行驳诘，夜长梦多，深恐更生枝节；若仍执定索犯，徒劳无补。刻拟自定办法，设一特别公堂，由道稟请南洋大臣，特派一员，会同俄官讯判，加以重抵。除照会俄领、领袖，得复另稟外，伏乞宪部照会俄使饬遵。

谨将照会俄领稿录呈。其文曰：俄兵舰水手斧毙华人周生有案，昨准来函订期请县观审，当以不能照办函复。此案与寻常案件不同，缘该凶犯即归俄[我]保护之人。就使非归我保护，故杀致死，仍应照《天津中俄条约》会同办理，并无贵国自审、华员观审之例。况该舰下国旗，卸军大，皆条约所不载。则该水手现在所处地位实在约外，即惩治办法，亦不得援引条约强为比附。约内之犯犹应会同办理，约外之犯反请观审，贵领熟悉公法，为本道、甬人设身以处，应亦知其不平。如谓中立章程未另订惩治罪犯专条，不知该兵丁容留在沪，中国有担负安全之责，该兵丁即享受安全之益。乃该兵得享其益，中国人民转受不得安全之惨报，即出诸享受利益之人以怨报德。此等不幸之事，即各国旅华官商与一切华人方谓贵领公正，必不愿国人有此暴徒，且请中国加以重抵，始足达谢忱，明歉意，曾不谓竟失所望也。该水手既犯特别之案，不能不设以特别公堂。宁波绅商人等在沪何止数十万，向以激烈著称，此次特别受屈，无不公愤，汹汹之势尚恐不免暴动，贵领谅有所闻。若非速定

一合宣地，秉公会讯，死者目不瞑，生者心不服。现拟开一特别公堂，由道稟请派员会讯，加以重抵，昭公道而靖人心。除电稟外务部、南洋大臣并照会领袖、领事外，望查照见复云。树勋。勘。

17. 收沪道袁树勋电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05年1月4日）

俄兵斧毙甬人周生有，屡催交犯会审，未定。不图二十六日，又有水手违章越界，持酒五瓶突至浦东民家，强取桌椅、茶杯聚饮，甚至将民妇拖住无礼，骇人听闻。除切实照会俄领严查究惩外，惟俄兵如此骚扰，俄领又不肯约束，职道另定办法，稟咨宪部。七条实非得已，目下情形如此，尤宜速办，否则又恐出意外之事，务求切商俄使饬遵。否则，日、俄战事久暂莫必，俄兵屡屡不法，办无把握，设闹成巨案，职道不足惜，如大局何？树勋。勘。

18. 收沪道袁树勋电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三十日（1905年1月5日）

艳电敬悉。约束办法原拟七条，又续拟七条。昨奉南洋大臣电谕：“已将七条咨部，余不必咨”云。谨将续拟七条录呈察核：一、俄员弁、水手人等，既为军事犯，应恪守关道与俄领订定章程行事。二、俄员弁、水手人等只准在关道指定地即浦东东清码头体操、散步，不准他往。三、俄员弁、水手人等若有潜逃、偷渡出口或往指定地界外，准中国地方官随时设法捕拿。拿获即作为有意败坏中立条款，径由中国地方官审判定罪，无庸会同俄官办理。四、关道应向俄领坚索停泊浦江各俄舰艇船主、员弁、水手人等姓名清册送道，随时派员按册点查。五、关道应与俄领订明，准中国官员暨海关税务司，或海军，或陆路兵官，上船查察有无装配违法器械、汽机、

军火、煤斤各物，及船主、员弁、水手人等是否在船。六、关道应分别照会值年领袖、总领事及法领，一体转饬工部局洋包探，严查界内有无俄国员弁、水手人等。七、关道应稟南洋大臣，咨调北京同文馆俄文翻译一员来沪，派充翻译官，俾资臂助。是否有当，候示遵。树勋。卅。

19. 致俄国公使雷萨尔照会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三十日（1905年1月5日）

留沪俄兵砍毙华人周生有一案，迭经本部照会贵大臣，转饬交凶会审，从严惩办，尚未接准照复。兹复据江海关道电称：此案凶手虽已解至俄领事署中，来函只订期请县观审。查《天津中俄条约》，俄国与中国所属人若有事故，会同办理，并无本国自审，华员观审之例。况该水手现在所处地位实在约外，即惩治办法亦不得援约强为比附。约内之犯犹应会同办理，约外之犯反请观审，殊属不平。俄兵丁容留在沪，中国有担负安全之责，俄兵丁即享受安全之益，乃中国人民转受不得安全之惨报。该水手既犯特别之案，宁波绅商人等公愤汹汹，若非速定一合宜之地，秉公会讯，死者目不瞑，生者心不服。现拟开一特别公堂，由道稟请南洋大臣派员会讯，加以重抵，昭公道而靖人心。除照会俄领事外，请照商俄国驻京大臣饬遵等因。本部查此次俄水手在中立国保护境内，不守纪律，将无辜华民惨杀致死，残恶已极，实与寻常案件不同。本应解交华官办理，现拟照约由华官会同审讯，已属通融。然非设一特别公堂，派员会审，从重论抵，不足以安人心而昭公允。兹据该道电称前因，相应再行照会贵大臣迅饬俄领事遵照办理，勿再推延，并速见复为盼。

20. 致俄国公使雷萨尔照会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六日（1905年1月11日）

上海俄船容留员弁、水手，人数既多，屡次滋事，甚至有惨毙华人周生有一案。中国地方官有保护稽查之责，亟应申明约束，订立妥章，以免妨地方之治安而尽中立之义务。兹据江海关道电稟，拟定约束办法五条：一、俄员弁、水手人等既为军事犯，应恪守关道与俄领事订定章程行事。二、俄员弁、水手人等只准在关道指定地即浦东东清码头体操、散步，不准他往。三、俄员弁、水手人等若有潜逃偷渡出口，或往指定地界外，准中国地方官随时设法捕拿。拿获即作为有意败坏中立条款，径由中国地方官审判定罪，无庸会同俄官办理。四、关道应向俄领事切索停泊浦江各俄舰艇船主、员弁、水手人等銜名清册送道，随时派员按册点查。五、关道应与俄领事订明，准中国官员，暨海关税务司，或海军，或陆路兵官上船查察有无装配违法器械、汽机、军火、煤斤各物，及船主、员弁、水手人等是否在船。以上五条，请照商俄国驻京大臣饬遵等因。本部查战国逃兵应归中立国管束，并可画地拘置，载在公法。该道所拟约束办法，系为彼此相安，免再滋事起见，相应照会贵大臣查照，转行驻沪总领事，饬知俄船员弁、水手人等一律遵守，并希见复为盼。

21. 致南洋大臣周馥、江海关道袁树勋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六日（1905年1月11日）

沪道卅电、南洋初二电，均悉。所拟约束办法：本部现将前五条照商俄使，第六条应由该道自办，第七条既由^{尊处}_{南洋}酌派^酌①，均无庸刊

① 十二月初二日，周馥致外务部电中称：“第七条应由敝处酌派。”

入。惟俄使往往推延不复，或强词争执，亦间有默允者。如印结、送道之类，该道仍须随时与俄领磋商，内外合力，方有头绪。周生有案近日情形如何？望电复。外务部。鱼。

22. 收沪道袁树勋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七日（1905年1月12日）

鱼电敬悉。周生有案备文屡催，顷俄领订期初八早十点钟在俄署讯，仍以派员观审为请，不肯设特别公堂交犯会审。除驳复外，惟甬人公愤汹汹，职道督同绅董设法劝解，舌敝唇焦，若干【不】早为公平办妥，众怒不平，实有难以弹【压】之势。胡星使与俄外部如何切实商办，务求电催饬知。树勋。鱼。

23. 收沪道袁树勋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八日（1905年1月13日）

周生有案迭经职道照会俄领，饬开特别公堂，稟请南洋派员会讯。昨得俄领照复，不惟不允，且遂定明日即在该署特开公堂讯判，请派员观审。职道当经严词驳复。适奉虞电，方谓事有转机，俄领当可就范。乃顷又接俄领照复，仍坚持前说，并告译员，如职道不允，即当独断。似此情形，实不可以理喻。俄海部究竟有无电饬，尚不可知。今事机急迫，除已将海部特饬交凶审办一节备文照复，并电南洋大臣外，势成骑虎，实逼处此，应请将俄舰之在沪者，申明不复保护，以申公忿而全中立。是否有当，伏候钧裁。树勋。遇。

24. 致驻俄大臣胡惟德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八日（1905年1月13日）

鱼电悉。周姓案据沪道急电，俄领坚执不允会讯，照请明日在

领署观审，否则即当独断，不可理喻。甬众愤怒，事机紧迫，势成骑虎等语。该道迭次来电，重在另设特别公堂，派员会审。如系犯交俄领，仅令华员视[观]审，不足平甬众之愤，难免滋生事端。希向俄外部确切声明，径由海部饬知俄领，遵照沪拟办法，勿稍含糊，并电复。外务部。齐。

25. 致南洋大臣周馥、江海关道袁树勋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八日（1905年1月13日）

沪道遇电悉。周姓案海部虽允交凶审办，是否允设特别公堂会讯；抑系犯交俄领，仅听观审？现又电致胡使，再向俄外部确切声明，径电俄领遵办，得复即达。其留沪俄舰，未便遽议出口。仍饬绅董晓谕甬人，静候商办。外务部。齐。

26. 收沪道袁树勋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八日（1905年1月13日）

齐电敬悉。周生有案，俄领已于今晨十钟在署开讯^①。职道昨日已照复不能承认，亦未派员观审。宁帮公愤固极汹汹，各帮咸抱不平，亦有暴动之意。职道深虑变出意外，奔走于各帮商董，竭诚开导，俄署开审，幸未滋事。闻各帮商董有明日会议之说，众怒一发，势难解散，惟有再三劝谕，以不至暴动为幸耳！会议后如何情形，容续闻。树勋。霁。

27. 收沪道袁树勋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八日（1905年1月13日）

顷接俄领函称，并未奉海部电饬明文，且云“该犯已定监禁四

① 俄方不顾上海人民的反对，悍然于初八日在沪俄总领事署开讯审判。

年，兼作苦工“云云，竟置职道屡【次】照会于不顾。若遽如此了结，何以平众怒而全中立？已立将来函退回矣！至俄海部之允交凶审办，词意本在两可，职道亦早见及；惟论理交犯应交英官或特别公堂，万无仅交俄领之理。闻今日俄署开讯，第一座仍为水师提督，是岂得谓之交犯？无论海部刻意如何，不得不据正【理】力争也。俄兵骄纵，俄领袒庇，旅顺降员，千乞阻止来沪为盼。树勋。霁二。

28. 致南洋大臣周馥、江海关道袁树勋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九日（1905年1月14日）

沪道来电：周生有案，俄领判定监禁四年，罚作苦工，该道不认。甬人定初九【日】会议，众怒所激，恐酿事端。此案相持不下，急切恐难了结，本部已电胡使力争。倘未能就范，拟仿英北海渔船案，归公断办理。国家慎重民命，必尽力所能为。俄方寻衅，意在坏我中立。务饬寓沪甬绅，切实开导商民，慎勿暴动，授人以隙。大局所关，该绅等必能体查[察]。再：电中有未便宣播之语，弗将全电传示为要。外务部。佳。

29. 收编修杨家骥等呈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九日（1905年1月14日）

窃职等于本月初七日戌刻，接到寓沪绅商公电，内开：俄舰阿斯科尔水手不守中立容留之法，上岸滋扰地方，戕毙宁波人周生有一案，俄官袒护，不允华官会审，人心汹汹，势将酿成事端。迅速公呈外部，饬沪道不必再任保护之责，普告各国，令该舰即离上海口岸，以安人心而免意外等因前来。伏查俄舰阿斯科尔被日本兵舰追逐到沪，经我中立国保护，是以[已]在我约束之列。如有犯法情事，理应归我审办。今该舰水手上岸持斧杀人，保护国自当拘提惩

治，予以应得之罪。不料俄领事将凶手保归该舰，迭经上海道要索，始终延搁不交，以致激动公愤，势恐酿成事端。且上海为各国通商之地，万一再滋他衅，谁执其咎？为此，据情公恳大部，电饬上海道力索凶犯审办。如俄领事仍不交出，即行照会驻沪各国领事官，声明中国以后不再任保护该舰之责，令该舰迅离上海口岸，以免别生变故。职等为保全大局起见，伏乞王爷、大人恩准，迅饬施行，实为公便。职等不胜亟切待命之至。谨呈。

30. 收沪道袁树勋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905年1月15日）

前电甫发，探闻商会各帮绅董公议，自明日起，不与道胜往来，并电宪台及商部请力争。正拟电闻，又得宁绅函告，四明公所已定明日开议，工党均欲停工罢市，各绅董力劝不从。职道漏夜飞函，布告宁商，阻止暴动。能否暂免，不可预必，职道明晨当出城与各董筹商。务乞钧部迅赐照会俄使，并电胡大臣向俄政府理论，速饬俄领遵照至叩。勋。东^①。

31. 致驻俄大臣胡惟德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905年1月15日）

周生有案，俄领自行审判，定监禁四年，兼作苦工，人心大为愤激，欲向俄署自行索犯。初九【日】全沪绅董工众集议，甬人已发传单，定十【日】会议，势将暴动。此案俄逃兵归中立国管辖，所犯应由华官审办，与寻常案件不同，又为条约所无，现开特别公堂会审，已属通融，若不照办，难平众怒。事机紧迫，务即切告外部，迅电俄

^① “东”字有误，此电当是初九或初十日发出。

领速交特别公堂公平会审，勿稍延缓。现由本部奏派盛大臣与俄领商办，雷使亦允电沪。遇事兼电盛处，以期接洽。外务部。蒸。

32. 致商约大臣盛宣怀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905年1月15日）

上海俄舰水手斧毙周生有一案，迭据江海关道来电，拟开特别公堂会审。本部屡电胡使，切商外部，并照会俄使，速饬交凶审办。屡次争辨[辩]，迄未定议。俄领遽自审判，定为监禁四年，并作苦工。该道不认。商民集议，众怒所激，恐滋事端。朝廷慎重民命，顾全大局。此事惟有据理力争，该商民等自应静候妥办。倘或不忍小忿，聚众暴动，深恐别生枝节，更难结束。贵大臣熟谙交涉，兼悉商情，希即督同江海关道剀切开导，速为妥筹。本部现经奏闻。顷已面商雷使，允电俄领与尊处商办。所有办理情形，随时电达为盼。外务部。蒸。

33. 收上海众商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905年1月15日）

周生有一案，事经匝月，迄未交凶审办。虽经沪道屡次照会，而俄领复文始终未见会审。遽于昨日在俄署自行开审，将“该犯定谳监禁四年，兼作苦工”等语函致沪道。人心大为激动，欲向俄署自行索犯。今日全沪各省商董工众齐集商会公议，众论汹汹，辞气愤激。而宁波工众已发传单，定于明日开四明公所会议，势将暴动，非特在沪俄人难免危险，即中外官商亦不相安。详查众情，实为顾念国体，保全生命起见。各省商董虽竭尽心力，万难解释；而况持义甚正，强抑亦复无辞。惟有仰恳大部，立即照会俄使，迅饬俄领，赶紧交犯，于俄署外设立特别公堂，由华官会同审办，严定罪

名，并限令逃舰及鱼雷艇等速离上海口岸，或可镇定人心。

再：顷闻旅顺俄提督及降兵数千将次来沪，万不能再令进口登岸。请飞速电饬沪道，预先坚拒，万勿畏葸，以慰众心而弭鉅衅。不胜迫切待命之至。上海各省众商公叩。佳。

34. 收沪道袁树勋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905年1月15日）

昨、今各电计邀宪览。俄领独断，万难承认，在沪华民亦决不甘服。职道之争执另设公堂会讯，与请声明不任保护，限令在沪俄船出口之办法，并非徇商民之意，为冒昧之举也。俄舰既卸军火，具不干预战事切结，则不得以军事犯论。该舰既归我保护，则该水师提督与水手同在保护之列，则已失其约束管理之权。该舰既下国旗，俄领不能自任保护，则俄领亦已失其约束管理之权。该水手在中立国保护之下，犯敌杀中立国保护之人之罪，即勒令指交华官惩办，亦不为过。另设特别公堂，原系格外通融，岂可再事迁就？乃俄领始终固执，是该舰不肯认中立国之保护，中立国安能更为之保护？中立国不能自保护人民，亦何能保护该舰？此案虽无关中立，而实因中立而始有。该舰之容留，非我不守中立，而实因彼不遵中立之约束。归我保护者，惨杀人民尚不能力争；则不归我保护者，其藐视虐待，势必更甚。职道屡次照会，俄领置若罔闻，遂与敷衍了结，日后交涉其何能办？以外交之公理论，固应如此；以人心之激切论，亦应如此。此职道日夜焦思，于俄署开堂之议未敢轻议，不得已而有此不揣孟浪之请也。事已匝月，不能少有挽回，公愤汹汹，日甚一日。今日各帮开商会同，四明公所明日亦有开议之说。虽经职道与各绅董极力开导，然只【能】劝解不能遏抑，只能暂阻不能终禁。总之，此案非办到特别公堂不能会讯；非办到会讯不能服众。

然窃窥俄领亦有骑虎难下之势。伏乞钧部一面严词照会俄使，一面电胡大臣，转请俄政府饬俄领遵照，或将办理不善、不洽商情之领事撤回。并将如不照允，若有不测，不能保护预为声明。钧部力持于上，庶几商民可靖于下。不然，夜长梦多，职道一身不足塞责也。不胜急切待命之至。树勋。青。

35. 收署两江总督周馥文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一日(1905年1月16日)

据江海关道袁树勋稟称：窃查俄船逃至沪上，拆卸机器、军火，不预军事，其员弁、水手人等归我保护，例有应守之条规。入手之初，职道即与驻沪俄总领事阿雷明订定约束章程：一、查取阿思科尔巡洋舰及格罗苏福鱼雷艇员弁、兵丁等人数。二、另具有非中国允准，不得擅离上海切结，由领事加印送道。三、该艇、舰停靠浦东东清码头。四、员弁、水手每日准在码头左近道胜银行空地体操，并在浦滩散步，无得再到别处闲游。即偶至租界地方，亦应限定人数、时刻，另派妥当之人巡察。

函商面议，颇费经营。不图俄领事虽已允照，各弁兵未尽遵行。先经职道访有酗酒滋扰情事，切商究禁，俄领犹复偏袒，讳莫如深。继因东洋车夫问俄水手索价争执，适有宁波人周生有路过，猝被砍伤，殃及无辜。如果派人随行巡察，即可从中阻遏，何至肇此人命？而且烟台先后送到船主、弁兵九十余人，未肯照案具结。始以已开人数，已给收条为推诿；继以烟台已经出结为词；终以请示公使为宕延。函驳面催，至今未到。遂有谣传俄弁兵暗中逃脱，为日本中途查获之事。若不趁此另定严切办法，不仅日本啧有烦言，恐启各国外交不测之问题。职道瞻前顾后，连日与律法官详加酌议，亟应与俄总领事重申禁令者又数条。敬详陈之：

一、俄员弁、水手人等既为军事犯，应恪守江海关道与俄领订定之章程行事。二、俄员弁、水手人等只准在关道指定之地，即浦东东清码头，体操、散步，不准他往。三、若俄员弁、水手人等有潜逃偷渡出口，或往指定地界之外，准中国地方官随时捕拿。一经拿获，即作为有意败坏中立条款，径由中国地方官审判定罪，无庸会同俄官办理。四、关道应向俄领事坚索停泊浦江各俄艇、舰船主、员弁、水手人等銜名清册送道，随时派员按册点查。五、关道应与俄领事订明，准中国官员及海关税务司，或海军，或陆路兵官上船查察有无装配违法器械、汽机、军火、煤斤等物，及船主、员弁、水手人等是否在船。六、关道应分别照会值年领袖、总领事及法总领事，分别一体遵[转]饬工部局洋包探，严查界内有无俄国员弁、水手人等。七、关道应稟请南洋大臣，咨调北京同文馆俄文翻译一员来沪，派充关道翻译官，俾资臂助。

内第七条咨调俄文翻译凉蒙照准。惟第二、第三、四、五、六各条，虽经职道屡商，俄领总称不便擅专，种种刁难。然此为惩前毖后、中立切要之图，苟非切实见诸施行，仍前宽容姑息，危机所伏，窃虑俄弁兵在沪将来更甚于此，将有不可措手者。职道为防患未然起见，拟请商明外务部，切商俄使饬遵。倘俄使亦不受商，则是有意败坏我之中立，请径告以在沪俄船员弁、水手人等既不听我约束，我即弃置不能再为保护，此后任凭日本便宜行事，我亦不能以日本违背公法，侮辱中立口岸水道为言。宣布各国，以免日后之责问。危言耸听，俄或降心相从，自为转圜之计。特昧之见是否有当，仰祈察核，转咨酌办示遵等情到本大臣。据此。查此事叠据该道电稟，均经本大臣电达贵部，照会俄使饬遵，并经电饬该道就近与俄领事妥商办理。无如该领一味推宕，迄未照办。昨据袁道来电，该领竟以限装煤斤、禁阻兵船移动修补指为无端干预。其兵船

水手滋事酿命之案，至今亦不交凶审讯。在我既有看守保护之责，若竟任其自由不服查验，匪特日有违言，且该国在沪弁兵人数众多，设再与别国酿出意外交涉，则诘责立至，我更无以为计。该道现稟所拟办法七条，系为预弭衅端起见，除第七条咨调俄文翻译一节，应由本大臣查酌派委外，其余六条应请贵部迅赐酌核，照会俄使转饬遵办。除批示外，相应咨会贵部，谨请查核办理，示复施行。

36. 收沪道袁树勋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一日（1905年1月16日）

奉电敬悉。今午后，各商、工开四明公所会议。职道驰往商会，晓谕宪意，嘱令宁绅切实开导，幸即解散，暂不停工罢市。惟周案一日不了，民心一日不靖。先慰，仍乞主持，余另稟。树勋。蒸。

37. 收沪道袁树勋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1905年1月17日）

两蒸电敬悉。荩虑远大，必得兼顾，敬佩。前与担文密商，亦见及此。惟职道处此极难之际，稍涉松动，即出意外之变，非得已也。仰蒙宪台鉴亮，主持不动，即将来俄人借词，其过只职道一人。昨日幸即解散，以三日为期，如无办法，风潮复起，解散更难。职道才拙识浅，寝食不安，日夜焦思，实无完全办法。而宁人与各帮既抱不平，断难就此息事。今晨复与各帮熟商，咸谓非会审不可，按军律似亦可行。各帮以会审为主，职道另筹一策设法解散，与担文商之，能否应手，尚不敢必。俄领定罪四年，兼作苦工，又罚去一切利益，系照误杀定案。职道意求宪台与俄使切商，遵《天津条约》会审一次，照俄军例〔律〕，则众心稍慰。论之过高，办之不行，徒费唇舌。众商明白者十之一、二，工作则无一明白者。如此与俄使商

之，以顺人心，稍可邀允。俄领无权。诸领均言，与俄人直接交涉，未便与闻。此案不因众怒，则早已定议，事机逼紧，非有一结束办法，恐出变故。如职道另筹解散之法不行，则仿照英渔船之案办理，亦可收束。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训示。树勋。队。

38. 致江海关道袁树勋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1905年1月17日)

蒸、队电悉。四明会议经该道与绅董开导解散，办理妥速，良堪嘉慰。此案现已奏闻，由盛大臣督同该道筹办，并与俄使商允，电饬俄领和商，自可酌议办法，早图收束。本部此时不必再照俄使。仍望安抚甬人，随时电达。外务部。文。

39. 收铁路大臣盛宣怀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1905年1月17日)

胡使电开：转外务部：蒸电悉。周案又与外部苦口力争，逐层辩驳逾一时之久。伊坚持洋犯在华向无会审之例，驻京各使齐声不允。凶手定罪已严，即俄前刺内政大臣之犯亦是苦工监禁，无他重罪。一切悉听雷使主持，伊难遥制，可与妥商云。德。队。宣转。文。

40. 收铁路大臣盛宣怀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1905年1月17日)

周生有一案，昨日势颇汹汹，合市已停止道胜钞票。现督同袁道，传谕绅董，开导商民，静候妥办。并派译员知会领事，订期商办。大约彼欲按照条约办理，我欲另开特别会审办法。俄官审断监禁四年，系水师官所判，深恐领事无权。容俟议有端倪再达。宣

怀。真。

41. 收沪道袁树勋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1905年1月17日)

昨晚盛大臣函示钧处蒸电，敬悉一一，当即至盛行辕详禀案情。职道才力短绌，不能早日了结，深自惭疚；惟有极力解劝各帮商董，靖[静]候盛大臣妥筹办法。顷闻俄领已于今晨定案，凶犯暂押法界牢监，战事毕送回国云云。容探确再稟。树勋。文。

42. 收南洋大臣周馥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三日(1905年1月18日)

周生有案，俄领径自讯断，众情不服，汹汹欲动，经沪道会绅力劝暂解。敝处已连派沈道敦和、刘道崇惠等往与会商。昨复电告沪道，谓如照约办理，复不能不由俄官承审，用俄律断罪，所定分别会审办法，俄海部并未认明。现在三面皆成骑虎，应妥筹转圜之法，以期速了。顷接沪道队电，似昨电尚未接到。今该道之意，亦只求会审一次，用俄军律定罪，借以安慰众心。系为力求息事起见，并不与彼为难。但俄领性情固执，恐难商办；请钧处速与俄使切商，径饬遵办，免滋事端。祷切，盼切。周馥。文。

43. 收商约大臣盛宣怀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三日(1905年1月18日)

顷与俄领驳论四钟之久，会审不允，复审亦不允。谓三日前已定案，犯已交禁法牢，并谓误杀办到四年监禁苦工，已算极重。又驳其持斧毙命虽死者系误死，杀者实是故杀。彼允将全案抄送，如指实失出，再可理论。又允四年可自日、俄停战，兵船带犯回国日起，

在沪监禁之日不算在内。据袁道云，此案德、法领事均助俄，拟俟案到，再交担文细核有无破绽。宣怀。文。

44. 收沪道袁树勋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九日(1905年1月24日)

周生有案，职道才力短绌，不能早日了结，上劳宪廑，下辜民望。仰蒙钧部奏派盛大臣督同办理，复蒙商宪迭派该员来沪协助，惭感交集，自应静候盛大臣妥筹办法，何敢哓渎，自重咎戾。惟是事逾匝月，毫无端绪，上控、抚恤既不足协舆情，亦且有伤国体。俄领虽将供词送到，已由盛大臣交担文律师研究驳诘，而究竟能否再开特别公堂仍由华官会审，实无把握。钧部传示胡大臣复电，商宪迭次电谕，苦心远虑，职道非不深知。无如阖埠商民团体，感情牢不可破，不惟不能仰体，抑且咸有怨言。自初九日四明公所刊布传单以来，虽经劝导解散，而民心已动，议论益繁。职道叠次派人严密访查，造言兴谣，所在皆是。沪上人庞言杂，本易滋事；且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则煽动尤易为功。日来正工商料理年事之时，故风声少静，若愈延愈久，人心愈结愈坚。彼时一唱百和，云涌雾集，解劝抑压，均无所施。在沪俄人固甚危险，租界大局亦且扰乱。为祸之烈，虽非今日所敢预计，然汹汹之势，实逼处此，亦正可虑。非赖国家竭力争持，使天下人民咸晓然于朝廷慎重民命之至意，则在下疏导，终于无术。职道谨以今日可争之理，与不得不争之势，为我宪台缕晰陈之。

肇事之初，职道上商宪电有“照约会审”一语，系援引《天津和约》第七条。若曰“寻常之案犹应会同办理，何况特别”，其又已详于照会俄领文中。嗣以俄领坚执《烟台条约》为词，遂声明中立公法，不复牵引条约，以省口舌。至“无碍中立”一语，正谓俄官如能

遵守中立国之约束，我得实行中立国之权力，则中立自可无碍。不料俄官之横决，竟以无碍中立之案情，而为此破坏中立之办法也。夫照《烟台条约》则应观审；照中立公法则应索犯自办；职道之愚亦知之矣。顾昔有特别公堂会讯之议者，诚以案情无碍中立，故不尽照公法。杀人者为归我保护之人，所杀者为保护之国之人，虽无碍中立，而不得谓之无关中立，故不尽照条约。斟酌再三，而后发议。坦文律师谓，职道办法最为和平公允。俄领苟非不顾中立，何至如此固执？俄舰在沪，有国旗而不能揭，有军火而不能用，员弁、水手有故国而不能归。军舰、军人既皆丧其资格，往来行动亦且失其自由，乃独于裁判而得有全权耶？彼已无裁判之全权，而竟擅自讯供定罪，是明明有不认我中立之证，而隐隐有破坏我中立之心。此而不争，在我为放弃其责任，在彼将益肆其野心。战局方长，俄兵之在沪者七百余，近又益以旅顺降日员弁数百人，不服稽查，不能点验，虽有誓结，视为空文，混杂串逃，游行滋事，何时何地不可坏我中立？伏读前次宪电，皆以俄人有意坏我中立为词；闻诸道路，俄人方以我不守中立布告各国。然则今日我之守中立愈不得不严，俄苟欲坏我中立，我争之愈不得不力。我未坏中立，俄人诬我，我尚可置辩；我果坏中立，日人责我，我必至无词。俄坏中立，我争之，日人犹或我谅；俄坏中立，我默尔而息，日人其肯我恕乎？此案正俄人欲坏我沪上中立之见端，若稍事容忍，将就了结，万一日本借词诘问我国有无约束在沪俄兵之权，我将何词以对？且目前人情愤怒，长此悬悬，夜长梦多，一有暴动，自坏中立，俄人持柄而摇，势更可惧。职道日夜焦慮，寝馈不遑。窃以为事已至此，与其争会审之权限，不如争中立之权限。中立之权限明，则会审之权限定。争之而得，国势可振；争而不得，布告各国，听候公断，为先发制人之举，亦可少申商民不平之气，而弭祸患于未萌。然则，争此案不

获，不至坏中立，正所以保中立也。职道身受国恩，不敢有所顾忌，词之芜杂，亦不暇计，惟宪台哀之，俯赐裁省，大局幸甚。树勋。啸。

45. 收沪道袁树勋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九日（1905年1月24日）

啸电计邀垂察。国势积弱，空言何补，职道庸不知之？踌躇再四，此案实无转圜之法，惟有乘俄欲坏我中立之际，我为先发制人之举。既足以抵抗俄人之诬我，亦借免日人事后之责言，而沪上商民见此事与中立有关，成为国际上之交涉，则人心庶不至轻于暴动，实为釜底抽薪之办法。职道为目前人心起见，为日后中立起见，是否可行，听候裁酌，并乞训示。树勋叩。

46. 致商约大臣盛宣怀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905年1月26日）

二十电悉，具佩草筹。此案彼照约办，沪道执中立办法并无确切依据，欲借此争治外权，各国亦未必助我。俄捏告我不守中立，现在通告理论，我固有辞；若一暴动，转贻口实，利害所关甚巨。持高论而居美名，徒坏大局，非任事者所宜言。执事卓识毅力，必能安定人心，设法结束。希即督同沪道妥筹，随时电示一切。桐^①。二十一日。

47. 收商约大臣盛宣怀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905年1月26日）

号电（周案速筹了结）敬悉，办案全凭条约、律例，今条约无可争，只可争律例。彼审案不传华证，一堂即定，确系草率。俄领已

① 外务部会办大臣那桐。

将供判送来，译成英文即交律师译勘，如有罅隙，似可控彼承审不实，或先据理辩驳。若是误杀，得律师一言，亦可稍平人心。该领允给抚恤，而宁人以为耻。现与南洋密筹，总以息事宁人，不生枝节为主。但须从容赴题，未能过急。袁道电大部，请各国公断，倘各国能照允，自系大妙。论者以俄舰归我保护，已失主权，犯案应归华办。此确离开条约之论，我无治外权，能做得到否？宣怀。号。

48. 收商约大臣盛宣怀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905年1月26日）

周案无他难，难在全沪哄动，不仅甬人，报馆、新党、枭匪、无赖惟恐不生事。现在俄败，正想讹人，岂可再生枝节？连日分头派人晓以利害，安定人心，不致滋事。惟外人一面仍须恫喝，以冀稍有转圜。办此等事，只能先顾大局，不能复顾毁谤。谨以密慰。宣。二十。

54

49. 收商约大臣盛宣怀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905年1月27日）

南洋电开，顷接沪道电，外务部请各国公断，持论颇正。前接外部佳电，本有拟仿英北海渔船案公断之语，如虑案难速了，请公电商外部，请各国公断，似亦妥当，祈速酌夺云。本日《时报》载袁道全电，深加赞美，民情势必观望，专盼各国公断。如能照行，万分妥愞。乞钩示。宣怀。箇。

50. 敦商约大臣盛宣怀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905年1月27日）

箇电悉。周生有案，本部佳电原有拟仿英渔船案公断之语，嗣

以两案轻重迥殊，势难办到，始行奏闻，改由尊处督同沪道商办，以期周妥。务希查照蒸电，详筹速结。外务部。养。

51. 阿思科尔舰火夫砍毙周生有案问答节略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905年2月2日）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四点钟，盛宫保约俄总领
阔雷明会勘周生有一案，袁道台暨王、刘、厉三道台、南洋洋务官
福开森、严、周、沈、朱四绅俱在座。相见寒暄毕，盛云：“周生有一案，照所送判词，其中所引贵国律例本大臣不能知其是否符合？但据案情而观，该水手虽无心砍周生有，而实有心砍车夫。”

阔云：“该水手并不是有心砍车夫，不过举斧相向，示之以意耳！”

盛云：“查案，该车夫已与身矮之水手说话，而此身高之水手忽然举斧向砍，焉得谓之无心！”

阔云：“现在事过情迁，案情亦不能记清。惟记得该水手虽与车夫善说，而该车夫仍刺刺不休。水手已走开，车夫仍追之。追之不已，该水手始返步举斧相向焉。”

盛云：“该车夫因恨水手不给钱始追之。”

阔云：“该车夫之恨水手诚有之。但该水手实已善说至再，而车夫仍纠缠也。”

盛云：“既然善说，即不应又起杀人心思。”

阔云：“因该水手不应如此，是以办罪也。”

盛云：“本大臣平心而论，该水手杀周生有虽误，而杀车夫则是有心，自应照其有心杀人办罪。”

阔云：“当时定案，本总领事亦未在场，系由承审官主政，本总领事不能照贵大臣有心杀人之言悬揣。”

盛云：“此案本大臣亦未见承审情形，所见者不过抄来案件，只能算一半凭据。论理应该重录口供方是道理，所以袁道台要会审。贵总领事不但不允会审，且观审亦未做到，是以实在案件情形现在亟应公道辩论。”

阔云：“袁道台愿会审，而敝国水师官则以为不应会审，且条约亦无此办法也。”

盛云：“袁道台之所以请会审者，因此案系特别之案，为条约所无。盖犯事者为水手，而此水手即系归我保护逃舰之水手，是以此案不应听凭水师官一面办法。今英、德、法各国与贵国皆有条约，假如贵国逃舰逃至该国所辖地方，势必归该国保护。既归其保护，即应照其章程办理，不能拘定条约。”

阔云：“虽如此说，但是既称中立国，则皆与战国交情。章程与条约亦不至过有区别，即如俄、日本战【国】，以前所有犯罪之人两国固照条约办事也。可见中立国与战国交涉与平时相同。”

盛云：“譬如贵国逃舰在胶州杀了德国人，德国能拘定条约办理乎？”

阔云：“俄与德之交涉及俄与中国之交涉不能相同。盖俄兵在德境犯事，归德例审问；若俄兵在中国境地犯事，则只能照俄例则办理。一向如此，不能不照条约也。”

盛云：“贵领事亦知此案无向例可比乎？凡属中立国之对待贵国，皆应一例也。”

阔云：“本总领事仍有一解说。记得前二年，有一德国水手在香港犯事，为德国官员拘去治罪。如其时未经德国官员拘去，则归香港照例办理；由德国官员拘去，则德国自办亦无不合矣！”

盛云：“贵国逃舰归我保护，论理应归我管理，不得引他案附会比例。”

阔云：“中国保护俄舰，实在解说即系俄舰不能在中立国出口复战，日舰亦不能在中立国进口攻击。此本中立国应尽之义务，无所谓管理也。”

盛云：“保护即是管理，所以俄舰不能出口，日舰不能进口。现在亦不必将案外之事牵入辩论。但本大臣既奉本国外务部奏准办理此案，自应会同贵总领事切实商办，不能仅凭口舌无益之争。”

阔云：“前次与贵大臣会议，已将全案送交贵大臣察核。本总领事之意，贵大臣将全案阅毕，便知此案断罪之公。然后将此案刊入报章，使大众亦知此案办理情形：一则已收禁法界监牢。二则实照俄国律例办理，并无偏袒之处。则大众当亦平服。本总领事复查此案，若在他国办理，想亦不过监禁六个月、八个月而已。今本国承审官定罪监禁四年，实已加重。而且以解到本国入监之日为监禁之第一日，此时在法界监牢监禁日期，仍不算在四年之内，岂非一至公之办法乎？”

盛云：“照中国律例，凡监禁日期亦是如此算法。惟本大臣查贵国承审官判词，始云按照一千四百五十八款应监禁八年；后又云应照一百三十四条及一百三十五条，按照《海军章程》十三条第七款减等为监禁四年。如此有心迁就减等治罪，本大臣何能答应？”

阔云：“该判词将案情比例只能照律办理，并非迁就。”

盛云：“究竟所引贵国律例是如何比例，亦是一面办法。”

阔云：“本来承审官拟定八年，后复加详审，始有减等办法。因该水手犯罪的是轻忽，照轻忽定罪，只能四年，不能八年。”

盛云：“该水手如此凶横，将一毫不相干无辜过路之人竟至斧毙，还说是轻忽。慢说大众不服，本大臣亦决不服。据本大臣

看来，是强暴，不是轻忽。”

阔云：“轻忽者，疏忽也。彼与周生有并无仇，因惊吓车夫而误及于周生有，则的是轻忽也。”

盛云：“车夫早已离开，彼愤无可泄，不能砍车夫，即转而砍周生有。如此而犹谓之疏忽乎？”

阔云：“按照贵大臣所言，诚为有理。但是该水手向车夫善说不听因而走开，乃车夫追之。该水手愈善说，车夫愈追之不已，直至该水手用斧惊吓，因此车夫始避开。其时水手因举斧舞弄，不知复有周生有在后面，是以误中。其出于无心不办【辩】自明。”

盛云：“幸而车夫见机走开，不然车夫必被砍毙。”

阔云：“车夫即不离开，该水手亦不过惊吓。盖该水手何忍以口角而置车夫于死地，不过惊吓之使车夫不纠缠耳！”

盛云：“当其盛怒之际，而谓车夫能逃于强暴之手，吾不信也。忍于砍人，能保人之砍而不毙乎？”

阔云：“车【夫】追呼该水手不已，不举斧以惊吓，必不肯离开。本总领事究不能断该水手必有真砍车夫之意。”

盛云：“贵总领事何必将该水手如此偏袒？本大臣不能佩服。但此案为该巡舰水师官承审定案，贵总领事无权再翻亦是实情。惟本大臣不能因贵总领事无权再翻，遂敷衍过去。今与贵总领事一决，如贵总领事不以本大臣复断监禁八年之说为然，本大臣惟有将全案咨送出使贵国胡大臣，咨会贵国外部，转咨海部，另再查核，务必照监禁八年定案。本大臣知贵总领事为权柄所限，本大臣如咨胡大臣，当先照会贵总领事查照再办。贵总领事试思，本大臣此举然否？”

阔云：“未尝不是。但据本总领事看来，咨送本国再办，亦未

必有挽回。此案办罪已重，本国大臣按照律例亦【未】必复又加重。贵大臣又何必多此一举？”

盛云：“本大臣必要如此办法方昭公道。本大臣自奉命办理此案，即传宁波各绅董会议，告以此后办理此案须听本大臣吩咐，甬人不得性急闹事等语。于是甬人等候消息，大家安静听我办法。迩日以来，外面来信问消息者甚多，大半皆说此案原办不公，必要本大臣伸冤。如此来信者，不一而足。大家望本大臣办得好，本大臣岂可放松。从前责重袁道台者，今转而责重本大臣。本大臣惟有力争一法。贵总领事如不能主持，本大臣亦必咨请胡大臣与贵国海部再争。此系两国交涉，本大臣舆情为重，无可通融。”

袁云：“自本国外务部奏派盛大【臣】督同本道办理此案，于是甬人皆惟盛大臣之命是听。贵总领事抑知甬人何以惟盛大臣之命是听？盛大臣系庚子年保护东南原议条约之人，寓沪西人因感盛大臣之功，寓沪华人亦无人不感盛大臣之恩惠。是以今番甬人相信盛大臣保护百姓之心，始静候盛大臣之办法。贵总领事幸勿以百姓相安而遂轻视此案，转忘盛大臣之功也。”

盛云：“袁道台此言并非推诿而卸任于【本】大臣，良以本大臣既为甬人相信，即不能辜负甬人一片盼望之心，所以袁道台替我伸说。即如明日已是除夕，照例大家不应办事，而本大臣、袁道台与各道台、各甬绅犹在勤勤恳恳办理此案者，无非有以取信甬人，使之知道我等在此照常办事，并未懈怠，方不至聚众闹事。贵总领事试思之，亦当筹有办法也。”

阙云：“本来有极公道办法，即抚恤一节是也。周生有既死，家属无人养活，给以恤银，中国照此办理者恒有之。乃始意如此，而闻之体面可靠之甬人金称不愿收此抚恤银两，是以将抚恤

一节作罢论，而将该水手重办治罪。此系甬人不加细审，有意执拗之故。今如要抚恤，亦尚可商量。”

盛云：“甬人诚不愿领此恤银，移充善举各国亦有此办法。”

阔云：“抚恤系念尸主贫苦故有此举，至于移充善举与否，本总领事不过问。”

盛云：“恤银一节，可以另议。但是，贵国逃舰兵丁、水手陆续逃至我中国地方日多一日，已往之案固须再翻另议，惟未来之案必须妥定善后办法。现在本大臣订一限禁章程，俾以后不至再踏【蹈】此辙。”

阔云：“此等限禁章程，木〔本〕总领事实无权订立。”

盛云：“此是地方交涉，贵总领事自应预闻。”

阔云：“此系驻京公使之权，本总领事何能擅定？”

盛云：“究竟此等章程贵总领事以为然否？”

阔云：“现在只有中、俄交涉，则章程应订中、俄章程，与日本不相干。如日本有兵舰逃来，贵大臣再订中、日交涉章程可也。”

盛云：“中国谓之中立国者，对俄、日而兼言之也，自应俄、日两国一律办理。现在威海、胶州、香港已有中立国对待战国逃舰办法。闻烟台地方，俄国逃舰兵丁在离闹市二、三里以外空旷之地居住，或在芝罘岛左近。则上海等处亦应照例定一对待战国逃舰办法，大意须定一界限，界以内许逃兵驻足，界外不得游行。”

阔云：“烟台地方现无本国来船，且小鱼雷船亦不能住人，故逃难者必须上岸居住。”

盛云：“逃难者愈来愈多，即如贵总领事府每日逃难而来者，据闻几二百人，试问无一章程如何办法？”

阔云：“现在来沪者并非一定逃兵，亦有在旅顺、长崎贸易或

客居，现在接其来沪，仍须护送回国者。”

盛云：“总之，逃难之人由他处来沪，非有妥善章程，本大臣实不能放心。”

袁云：“说到此地，本道台与盛大臣同一见解，实在贵国逃军在此，以后不能放心。昨日本道有两件公事，贵总领事收到否？”

阔云：“实因近日照料逃难之人，故尚无暇照复。”

袁云：“此二件乃最要公事，即所以安顿贵国逃难之人也。”

阔云：“如此，则本总领事回署即当回复。”

袁云：“东清码头地方船多人杂，且船上情形，本道又无从知道究竟是否相安？如再无妥当章程，万一又闹事，贵总领事何以对本道？”

阔云：“本总领事亦常到该码头察看，并且登轮与各该将员接洽，观各员相处似尚相安。至于偶然有不相睦之处，本总领事亦不能保。”

袁云：“总要保其平安，方是善后办法。本道屡次函致贵总领事，必须知会该船上下人等，务须相安，不得滋事。最要者，水手、火夫诸人必须严加约束，要紧，要紧。”

阔云：“水手等固要约束，但是舢舨及车夫两种人最欺负外国人。前两天，有二兵官雇舢舨登岸。驶至江心，舢舨停桨，硬索每人四角船资，其实向例不过一人三角船资。而舢舨行至江心，忽起要挟之念，实在可恶。当时二兵官无可如何，直至驶近岸边，二兵官始纵身登岸。幸而该二兵官能忍，不然又要闹事。可见舢舨及车夫等亦不是好人。”

袁云：“舢舨及车夫不尽是好人，本道相信；然而水手亦未必尽是好人。”

阔云：“凡兵丁、水手此种人脾气总坏，这是各国一样。”

袁云：“此次逃舰兵丁、水手总要贵总领事与各该船将员商定约束之法，不再滋事；本道亦知照县委，不许舢舨、车夫人等滋事。但浦东不是租界，如该水手等在该处闻〔闹〕事，必拘送保甲局讯问，彼时贵总领事当无异言。本道声明在先，贵总领事不可忘却此言。”

盛云：“务须两面订妥办法：一面由地方官出示晓谕居民；一面由官兵〔兵官〕严行晓谕兵丁。”

闹云：“甚是。如在限禁之地以外任意游行或滋事端，自应暂由华官扣押。即如前日有兵丁私行登岸，早由兵官自行惩办。日后如有兵弁出界，当先知会本总领事察知。自周案出后，并无水手入闹市游玩，可见兵官亦已留意。”

袁云：“如此甚好。”

语毕时已七点钟，握手而散。

52. 收商约大臣盛宣怀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05年2月3日）

养电敬悉。周案本日督同袁道等与俄领事会勘供判。彼执定无条约，应归俄自断结，无可复议。告以：“条约、律例所难办者断不能勉强，但雷使既允领事与我面商，必当有商允之事以安人心。一、按俄律一千四百五十八款科罪，应监禁八年，承审判词已声叙。乃又减等定拟四年，殊不公道，应候检齐案件，咨送胡使，照询外部，转咨海部复核。仍照承审官原议监禁八年。俄领云：“尽可咨询。”顷已先照会该领作为定笔。二、监禁应自押到俄国之日起算，在沪禁监无论久暂，不在限内。俄领已有照会复允。三、应酌给抚恤银两，可听苦主自做善举。俄领云：“只能给家属，数目请示雷使即定。”四、俄船兵、民来者日众，应援引青岛、威海等章程，圈禁保

护，不得任令游荡，酗酒滋事。俄领云：“自出周案，已严禁游荡酗酒。如要定专章，领事无权。”除已请南洋电询胶、威两督，并托克纳贝询取章程，再由袁道另办外，今日会议各节，宁绅均得在座环听，已令传谕息事，用慰钧廑。宣怀。勘。

53. 收商约大臣盛宣怀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05年2月3日)

电谕敬悉。周案今日已结束，所拟咨询胡使一层，明知断难更动，不过稍慰人心。抚恤宁人虽不甘受，然华民得恤亦属少见，如得二、三千金，拟令作一工艺小学堂。至善后事，最要紧，已商玉帅，调刘道崇惠会同袁道妥办矣。宣贺年禧。艳。

54. 收江海关道袁树勋电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六日(1905年2月9日)

顷日领函：“约束俄水手办法，未闻切实举办。如仍延缓，本国政府为自行保卫起见，难保不以相当手段相机办理。特此函询，以尽规劝之谊”云。约束俄水手已奉宪部摘取五条照会俄使，并蒙切催饬遵，复经职道诘催。俄领虽云已严禁游逛酗酒，然查验各节，仍以无权为词，似俄使并未转饬。近日俄兵之在租界酗酒滋闹者，仍复时有所闻，不早定办法，日人责备，必至无词以对。前拟各条如万难办到，可否仍照满佐水手办法，仰恳密商日使，各将容留在沪俄兵取不干预战事切结，先行回国。抑或如何办法，伏求训示。树勋。歌。

55. 致驻俄大臣胡惟德电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六日(1905年2月9日)

上海容留俄舰人数众多，屡次滋事。沪道前拟约束办法五条：一、应恪守章程行事。二、只准在东清码头体操、散步。三、若有潜逃出口，或往指定地界外，由中国地方官随时捕获审判，无庸会同俄官办理。四、将俄员兵銜名、清册送道，随时派员点查。五、由中国派员上船查察机械、军火、煤斤及员兵等是否在船。经本部照会雷使饬遵，屡催不复。顷沪道电：日领函：约束办法如仍延缓，本国政府为自卫起见，难保不以相当手段办理等语。俄舰员兵在沪不遵中国约束，使、领互相推宕，数月未定办法。上海为华、洋总汇，若再滋生事端，妨害治安，侵损中立，所关匪细。希切商外部，径饬俄领按照章程五条一律允行，并声明若不照办，设有意外，应由俄自担责成。即电复。外务部。鱼。

56. 收驻俄大臣胡惟德电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十一日(1905年2月14日)

蒸电悉。鱼电五条译成节略切商外部。伊称：“记已在沪商妥。仍当电雷使，转饬领事，并告海部”等语。因留沪俄舰兵弁屡次滋事，故又劝非战斗员总以不过沪为宜。伊谓：“曾饬从速回俄，奈船支不便，未能迅速。”面商时系分别提论。查验电码，知昨电“各兵弁”，“弁”上脱去“过沪”两字，致未明晰。谨复。德。卦。

57. 收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文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十三日(1905年2月16日)

照得俄国阿思科尔巡洋舰头等火夫特兰提·阿基夫斧毙周生

有一案，本日与俄驻沪总领事会议案情。本大臣查明：阿基夫行凶斧毙毫不相干一无辜过路之人，实属非常凶横，自应按照俄国刑律第一千四百五十八款科罪，夺去一切利益，罚作苦工，监禁八年。此条在俄国承审官判词亦已声叙，惟判词忽又减等治罪，只按轻忽定拟，夺去一切利益，罚作苦工，监禁四年。本大臣查阿基夫无故砍毙路人，如此强暴，若仅以“轻忽”二字减等定拟，殊不公道。自应检齐案件，咨送出使俄国大臣，咨照俄国外部，转咨海部，复加核办，仍照俄国承审官原议监禁八年治罪，俾昭平允。除照会俄国驻沪总领事官查照外，相应咨呈贵部，谨请查照。

58. 致商约大臣盛宣怀电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1905年4月25日）

俄署使面称：“周生有案，俄水手已判定四年苦工，胡大臣屡向外部争定监禁八年，断难照允。惟抚恤仍可议给”等语。此事尊处与胡使商办有无消息？应如何结束方妥？希酌筹电复。二十一日。

59. 收商约大臣盛宣怀电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905年4月27日）

箇电敬悉。前咨胡使，请仍照承审判词科罪八年，明知未必能允，但是不能不作此宕笔。俄领允给抚恤，因有此咨，难与议定。现在情形，似可将抚恤银数议定，候胡使咨复，即可了案。惟甬人之意不愿明受抚恤，拟做一工艺小学堂，数宜略优。俄领前云：“只能给家属，数目请示雷使”，似办学堂又不可与俄使直说。胡使尚无电来，容即电询。宣怀。漾。

60. 收商约大臣盛宣怀电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1905年4月28日)

顷电胡使：“周案照彼原拟【监】禁八年，如能商允，人心始平。如办不到，必须格外优给抚恤，方能了案。候复。”云。宣。漾。

61. 收驻俄大臣胡惟德电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1905年4月29日)

转盛大臣：周案牍、电均悉。切商外部，辩论至再。伊谓：“周案应由驻使与大部商议，未便遥制。”又聘商别国名律师，如能改禁八年，允酬重资。伊细核原案谓，周系误死，俄律监禁不过数月，拟禁四年，疑是俄使授意从重。若交此间议律院复核，决难加重，且恐减轻。虽有重酬，伊难承办。抚恤外部已允，似可令苦主具稟重索，由大部调停酌减，较易措词、就范。乞密。德。敬。

62. 致商约大臣盛宣怀电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1905年4月29日)

漾电悉。周案，计胡使敬电已达。议律院复核，罪名既难加重，苦主恤款应如何向索，希酌核电复。外务部。有。

63. 收商约大臣盛宣怀电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1905年5月1日)

有电敬悉。昨抵汉，接胡使电。罪名难加重，而恤款令苦主递禀，又非甬人所愿。好在俄外部已允，俄署使亦谓仍可议给。拟请大部复告该署使：盛某前允商贵国改禁年分，人心乃定。今难照允，只得商请优给抚恤云云。如能做到五、六千两，便可了案。因

工艺小学堂至少需万金，俄恤一半，余一半我可劝官、商凑捐，名曰“生有工学堂”，以平人心而已！数目一定，即由领事发领，再由苦主捐办学堂，可不必告知俄人。乞钩酌。宣怀。宥。

64. 收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文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初二日（1905年7月4日）

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准钦差出使俄国大臣胡咨开，照得俄国阿思科尔巡洋舰头等火夫特兰提·阿基夫斧毙周生有一案，本大臣叠据外务部来电，向俄外部据理力争，逐层辨驳，所有该外部答复之语，业经随时电部在案。本年三月初四日，接准贵大臣正月二十一日大咨，附到抄案一本，又洋文各件。本大臣详细查阅，所有此案要紧驳义，贵大臣业已抉摘无遗，本大臣前叠次与俄外部争辨，亦不外此宗旨。兹复准来咨所称，照请俄外部，转咨海部，重加核办，务须照承审官原拟，办到监禁八年之罪。并与该外部订期约晤，重申前义，逐节辨驳，谓“死者虽系误死，杀者实是故杀。因细故而顿起杀机，是以动斧；因迁怒而害死过路，不是无心。岂得以轻忽之律，擅改人命重案”等语反复驳诘。据外部面称，此案前已将全权训条授与驻京公使，就近与外部妥商，转饬沪领事调雷明遵照办理，务期公平定罪，伊难遥制。惟据该公使屡次电称，照承审官判定以完全失其自由，罚作苦工，监禁四年，系属力顾公道，无从加重。本大臣复以承审官原判亦以阿基夫持斧杀死无辜华人，实第一千四百五十八条国律，故有照此律须完全失其自由，罚作苦工，监禁八年判语，可知该犯本应援此律定罪，何得遂以系由轻忽引他律改为四年，实不足以服人心而征公道。俄外部总以事已在北京商办，伊不能参预。并称，据海部大臣看法，亦谓“因误杀而监禁四年，罪已匪轻。业经判定，万难违背法律，任意加重”

等语。再四驳辨，坚执不移。本大臣知不能于口舌之间得直于俄政府，因聘谓[请]在俄之他国著名法律家，将全案文牍请其细心勘验，并派参赞官陆征祥与之密商，如能翻案，改定八年苦工监禁，不惜重酬。旋据该法律家称：“照此案情节，据引俄国法律，该承审官所判监禁四年之罪，但有失入而无失出。缘阿基夫斧毙之过路人周生有与阿基夫素不相识，绝无仇怨，因偶从此路经过，适值阿基夫持斧挥弄，碰伤身死显系无心。俄律载：猎户出猎，发枪误中旁人身死，罪系监禁四月。律又载：与人试放洋枪，误触机关，致伤人命，罪亦不过监禁六月。今阿基夫以厌恶车夫之故，持斧威吓，不期碰毙行路之人，周生有既是一面不相识，即是误伤，与上二条事同一律。若由法律家平情定罪，监禁不过数月，极重亦不过一年。今原承审官将该犯判定夺去一切利益，罚作苦工，监禁四年之罪，窃疑该承审官系奉有上司训条，授意从重，否则不能如此定罪。法[律]家以法律为准绳，若中国政府意在翻案，如一经议律院裁判，不惟不能加重，且须减轻，即原承审官比拟重律，且恐有失入处分。此事虽极愿效劳，但苦难以得直，是以未便承揽。”复据该参赞驳以，“此案所引之律谓属无心，阿基夫所犯之罪实是有意。在周生有或系误碰杀人之器，不得[谓]阿基夫竟无杀人之心。”该律师称：“[法律]家只能据事定罪，不能原心定罪。因事有可凭，心难揣度故也。如果阿基夫所毙是车夫不是过路，自当另论罪名，则八年之罪亦可办到”云云。本大臣据历次与俄外部辩论之言，兹复证以法律家持守之律，互相勘合，此事若欲翻案，应请外务部与俄使切商备案，在俄都上[诉]。但一经议律院复核，胜负仍无把握。至来咨所称监禁日期应自押到俄国之日为始，系经俄领事照允，有案可据，届时若不照办，当再据牍争执。正在筹拟核办间，接准俄外部照复，相应译汉咨送贵大臣裁酌施行。请烦转咨外务部及南洋大

臣查照。计译稿一件等因。准此，除咨行外，相应抄粘咨呈贵部，谨请查核施行。

照录抄件

照译俄外部一千九百零五年四月十四号（即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复文：接准贵大臣本月一号文开：俄巡洋舰阿思科尔火夫阿基夫在上海斧毙周生有一案，力请查照俄海军法律^①第一千四百五十八条定罪，革除一切利益，自该犯到俄之日起监禁八年，兼作苦工，以昭公允等因。本大臣查此案系由本国驻京使臣与贵国外务部正在详细讲解，虽于上海俄承审官判定之词无可更改，然于设法赔偿被害之周生有家属一节，本国使臣必实心商议，偿以恤款也。耑复。顺颂

日祉。

副外部大臣鄂博林斯基押

① 盛宣怀的声明是要求俄国按照“刑律”（见 57），此云“海军法律”。

端方密函

朱宗震辑

编者按：1908年那拉氏、载湉相继死去，摄政王载沣掌权以后，着手打击袁世凯的政治势力。端方时任两江总督，亦曾受打击，这三封密信，反映了当时清政府内部斗争的一些内幕情况。原件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

陶公^①钩鉴：

前密陈一缄，谅邀垂察。年底即拜罗汉，复颂毛诗，公之爱我，不啻骨肉，感激非言可宣。承寄壬午公费二百金，弟已布告同胞，共纳嘉惠，献岁发春，敬祝尊箇万福。皖中闻尚平靖。惟闻皖人传说，谓：朱帅^②一无善后之策，异日正复可忧。二之已甚，其可三乎？闻藩之才胜于抚，然否？辇下甚安，是警政修明之效。新衙门^③办事，惟此较有实际，而来源太绌，几乎无月不过除夕。庸恶陋滥，至邮部而已极，此后或可稍清乎。宝惠近蒙两见勒派充禁卫军总文案，开办章程、奏稿皆出其手。菲才而当重任，恐其不能胜也。忙不可言，无一刻在家，磨练筋骨，增长阅历，或能有益。专

① 端方号陶斋。

② 朱帅，指朱家宝，时任安徽巡抚。

③ 指民政部。

谢，敬请尊安。

上元日 如弟 纳□① 拜启

附：

颖川② 贪横，监国③ 久恶之；原定邮部为府第，监国往视，知其用强力驱逐小户，以拓建花园，又署中有洋楼数幢，王勿善也。迨命其敬勘山陵，④ 涉旬日犹不行；覆命之日，迎合监国，驳斥内务府撙节用项之意，谓：若派其办陵工，他人用百万者，璧只用四十万而已足。不意大拂王意，面斥其玩视景皇山陵，草率苟简，全无心肝。彼方欲以能省钱取悦，而不悟景皇山陵之不当省钱也。天夺其魄。渠到邮部，部中之缺皆有定价，凡路电差使无不鬻者，虽闽人⑤ 不免。有一书记生，最承宠任，全知其始末。去冬忽发脾气，将其人斥革。其人大怒，遂将买缺买差各数目及借洋款扣头，详开一单呈监国。当派查时，王即以此单授琴公。⑥ 故虽以寿州师⑦ 之力主和平，亦不能全加洗雪也。既派查办后，璧便衣偷入署中，至庶务处与其心腹三四人关门改造账目，凡三日夜而后成。迨二相调取案卷，全非本来面目矣。愚谓二相受命之初，即宜严密，先调原账。而左右两侍郎平日受气已甚，此时乃不能拒绝，听其便衣入署造账，装聋做哑，不加举发，真乏人也。仆人杨明云，昔事公于金陵，

① 此处为一花押，发信人当为恽毓鼎，其子宝惠后任北洋政府冯国璋的秘书长。此信日期为 1909 年 2 月 5 日。

② 颖川，影射陈璧，时任邮传部尚书。袁世凯于 1905 年从盛宣怀手中夺取了铁路大权（以前已从盛手中夺得了电报局大权），邮、电、铁路即为袁的亲信所把持。

③ 监国，指摄政王载沣。

④ 指为光绪修建陵墓一事。

⑤ 陈璧为福建人。

⑥ 琴公，指那桐，字琴轩，时为东阁大学士。

⑦ 寿州师，指孙家鼐，安徽寿州人，时任军机大臣。

陈氏查币至宁，公极鄙夷之，谓为天然一奸臣脸。弟闻之，深叹公不独有知人之哲，而评语亦形容妙肖也。

二

陶公鉴：

顷得手书，知弟所发第二次密函尚未达到，甚不放心。到后仍乞给一密电为要。隆覩大为年事生色，甚觉不安，然又不能不倚赖于此，愧谢愧谢。别札呈阅（其中謔词惝恍，请公会意）。^①此后密信不署上下款，不为起讫，但于箋尾加一元押。即吾哥在西安时所贻者即可心照。弟近状尚不恶，平日不为党援，此时坦然无累。监国广开言路，奖谕言官使尽言，弟忝居言职，度岁后拟大鸣而特鸣矣。如弟 □^② 拜启

桓温^③之得罪也，外间皆未窥真相。光宗^④上仙，颇有红丸之疑，不啻梁冀之于质帝矣（且结中常侍）^⑤。伏皇后曾奉献帝衣带诏，使除曹阿瞒以复仇，相王^⑥亦与闻焉。是日罢相制书，本有跋扈不臣，万难姑容八字，以褫职编管处之。代相^⑦ 代字乃唐，独与谋，力为解，乃易今文。北骨^⑧ 二字请第二次入对，力陈桓温之才可用，弃之可惜。相王言：“予亦知其有才，但予不忍用之，如用之，予无颜以见元祐皇太后”。北骨乃不敢置词，惟云：“桓本有去志，可否使乞

① 括弧内，原为行间旁注小字。

② 发信人仍为恽毓鼎，日期当为 1909 年 2 月。

③ 桓温，影射袁世凯。

④ 光宗，影射光緒帝。

⑤ 原为行间旁注小字。

⑥ 相王，影射摄政王载沣。

⑦ 代相，影射世续，时为军机大臣。

⑧ 北骨，影射张之洞，张为直隶南皮人，时任军机大臣。

骸骨，因而允之。”相王不悦云：“公勿哓哓，奉行制书可也。”桓温既闻命，桓元^①忽喟其父，谓将行尔朱荣之诛。温大惧，既晚奔镇定，^②旋又折回北门，苟有变南走越耳。代相适往慰之，阍人以疾辞，代相排闼而入，阍穷，乃吐实。代大惊，谓如是真速祸矣。急以留声机器促之还朝，云决无后命，温始于次晨返建康。^③阅四日，挈家至鄖矣。^④此事本末如是，都人士知之者颇鲜。

近日白简极盛，江劾袁，兼及庆、陈，荣劾徐督四款回奏，常正疏胪列多人均^{徐陈杨五}在内，而夹片又专纠陈。大旨不出婪赃徇私四字，俱举其事以实之^{闻派}。陈纠北洋财政紊乱，坐狱于芦鹹。凡向之附丽汝南者^⑤，终日忐忑不止，恐新岁尚有举动矣。^{东袁豫吴最不}^⑥竟安，^{赣冯次之}竟无一字及公者，足见公道。

三

夫子大人钧座：

前呈稟牍谅达崇辕，辰维政祉康疆，道躬迪吉，仰瞻皋座莫罄蚊忱。项城开缺后，政府尚觉镇静，谨将都中要闻录呈钩鉴，专稟敬叩新禧。受业卢静远谨稟。初一日。^⑦

项城去后，政府用人行政一切悉仍其旧。其故有二，一因外国人极为惶恐，倘有更动，益令外人生疑；二因庆邸复出视事，恩眷虽较前稍差，大体仍归主持。然此特目前情形，恐终有不能不变之

① 桓元，影射袁克定，袁世凯大儿子。

② 镇定，影射天津。

③ 建康，影射北京。

④ 此处影射袁世凯免职回籍一事。

⑤ 汝南，影射袁世凯，汝南为袁姓郡望。

⑥ 东袁，指山东巡抚袁树勋，豫吴，指河南巡抚吴重熹，赣冯，指江西巡抚冯汝骥。

⑦ 发信人卢静远身份待考。发信日期为1909年1月22日。

势，政府或暂用柔缓手段耳。

宪政编查馆原系项城主持一切。项城去后，各军机意见纷歧，莫衷一是。所有重要规则未能切实酌订，延至年终，只得勉应奏定期限，敷衍成帙，率行入奏。南皮建议谓：该馆为立法机关，关系中国治乱，若如此办理，实酿无穷之患，今后须派专员经理，方能切实整顿，无误事机。泽公^①极然其说，拟清摄政王交派南皮主持该馆一切事务。

项城开缺，泽公之力居多。泽公原可随时见摄政王，而自项城去后，泽公恐招物议，尝谓此后朝中大政概不与闻云。

① 泽公，指载泽，时为度支部尚书。

史料拾零(续)

张守常

清政府因害怕人民而不敢反侵略

程恩泽:《程侍郎杂著辑录》(载《中和月刊》第2卷第5期第75页,1941年5月1日出刊)。

英吉利陆战则弱,然以舟师疲中国守御,则优为之。此际有匪徒乘衅而起,则成大患,故不敢动云绝交也。

丙申九月十七日,与仪真相公话,退而录此。

程恩泽,字春海,安徽歙县人。丙申,指道光十六年,时程官户部右侍郎。仪真相公,指阮元:号芸台,时官体仁阁大学士。阮曾任两广总督,和英国人打过交道,故有此议论。此种议论,道出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由于害怕人民“乘衅而起”因而不敢抵抗外来侵略的内心恐惧。

臧纤青擅奕经不用其言气略一目

丁晏:《颐志斋感旧诗》(上虞罗氏《雪堂丛刻》本,1915年排印),叶22,臧木庵孝廉一诗之题记云,

臧木庵孝廉名纤青,宿迁人,道光辛卯举人。读书击剑,有古侠士之风。壬寅赴定海征英夷,主将不用其言,恼怒眇一目。主将欲加之秩,麾之而去。

主将即扬威将军奕经，臧纾青在其幕中。

陈化成图像畅销

齐学裘：《见闻随笔》（同治十年刻本），卷2，叶8—9，《同梦陈忠愍公约会》条：

道光壬寅，英夷犯上洋，陈忠愍公化成死之。练廷璜刺史殮之嘉定城中，绘图征诗。……此卷藏在立人刺史处，吴县小市桥倪氏刻字店中摹刻公像，刻余诗于像顶，印刷数十万幅，遍售天下士民商贾，获利数百千缗。余作诗四十余年，积成四十余卷，眼见此篇广传海内，附骥尾而名益彰，何其幸也。

讽刺奕经的漫画

朱克敬：《瞑庵杂识》（《挹秀山房丛书》本，光绪十年湖南刻），卷2，叶22：

有绘背坐小像者，题其上云：“咄尔何人？将军奕经。奈何背坐？羞面见人。”

道光二十年贵池民变

裘德俊：《裘宝善行述》（约光绪八年刻本），叶4—5：

（道光）二十年庚子春，铨授安徽贵池县知县。……届秋莅任。地濒江，多水患。山民宋学诗借以煽乱，纠众万余，揭竿据山口。府君将往弹压，咸请多带兵役。府君曰：“民情动矣，宜摄之以静。兵役多，是速其动也。且吾拏一官，不胜似民拏千万命乎？”径以单骑往。群于山口拥官入馆典肆中，以减免漕粮请，阳为乞恩，实则操戈相向，势极汹汹。府君厉声叱之曰：“若属欲何为？不顾朝廷法令耶！粮可缓，不可免。不遵吾约，吾不忍见尔

等族诛，请先试若刀利否！”众各投戈竦立，始渐退。府君食息自若。次日亲历各山间所苦，假钱五百缗恤之，欢声雷动，环送出山。归则酌发仓谷，借为民食。令亲领。宋学诗至，当堂指获，按以法，漕政肃然。

湖州乡民聚众抗粮(1841)

杨岘：《嶽叟年譜》(附在《迟鸿轩集》之后，1913年吴兴嘉兴堂刻本)，叶4：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二十三岁。……是年，英夷入犯，冬议和。……亘头村民稽竹堂建黑白旗聚众抗粮，势若叛逆。大府调兵围剿，始伏辜。

杨岘：《迟鸿轩文续》(亦在《迟鸿轩集》中)，叶7—8，《奚疑别传》：

……先生声誉既高，官斯土者皆踵门请见，门窄陋而车马恒满。人有争讼，因引以为援，亦不拒也。贤者病先生不绝俗。杨子曰：当道光季年，抗漕案起，郡之四乡欲为乱，粮船塞河，建黑白旗以麾，城内大骇。先生徐一言，辄解散，岂非不绝俗之功效邪！胡病焉！且夫士大夫居家不入官府者几人哉？故作别传补论之。先生讳疑，字乐夫，又字子复，榆楼其晚号也。

杨岘(1819—1896)，字庸斋，归安人。

道光中巨鹿县白莲教兴盛

崔正春修、尚希宾纂：《威县志》(1929年北平京津印书局排印本)，卷11，叶9，《人物志》中，《耆旧》：

王振嗣，字昌祖，上舍生也。道光初元，里人王洛校以白莲教术倡其徒，从之者十室而九，振嗣多方譬解，以利害悚之，卒不

听，乃以俚语作为弹词诟詈之，诙谐痛快，多可轩渠者。族兄佐善阮咸，每值暇日，坐巷口古槐下，一弄弦索，一挝小羯鼓，自唱其所作弹词，声琅琅满街衢，至夕阳西下乃已。诸教匪衙之刺骨。无何，而王邦彦事起。

王邦彦者，巨鹿诸生也。时其乡亦多教匪，演剧聚徒众，大头目高坐如王者，诸伪官冠珊瑚顶，北面拜跪，呼万岁。邦彦愤之，走京师，欲上其事。一日游茶肆中，遇一客谈甚洽。其人言帝京风物，天下得未曾有。邦彦曰：“吾乡中亦有帝王，亦有百官，何渠不若。”其人遽问所以，因具述教匪不法事甚悉。其人默默去；已而缇校大至，拥邦彦去，始知其人即某亲王也。于是遂闻于朝，天子召见垂问，以知县试用。严旨下保阳制府，命捕治巨鹿教匪。而王洛校即其党与也，名亦在捕中，遂诬振嗣为教魁，盖必欲甘心焉。振嗣被逮至省，制府亲鞫之，坐密室中，参佐咸在，不数语知为端士。因又询及被诬缘起，振嗣即朗诵其所作弹词，制府鸣掌大笑，诸参佐和之，为哄堂焉，乃释使归里。今其所作弹词，乡人犹能记忆而传唱之。

白莲教尚未起事，便已称帝“呼万岁”，虽然看来有些“乡愚无知”或“形同儿戏”的味道。但是“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因此，仍不免遭到统治阶级的镇压。

李棠阶撰升平社学对联

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1915年影印本），第7册：

（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明炮起。为升平社学撰对联：

忠义切则乡间共奋，俎耰棘矜，
仗浩气以同仇，直横岭海，

兵农合而礼教聿兴，睦婣任恤，

寓奇威于比户，永保升平。

上联之下原有双行夹注云：

“辛丑四月，逆夷大肆，兵将无纪律。升平社纠二百余乡，围鬼子于四方炮台，期尽杀之；而广州守为解，鬼子得脱，至今以为大恨焉。”

李棠阶时任广东学政，此联为彼在广州时所撰。其自注中语，当系闻之于升平社学中人者。三元里之役，直云为该社学“纠”众而起者，盖冒攘领导之功也。

鸦片战后北京多有吸鸦片者

姚永朴：《旧闻随笔》，卷3，叶16，《曾文正公》条：

公官京师日，士大夫无不嗜烟者，“水”“旱”外又有“潮”“鼻”“大”。“潮”谓潮州烟，“鼻”谓以鼻吸者，“大”则鸦片也。

曾国藩道光十八年（1838年）会试中式，入翰林，当年返里，二十年入都散馆，此后始以京官留居。迄咸丰二年（1852年）出都，其“官京师日”为鸦片战争爆发后之十余年。以禁烟开战，战败之后，虽在京师，亦不复禁。

《瀛寰志略》书版饬令毁销

史策先：《梦余偶钞》（同治四年刻本），卷1，叶24：

徐松龛继畲中丞，巡抚福建，著《瀛寰志略》一书，从泰西人本，分天下为四土，曰亚细亚、曰欧罗巴、曰阿非利加、曰亚墨利加，绘图立说，于其风土人情，甚为详细。惟立言多有不得体处，如谓英吉利为欧罗巴强大之国，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人有土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跋削其精华而日用之。又谓荷

兰诸国，在英吉利肘腋，卧榻之侧，他人鼾睡，势难久存。此等语，张外夷之气焰，捐中国之威灵。予初见此书，即拟上章劾之。旋知已为同事者所纠，奉旨议处，书版饬令毁销。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时期江南地主一例

金匮县（后并入无锡）人顾济（字作舟）撰《青琅玕馆遗文》（光绪二十一年刻本），叶8—9，《自清公传》：

族叔自清公，讳廉，国学生，新圃公第六子。少亦刻意为文。新圃公薄有田地，又公善恤嫠，并祖遗祠墓岁修公田若干亩，皆一手经理，颇形纷琐；后乃命第三子相助为理，公于课暇喜从旁察看，于租务纤悉必求。己酉（道光二十九年），公第三兄歿，新圃公即命公接手其事。嗣后田地肥瘠，佃户勤惰，凡收租纳税，户名图甲，知之日精。吾族聚外一宅，屋宇无多，凡别房之有薄田者，多于新圃公仓厅借收麦米，均不若公之精细。

咸丰庚申四月，粤逆陷邑城。时公二四两兄亦先歿，五兄率妻子骂贼不屈死。公偕长兄七弟奉母出避东北乡，辗转迁徙，屡濒于危。兄弟一伤一病，先后卒。公三子学祁、学鲁、学雍均被贼追急投水死。独公奉母辛苦艰难，并挈嫂侄多人，卒免于难。

同治癸亥，城复，公奉母入城。吾族崇义堂宅自风光桥至大娄巷，屋虽不多，统计亦百余间，片瓦无存，惟大厅及门造巍然俨在。公即摒挡奉母以居。旧物尽净，而田券号数无失者。继而认勘印契催租，不独公产与公私产，凡族中绝灭与夫逃徙未归者产业，公悉为清厘。盖从前一所同收，故凡同字同号，或不同号不同字，公皆熟焉，端绪秩然。

于是寿山公以下邱墓，仍岁以展祭。洞阳公以下祠墓，仍春秋致祭。又响泉公于崇义堂北曾筑三楹，供合宅栗主，公亦重造

复旧。于是新圃公以上祖宗生日忌日，仍届时家祭。

盖公一生心力，专用于田亩，遭乱以后，则心血用尽矣。公生于嘉庆癸酉三月初一日，卒于同治壬申七月十六日，年六十。配秦孺人。嗣子二：绍成，四兄次子；企成，七弟次子。

论曰：夫人精神之所注，不能有裨于国，亦当有益于家。兵火之后，贪得者日察死绝之户，攘其田产，据为已有。吾族牙无多人，或少不更事，或豪笔远谋衣食，苟非公早用心于田务，区区祖遗且落他人手，不可复稽。此祭祀绝续一大枢纽，不可谓非公之功，其他概可勿论。

不惮麻烦，录其全篇。从这里讲的无锡情况，可以概见太平天国给予地主阶级的打击；太平天国失败后，地主阶级卷土重来的复辟活动，亦可由此略见一斑。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后皖南应试人数大减

同上书，叶1，《胡伯臣拜石山房试帖序》：

今幸告肃清，乡里有蒙馆，经师不闲居，然以歙与休宁之大学，旧岁就江南乡试仅十数人，就府县试均不足百人。

这里讲的是太平天国失败以后的情况。歙县和休宁是皖南文风较盛的地方，学额亦多，而乃如此冷落，这情况反映了太平军给予这一带地主阶级打击之沉重。

太平天国战后鄂皖赣之交田产关系的变化

邓文滨：《醒睡录初集》（光绪初年上海申报馆仿聚珍版式重印本），卷3，叶26，《迁徙须防乱后瘟》：

咸丰末造及同治初服，江左若六安、英、霍，江右若彭泽、太、池等府州县，逆氛煽后，人烟希少，田地荒芜，守土官征赋无出，

招徕外省人民居住耕种，或计亩均分，或收租纳税，置买田宅，多无卖主，或当官立契，入册推粮，或业户归来，找给分润。莫识地名，插标为记。间有豪华者流，阴蓄机心，暗谋吉地，虽名塚屋基，牢笼据占，携眷偕行，作先入为主计，意谓无有巧便如此者。往往华堂广厦，白日出鬼，击人立毙。传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此喻言耳，今竟实有其事耶？

又连年战斗，尸骸腐朽蒸郁积为瘟气，毒经触发，肿头烂足而死者，十有八九。予佃人停前镇姜朱二姓，家小康，弃近业而图远利，邀数十人至彭泽、东流界，佃田贅妇。所居大厦，平时约值数千金，兼书籍器皿充积其中，以四十金易之。阅二载，仅一二人归，毛竦骨立，鹄面鸠形，至亲几莫识，盖瘟余也；余皆道毙，人琴俱亡矣。

又下江一带，曾侯奏请招徕，设劝农局，给牛力、农具、籽种，从者如市，疫死者不知凡几，已往人视为畏途，阅数年而始平。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其流毒有如此夫！

这条记载反映了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以后田产权部分转移的情况。

作者邓文滨，字渭卿，又号南阳布衣，湖北黄梅县人，约生于嘉庆末年。据光绪二年刻《黄梅县志》卷 19 叶 19 《堡寨》：“万家堡，系邑绅邓文滨兄弟私山，众姓绅耆借基倡立。”可知他是一个地主绅士。曾赴咸丰八年戊午科顺天乡试，未中。本书主要杂记咸同年间之乡里见闻，及赴北京时见闻，而所记以有关太平天国革命者为多。除上录者外，尚有如记太平军“踞楚有年，伪令安民，地方无得擅杀”，有“蓄发、纳粮、进贡、隶册、悬牌”等法令，任职者“半本乡人”（卷 4 叶 28《劫不去的银山》）；黄梅“贫民多挟贼凌富，而田风大坏”，以种种办法少缴租米，至太平军撤走之后仍自如此（卷 7 叶 30）。

《卖脱父亲能抵课》)。

太平军“餽富填贫”

采蘅子纂:《虫鸣漫录》(《笔记小说大观》之一种,进步书局石印本),叶19,有一则谈太平天国革命云:

贼初起事,倡为“餽富填贫”之说,贫民趋之若鹜。富者畏死,为之酿银米纳贿,领贡单以庇其家,欣欣自得,以为无患。不意贼专视贿之厚薄,为再贿地步,索之不已,遂并其室庐田亩而全劫之。民不堪命,练勇以拒之。不能驻足,顾而之他。复有他处贫民为先导,以蚕食焉。闻为首诸逆,冀图大事,尚有假仁义以收拾人心之意;奈从逆者众,皆惟子女玉帛是贪,不能遵令,是以民心不附,劫数一满,自然消灭耳。

作者于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在江西作县官,这里所记“餽富填贫”等语,应为当时江西地区流传的说法。

清常镇道谈杨韦事变

瞿元霖:《苏常日记》(1933年排印本),叶35—36,咸丰七年十月十三日记云:

傍晚鹤师合饮,次楼、廉卿同坐。谈及高资之战,师以吉抚军殉难深可恸憾。……师又云:“人世之祸福倚伏,常不可测。自我军之力扼高资也,其地南连镇江,北渡江为瓜洲,西向金陵,中经句容、溧水诸县。贼从金陵至镇江,江路为红单船截住,必陆行到此登舟,沿新开河而下。贼以金陵、瓜洲、镇江为犄角之势。我军营高资,则镇江之接济不通,援应亦阻。故我欲据之,贼复出死力以争之,至屡经败亡而已。五年冬,庐州余匪投金陵,金陵复分股并抵高资,我军连战不利。六年二月,固原提督邓绍

良等兵再败，大帅奏劾，责以立功自赎。既大战胜之，斩馘逾万，贼胆落。于是周兆熊、刘存厚等筑垒驻师，吉中丞屯九华山，军资从焉。及四月之难，借盗兵而资寇粮，其先固不料一败至此也。

“向帅既退丹阳，旋病歿。贼薄城下，诸军气尽靡，势将不支。常苏商民徙乡僻，城市为之一空，汹惧之情，朝不及夕。而贼方志得意满，遂肇争端。自韦政杀杨秀清而外，其他互相屠戮者，皆向来强将悍卒，各路与官兵相持诸贼，仅有斗志，或且引去。丹阳以东危而复安，我军能复进于高资，而都会之盛复见于今日矣。苟由后而溯前，能不谓祸福之相为倚伏耶？”

予闻师言，归而记之。因思昔人有言，事不摧于太行而摧于康庄，舟不覆于龙门而覆于夷壑。何则？全于其所备而偾于其所忽也。

按：作者瞿元霖，湖南善化人，咸丰七年应聘入常镇道乔松年幕，是年八月自北京赴常州，转镇江，又赴苏州、上海，迄八年四月，逐日有记，其孙宣颖就原稿整理付印，题作《苏常日记》，其中杂记时政兵事，议论得失，有关太平天国者颇多。鹤师指乔松年，号鹤侪。瞿元霖所记的乔松年的议论，反映了清廷在江南大营被攻破后又“转危为安”的侥幸心理。若太平天国内部不发生杨韦内讧事件，则东下苏常固不须等到又过了四年再破江南大营之后；而且直取上海也是可能的。因为不仅清方无力抵抗，而且从当时外国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的勾结程度来看，直接干涉还不大可能。

《金陵癸甲摭谈》抄本

《金陵癸甲摭谈》，谢介鹤撰，父名《金陵癸甲纪事略》，后者较前者为详；中国史学会主编之《太平天国》所收即后者，又校以前

者，可称善本。《摭谈》抄本为《粤匪南北滋扰纪略》与《摭谈》两书合订成册。无格毛边纸本，纸捻订起，尚未线装。半叶八行，行二十六、七字。两书系一人所抄。《纪略》经细校系从琉璃厂刻本抄出者，漏字错字颇多，价值不大。《摭谈》则有与《太平天国》本不同处。未署作者姓名，当系初期传抄者。第一段似为小序，为《太平天国》本所无，抄录于下：

盗贼之起，假天惑人，蠢蠢者无知，贼故易售其蛊者。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忽视者半，惧视者半，贼故得肆其毒也。癸甲以来，粤逆陷金陵，生民涂炭，闻诸被难逸出之人，状甚惨恶，言之不忍，然又不忍不言。盖欲人洞澈其故，共知么麽小丑立可荡平，犹非黄巾、王仙芝、黄巢、闯、献诸贼比，则欲弗摭而谈之，乌得弗得而谈？

又最末记杨韦内讧的一段亦为《太平天国》本所无：

另有云：逆首伪东王杨秀清与伪北王韦正不和，且有欲篡伪天王洪秀全之位。韦正于夜间诱杨秀清至家拿住，即将五牛分尸而死。现逆子与韦正逐日在金陵城内打仗，故张镇军连获胜仗，已将句容克复，移军直往前。该贼自相戕害，不难破灭等语。这是杨秀清已被杀，韦昌辉尚未被杀时，南京城外清方传述的消息。这段记载未见于其他史料，不曾有人引用过。

《太平天国》本于《粤逆名目略》后又附“续闻”二条，第一条记曾天养等人事，抄本移入各人小传中去；第二条记“乙卯三月东贼死……”，抄本有此条，但未标明系“续闻”。此条之后即上录记杨韦内讧之末条，可知末条实亦“续闻”而便续记于卷末者。从《太平天国》本无此条看来，可知此系另一传抄系统之抄者所续记。

除上面录出之首末二条为《太平天国》本所无外，其他各条大致相同，但文字每有不同，抄出一段为例：

五月洋人至，东贼不准入城，乃自入城，书问东贼，言尔我同教，何以尔分男女馆？尔言天父下凡，请问天父肉身木身，可能一见？如此类者数十条。先是癸丑四月洋人至，入城，东贼嘱其不打仗（《太平天国》本此句作东贼媚以银数十万，嘱勿打仗）。十一月又至，劝和。东贼怒，洋人遂去。至是乃有此书候东贼复（《太平天国》本无复字），东贼使翼贼及（《太平天国》本此字作和）黄玉昆闭户三日，作伪谕答之，不知所言。然甚畏之（《太平天国》本无此句）。

《太平天国》本之“媚以银数十万”，显然不可靠；而此本多“然甚畏之”，亦系诬妄之词。

湖 团

薛福保：《青萍轩文录》（光绪八年刻本），卷1叶25，《书朱观察沛上致忧图后》：

同治初元，赠右都御史平湖朱公备兵淮徐扬海，焯有声绩，方略条教，济变不惊。旋以“湖团”事率师驻沛上，未毕役而疾作，三年八月歿于行馆。“湖团”者，咸丰辛亥河决丰工，凡铜沛之民田与微山、昭阳之湖地，皆汇为巨浸，既而水涸田荒，山东贫民相率来此垦辟，立团自雄，其桀猾尤无良者，颇与捻寇通声息，焚掠剽杀，外仇内讧，累驱不去。公以急之召衅，缓之养痈，忧怀成疾，赍志长瞑，盖所谓以死勤事者也。

“湖团”，实际上就是农民武装占田的组织。河决之后，水涸田荒，造成占田的时机，而非武装不办。这是农民武装阶级斗争的又一形式。

洋兵对绍兴的掠夺

《柏堂剩稿》(光绪八年刻《大亭山馆丛书》本)末附汪学瀚撰《陈柏堂遗事述》云：

洋兵者，英国总兵所统常胜军来助战者也。……官军入城，收复绍兴。未几而陈君延寿之狱起。初官军之规绍兴也，郡中遗民争为壶浆之迎，乡设支应局以供军需。举人陈君延寿有才略，综理其事。统军某公畏贼势，迁延不进。及中外诸军攻城，遂却，遗民失望，啧有烦言。某公愧且恨。贼既遁，官绅纷纷入城。某公亲兵大掠贼遗，将载之以出。洋人怒谓：“复城皆我力，城中丝粟宜我有。”某公惧其中变也，商诸延寿，称其字而揖之曰：“崧圃千万为鄙人计，但得洋兵早去，多金不敢较。”延寿因与洋人议定犒金，拟将贼遗变价偿之，立期约，洋兵即日返宁波。事既定，诸绅竞归旧第，拥贼遗为己产。仅余仓穀，半充兵饷，变价偿洋人不足。请于某公，又不应。延寿急语稍侵某公，积不能平，遂以绅士挟制官长中于帅。时帅驻军衢州，闻之大怒，立逮至衢……，延寿以忧愤瘐死。

山东民寨抗官

薛福保：《青萍轩文录》(光绪八年刻本)，卷1，叶33，《送阎中丞序》：

同治二年二月，朝邑阎公来抚山东。山东政久坏，州县吏皆故囂昏，吏子弟盘蚀公私，上朋下欺。咸丰之季年，布政使岁入地丁银仅数十万。奸民抵长吏隙，据坚寨揭竿起者遍州县。官军及降卒数千，四出行劫，饥则提戈大呼，大小吏莫谁问。公散遣降卒，以次平贼寨，百计翦其渠，自是民气大定。

按民寨本是为御“贼”而建，结果却变成了抗官的据点。民寨成员既主要为农民，一旦结寨形成为力量，自然就要提出农民的要求。

姜桂题勾引叛徒出卖张乐行

《荣哀录》(1922年排印本)，叶7，林纾：《照武上将军姜公家传》记姜桂题十九岁时在其家乡亳州投僧格林沁营中，进攻捻军事云：

王录功，令将五百骑往征张洛行。洛行势盛，以五色旗标其众。张自制黄色大纛，高丈余，拥众十余万，往来剽疾，王莫能制。公进曰：“洪秀全尚惮洛行虓阚，假以王号，此难以力取。贼姻李世英者，为某旧识，餂之以利，贼可图也。”遂进说李，李意动，乃大置酒张乐延洛行，酒数行，伏发，洛行父子出不意，皆就缚，斩之以徇。

此处记张乐行父子被诱捕之具体情形，如李世英“置酒张乐延洛行，酒数行，伏发”之类，不符事实；盖时张洛行父子已兵败，投宿李世英家，李暗报知州英翰，英翰连夜至，捕洛行父子送僧格林沁大营。惟此处记与李和清方接线者为姜桂题，不见于他处记载。姜系当地人，此事有可能。

宋景诗救胜保

毛承麟修：《续修历城县志》(1924年济南大公印务公司排印本)，卷47，叶2—3，《列传》9《侨寓》类有陈显彝传：

陈显彝，字秉初，浙江山阴人。祖凯，为山东诸城县典史。父奏，习申韩。显彝幼慧，十九通经史，以父母春秋高，家贫，乃弃书习金谷以养亲。稍积资，援例为州吏目，补济宁直隶州吏

目。值天下多事，兵甲云扰，慨然有济世之志。改知县，补馆陶令，却贼完城，保升同知直隶州。补兗州府同知，署济宁直隶州知州，擢曹州府知府。剿抚捻逆功多，保升道员，署登莱青道，以父忧去官。服阕，改官江南，未行，会侍郎胜保督师直东，檄显彝襄军事。

时降匪宋景诗军冠县，卒饥甚，谋叛去，闻显彝且至，曰：“是将哺我。”显彝为胜保劳军至景诗营，秋暮矣，朔风寒冽，见景诗旗帜雕敝，其众单衣鹑结，露脰见踵，皆下骑伏地大哭，争诉忍死延颈以待状。显彝问餉缺几月？曰：“三月矣。”立具五千金予之。或短其专。胜保问状，显彝曰：“景诗罪万死，然不受其降，诛之可也。降则豢之，豺狼宁甘冻饿死耶。设脱巾而呼，公能以五千金定之乎？”胜保亟称善。

时胜保驻师威县，以事来馆陶。反军，次晨食夏堡寺。贼猝至，仅亲军四百人，背林而阵。贼呼声动天，炮火烈烈著林木。西安骑军来援，贼蹶之立溃。四百人军火且尽，林燔。忽贼众辟易，黑旗军穿贼围而出，则景诗与其弟景礼也。跃马大呼陷阵，贼却。再接，乃遁。督师立摘西安骑将珊瑚顶赏景诗；顾谓显彝曰：“孰谓降众不可用也。”

未几，胜保进讨亳寿，留显彝镇抚直东余寇。显彝招降王凤来、刘占考等十余股，平濮范群盗。继乃接统抚标兵，东征刘德培于淄川。淄城小而坚，标兵老弱怯战，贼孤军死守久不下。显彝募煤工掘地道，火发而城不圮。乃更凿于城东，不及城者寻丈矣。会言者劾其师久无功，显彝乃求代，单骑还历下。自是口不言兵，徜徉湖山间，浊醪清谈，有谢傅东山之致。……每曰：“吾倥偬戎马十余年，所以能屡降巨寇者，亦惟激以忠义，使明顺义而已。子恩寿。”（《浙绍乡祠征信录》）

胜保、陈显彝皆以招降为“平贼”要诀。宋景诗乃至自残侪类，冲围救援，以换取信任与升赏，可见他之降胜保，是真降，不是假降。后随胜保至陕西，胜保拿问械送北京，旋即赐死，宋失去靠山，始又反回山东。苗沛霖降胜保，胜保去而复反，与宋情形正复相同。僧格林沁数代胜保，凡胜识拔之人率亦废黜。例如咸丰五年初，僧格林沁至高唐代胜保统军，胜保拿问解京，追随在胜保营中抵御太平军卖力干了二年的周士镗立即离营（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瑛兰坡藏名人书札墨迹》第113册周士镗致瑛棨信），同治初僧格林沁入山东，再代胜保，周士镗、士键兄弟以特旨夺情墨幘从戎之要员，亦并皆被劾落职（光绪《嘉善县志》卷19），陈显彝在淄川之被劾，适亦在此时，非偶然也。僧格林沁恶胜保不能认真“为皇上出力”，以招降为敷衍，故并恶胜保识拔之人。

近代史资料勘误表

1978年1期总36号

页数	行数	误	正
封面		JIND AISHI	JINDAISHI
2	注文第4行	赞襄政务臣大臣	赞襄政务王大臣
2	14	又札	又札
15—40	书眉	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
15	倒9	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
16	12	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

1978年2期总37号

页数	行数	误	正
6	倒2	决议会	决议后
53	12	个电	箇电
116	倒5	签于	鉴于
117	14	请政府	清政府

1979年1期总38号

页数	行数	误	正
0	目录	西原龟三	西原龟三箸
1	倒6	曹辞改态	曹辞改熊
2	5	日政	日政府
54	5	亦无放弃	亦允放弃
87	11	起草	起算

1979年2期总39号

页数	行数	误	正
25	倒 3	有亦无	亦无有
34	倒 8	‘由	由
45	倒 4	而神,之	而神之
51	10	一呼一吸时,刻不离	一呼一吸,时刻不离
110	9	人多之为恶者	人多以之为恶者
114	倒 4	减此此罚	减此刑罚
140	12	离往入永火	离我,往入永火
140	倒 4	人乃乘云下来	乃乘云下来
146	倒 2	丧事毕后。	丧事毕后,

1979年3期总40号

页数	行数	误	正
4	10、11	(原《五十年大事记》辛亥革命回忆,内 容包括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时 代)衍文删去	
103	13	再定方法	再定办法
109	倒 5	十一月二十二日	十一月二十三日
111	2	二	养
118	13	十二月九日	十二月十日
137	倒 3	活友	活支
151	9、11	宋遁初	宋遜初
175	9	从事纷扰	徒事纷扰
190	3	又起关	又起矣
213	3	蒋梦麟	蒋梦麐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43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华书局出版

近代之勞作

JINDAISHI ZILIAO

2

1980

近代史资料
总43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 7 1/2印张 · 168千字
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700 册
统一书号：11018·885 定价：0.85元